如何说再见

〔荷兰〕瑞·科伦 著 孔娟 译



De weduwnaar

总要过下去的，总要学会与曾经深爱的人微笑着说再见，纵然不舍，
纵然伤痛，纵然回忆总是如影随形，刺痛心底。
小王子说过：时间治疗一切伤痕。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17 岁时，他会讲德语跟英语，还会开车和游泳，说得出南美洲每一国的首都。

27 岁时，他可以连喝二十杯啤酒也不会吐，可以倒挂金勾传球给左后卫腿也不断。

但直到 37 岁，太太得了不治之症，雍容大方离去，他才发现，自己不会说再见。

幸福的列车骤然脱轨，从此只剩他和三岁的小女儿相依为命。

他流连夜店，日日笙歌，他以为他能够麻醉和忘却。

可是生活却变得越来越糟。

谁能带他重回起点，寻找自我？

一次大手牵小手的澳洲旅行，一段父女相依的温馨时光，翻开阳光灿烂的新一页。

终有一天，我们都要学会说再见，对无法改变的事实，对不得不黯然逝去的时间，对喜爱的衣饰，对珍贵的友人，然后，是终将消逝的生命。

原来，这不是结束，而是下一程的开始。

“这是一本能驱散冬天的寒冷和阴霾的小说，这里有澳洲的大堡礁、鸭嘴兽、灿烂的阳光，有心灵疗愈后的明朗振奋，有父女相依的温馨旅行，无论是欢笑还是眼泪，这里统统都有。”
——出版家周刊

De weduwnaar





上架建议◎小说

ISBN 978-7-5086-1765-7

9 787508 617657 >

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24.00元



如何说再见

〔荷兰〕瑞·科伦 著　孔娟 译

De weduwnaar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何说再见／（荷）科伦著；孔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1
书名原文：De weduwnaar
ISBN 978-7-5086-1765-7

I. 如… II. ① 科… ② 孔… III. 长篇小说－荷兰－现代 IV. 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8173 号

如何说再见
RUHE SHUO ZAIJIAN

著　　者：[荷兰] 瑞 · 科伦
译　　者：孔　娟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8.25　　**字　　数**：108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9-2013
书　　号：ISBN 978-7-5086-1765-7/I · 99
定　　价：24.00 元

服务热线：010-84264000
服务传真：010-84264033
http: //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振作、振作，

假装自己还有选择；

即使你听不见我的声音，

亲爱的，我一直在你身边。

Snow Patrol, from *Run*

(Final Straw, 2004)

引 子 / 1

第一章　丹 / 15

第二章　丹、露娜和罗丝 / 123

第三章　丹和露娜 / 141

引子

当地时间早上八点整，我加入了等候的队列。

我们是最后下飞机的，所有人都排在我们前面。

露娜没睡醒，像个婴儿那样把头埋在我的身上。我一手推着行李车，一手抱着女儿。我是那种少数觉得女人与孩子是需要被照顾爱护的男人，看到不远处有位女士正在把沉重的行李卸下车，便忍不住过去帮忙。

我小心翼翼地把她从我的左臂移到右臂，一股刺鼻的汗味从我的腋下窜入鼻息。

半小时后，终于轮到我们。

澳大利亚官员审问的技术即使放在几十年前的德国，也不显得突兀。

“护照。”

“亲爱的，我得把你放下来一小会儿。”

我把女儿放到行李推车上，拿出护照递给那位官员。他开始不耐烦地翻起来。显然，我们得花上点时间耐心等候。我从手提行李里摸出一根棒棒糖递给了露娜。

“累了？”

她点点头。

“等我们从行李车上取了行李，你就能回去睡了。”

那位官员看了我的照片，然后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我。我立刻产生一种犯罪感。他轻弹着露娜的照片，再次盯着我。

“你来澳大利亚的目的？”

我想说：澳洲有大堡礁，还有鸭嘴兽，它是世上唯一卵生的哺乳动物。我还想说，我们走到哪里是哪里。但我终于没有说出口。

“度假。”

“预计多久？”

“几个月吧。”

“到底几个月？”

“嗯，三个月？四个月？也许五个月，如果你认为这是正确的回答。”唉，我一时忘记了：永远不要对看门人唐突。

“签证的有效期是六个月，一天也不能多待，明白吗，伙计？”

“是，好的。”

“你要去哪里？”

“和我女儿各处转转。”

“去什么地方？”

“沿着海岸从北到南。”

接下来他让我出示返程机票，问我们有多少钱，准备如何旅游，怎样住宿，第一夜我们住哪儿，有没有担保凭证，又问我们游览的前一个国家是哪个。

“泰国。”

“泰国 ?!”

哦，回答错误。

我应该阅读他的小窗口上贴的文件。那是一份严禁携带物品的清单：饮品、药品、武器、色情刊物、食品。长长的清单使我有些紧张。我告诉他，我们没有须报关的物品。他问我们有没有从泰国带出物品。

“嗯，我认为没有。”

“你认为没有，肯定吗？”

“我认为肯定。”

“没有食品吗？”

“没有。”

“没有水果吗？”

“也没有水果。”

“确定？”

“是。”

“啊哈，没有食品？”

他看着露娜，露娜正快乐地吮吸着棒棒糖。

“噢。”

他问我是否知道对当班的出入境官员说谎是刑事违法行为。

我感到有点窘迫，看来是遇到麻烦了。我从敞开的提包里拿出剩下的棒棒糖，全部交给他。官员意有所指地瞅着露娜。我祈求地望着他，但他仍坚定地摇摇头。

“听着，宝贝，这个人说你不能把棒棒糖带进澳大利亚。”

露娜太累了，根本没有力气抗议，只是张大了嘴巴。趁她改变主意之前，我快速抢出棒棒糖，环顾四周，看能把这个危险的东西扔在哪里。

官员仍然没盘问够。

“参观过泰国的动物园吗？”

内心有个声音告诉我，根据目前发生的一切情况判断，最好回答说没去过。

“愿意打开行李吗？”

这次内心的声音告诉我，说“不”可有点不妥了。

官员虎视眈眈地检查着手提箱。

“鹿皮鞋里是什么沙子？”

“来自海滩的沙子。”

“不行，不能有沙子。泰国沙子不能进入澳大利亚。把沙子倒出来。不，别在这里倒。到那边去，挪到水龙头底下。”

等我回来时，大厅里只剩下我们俩了。

官员又开始检查我的护照，翻看着护照上的图章。那是我和卡门的全部旅行记录。他一页页翻看：伊维萨岛、曼谷……

他瞅着露娜，“你女儿？”

“是。”

他又瞄着护照问：“她母亲呢？”

万能的主！这可超出了我所能承受的底线。我直视着他，沉吟片刻。

“她母亲死了。六个月前死于癌症。”

往事如昨

你们享受生活，

但一切都结束了……

Jan Wolkers, from *Turkish Delight*（1973）

一位明显戴着假发的老者用手杖指着门说：“你们应当先去那里，告诉里面的人你们到了。”

其他患者热情而怜悯地注视着我们。他们在这里都待过好些个年头了。很明显，在这儿，我们是新人，是候诊室的观光

客，完全不属于这里。可是，卡门胸部的癌症却让我们不得不出现在这儿。

* * *

我仍然没有回过神来。我们都才三十六岁，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有各自的事业，日子过得挺美满，有不少心怡的朋友，做任何喜欢的事情。而现在，在女王日，荷兰的国家节日这天，我们却坐在医院，半个上午谈论的全是癌症——世上最可怕的绝症。

“你的不耐烦该少表现点儿。”卡门对我嚷道，“得了癌症，我自己也无能为力。”

“虽然我没得，但我一样不好过！”我烦躁地说。

* * *

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小超市里，我看到一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妻，亲密地挽臂携手，沿着红酒架蹒跚而行，在挑选红酒。我握紧露娜的小手，迅速把目光转向别处。

这对恩爱的老夫妻令我充满羡慕和嫉妒——卡门和我永远没有这一天了。

* * *

开始是与头发说再见，真叫人难以置信，那么浓密的金发，

曾多次被理发师抱怨太厚剪不透，有一天居然会全部掉光，说再见原来那么不由自主。接着是乳房。

绷带下卡门的乳房是我见过最丑陋的。一条大约十到十二厘米长的恐怖伤口从她胸部的左侧横贯至右侧。

“很难看，是不是，丹？”

“是不漂亮。”

我能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感到羞辱，被癌症所羞辱。

* * *

“让我猜猜，你有外遇。”

“对啊，那又怎么样。”骂我啊！有胆你就骂我。

弗兰克没骂我。

“丹，我希望你能从罗丝那里得到你需要的，帮你挺过去。”

* * *

“我想我不再爱卡门了。”

罗丝直视着我的眼睛。

“你爱卡门，”她平静地说，“我感觉得到，你谈论她的样子，你让我看她的短信的样子。你一定还爱着她。你们带给对方爱和快乐。现在，你不快乐，但依然爱她。否则，你不会为她做这么多事情。”

* * *

弗兰克垂头丧气地说："卡门打过电话了，我想你应该尽快给她回电，不然，你会有大麻烦的。"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一直在睡觉，不知道你什么时间出去的。"

* * *

"我甚至不想知道，直到凌晨四点半，你在酒吧挂断电话时，你在做什么；我不想知道，谁在给你发短信；我不想知道，你不接电话时人在哪里。我早就怀疑你对我不忠了。假如是你病了，我自己也会这样，也会开始另寻新欢。"

我看着她，大吃一惊。难道她什么都知道?!

* * *

"你感到疼的地方实际是肝脏，"医生说，"恐怕癌细胞转移到肝部了。"

转移！有时候你听到一个很普通的词儿，但立刻就能明白它的可怕含义。

"那么，你的意思是，它扩散了？"

"是，正在扩散。"

* * *

“你可以当我神经错乱，我有点解脱的感觉。”在离开医院停车场时，卡门说，“最起码我们知道现在病情到哪种程度了——我快死了。”

突然之间，她变成了休闲享乐派。“我想去度假，尽可能地多。噢，等等，能在这个小店停一会儿吗？”

“干什么？”

“买烟，我要重新开始吸烟。”

“万宝路吧，要普通型的还是清淡型的？”下车前，我问她。

“普通型的。现在再加上一点肺癌也不会更糟，对吧？”

* * *

卡门的妈妈紧紧地拥抱了我。

“有时是不是希望这一切都结束？”她问我。

“老实说，确实想过。”

“孩子，我理解。”她温和地说，“我非常理解，你不必为此感到羞愧。”

* * *

“丹尼，你看起来压力很大。”玛德说，“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没有。”

“两位都要伏特加加柠檬吗？”

“我要 Breezer。”库斯 · 塔莎一只胳膊搂着我，“红色的那种，碰了它，舌头甜甜的。过一会儿你可以试试看，你一定会喜欢。”

* * *

卡门坐在客厅里的阿姆斯特丹家庭护理床上。她的头顶光秃秃的，穿着灰白色的晨衣，给了我阴郁的一瞥。

“给你打电话时你在哪儿？”

“和一个女孩在一起。”

啪！

平生第一次，我被一个女人打了耳光。

“难道你觉得还不够糟，你喝得醉醺醺的还开车回家？!”她狂躁地喊道，“照这样下去，露娜不仅会没有母亲，也要没有父亲了！”

* * *

“你太太的名字？”

“卡门。”

“卡门已经准备好接受死亡了。”

一股寒意直击我的脊梁骨。

“你不必恐惧，她并没有害怕，这很好。如果是我，我会直接回家。事情来得会比你想得快。”

好吧。到时，你一定要在她的身边。好吧。

她会为此感激你的。你也一样。

* * *

卡门微笑着，“我希望你很快高兴起来，娶个新太太。不过，丹尼，你以后得改掉出轨的坏毛病。”

“遵守一夫一妻制。”

“不，任何人都难以做到终生如此，你肯定也不能。但是，你再也不应该使一个女人感到她是彻头彻尾的傻瓜。不要你在外面乱搞，而只有她一个人蒙在鼓里。当心，你如果要做，就别让人知道。”

* * *

我内疚地盯着地板，犹豫了一会儿，决定问出那个重压着我的问题。我直截了当地问：

“还有想让我告诉你的事吗？那些你一直不敢问的事？”

她又微笑着说：“没有，你不用感到内疚。我已经知道了所有我想知道的事。”

“真的？”

“是的，这样就很好了。”

* * *

“我想问你们点事，”我看着玛德和弗兰克的眼睛说，“我想要一个诚实的回答。”

他们点点头。

“我正犹豫是否邀请罗丝参加葬礼。”

他们俩沉默片刻。

“去请她吧。” 弗兰克说。

玛德沉默了片刻后，点头说：“我认为这样挺好。”

* * *

“我想我还是穿 Gucci 的休闲鞋，不要 Puma 的。”卡门说。

“为什么？”

“在棺材里，可以和蓝色礼服搭配。”

* * *

我扶起她，她的足尖刚好触到地板。她伏在我的胳膊上，我抱着她轻柔地转着。我们在跳舞，比在婚礼上跳得还缓慢，但我们的的确确是在跳舞。我只穿着一条内裤，卡门穿着丝绸睡衣。我在她耳畔轻声哼唱着：

我想和你这样的姑娘共度此生，

做所有你让我做的事。

你的打扮如此婀娜多姿，

你的谈吐如此善解人意，

直到那个时刻来临，

我们将合二为一。

我可以请你跳舞吗？

From *With a Girl Like You*（the Troggs，1968）

歌唱完时，我深深拥吻了她，那是超越性爱的亲密之吻。

* * *

“我也爱你。”露娜说，然后，她亲吻卡门。吻她的整个脸庞，每一处。似乎她从未亲吻过她。露娜亲着她的脸颊，前额，眼睛，然后又换另外一边。露娜再也没说什么。我牵着她的一只小手，她向卡门挥手告别，给了卡门一个飞吻。卡门用手捂住嘴，哭了。露娜和我走出卧室。

卡门再也见不到露娜了。

* * *

医生抱着双臂凝视窗外。

“好好享受余生。”卡门轻抚着我的脸颊，温柔地说。

“我会的，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女儿。”

“再见了，我的至爱。”

“再见了，亲爱的。”

“到时候了。”卡门把玻璃杯放到唇边慢慢喝。

过了一小会儿，“很好。”她说着，好像躺在温暖的浴缸里。

她的眼睛合上了。

* * *

我走到花园，告诉他们卡门已经走了。

所有人看起来都松了一口气，但没有人说话。

弗兰克和玛德只是点头。托马斯盯着自己眼前，安妮紧握着他的手。

露娜欢快地咯咯笑着，在捏她外祖母的鼻子。

她一向是个天真的孩子，自幼喜聚不喜散，不懂得说再见。在托儿所，放学舍不得走，会放声痛哭。

从此就是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了，直到露娜成年，组织她自己的家庭，那时我便可以息劳归主。

露娜的妈妈，母亲的女儿，大家的朋友，我的妻子，和我们说再见了。

第一章　丹

别敲我的门，

门已上锁，

让我睡一会儿，

我快疯狂了。

Doe Maar，from *1 Nacht Alleen!*（4US，1983）

一

卡门已经在客厅躺了三天，没有痛楚，脸上挂着心满意足的微笑。我得承认还是从前的她更美，但对于遗体来说，她现

在的模样看上去还不错。玛德[1]和安妮[2]在她离开我们的那天晚上给她化了妆。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微笑。相当离奇的是，她有一只眼睛没有完全合上，似乎在向我们递眼色。开始时，我们都觉得挺可怕的，但越看越觉得这就是卡门。我们就让她保留那副神情了。就算是死神也不能夺走她脸上的诙谐。

* * *

第一晚凌晨四点半，我醒了，然后意识到卡门再也不会睡在我身边了。就在那一刻，眼泪夺眶而出。我跑下楼，打开客厅门，躬身站在棺柩边痛哭不止。我只穿着内裤，棺柩里，过世的妻子穿着 Replay 套装和 Diesel 外套。

棺柩后边那部分覆盖着一个片状的悬垂物，所以看不到白色的 Gucci 休闲鞋。前边那部分有玻璃平板可以掀起来，但我尽量不这么做。那天晚上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玻璃板弄得脏

---

① 玛德：我的前女友，多年以前在布瑞达我们有过恋情。现在经营 MIU——弗兰克和我的生意。经过这些年，她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戒不掉酒（酷），也戒不掉嗑药（酷上加酷）。经典语录："我没脸见卡门了。"

② 安妮：卡门最要好的朋友，来自马赫森。她就像是名模塞尔弗丽姬的加肥版。安妮一直认为我也不怎么样，是个改不掉拈花惹草的毛病的自私鬼。但是，一旦出什么事，安妮总是站在我这边。经典语录："他是个烂人，卡门，但是他爱你。"

兮兮的。我拿玻璃清洁剂擦洗过，这点污渍还不至于用上强力去渍剂。我可不想弄到不得不刷洗卡门僵硬身体上的衣服的地步。

昨天，露娜问我她能不能摸摸妈妈，我说不行。我想一个孩子去探触已经彻底冰冷僵硬的过世的妈妈不是件愉快的事。遗体是死神已经造访的具体证据。露娜看起来很迷惑，我决定冒险一试。我抱起她，警告她说妈妈的身体可能很冰冷。露娜伸出小手触摸她，咯咯笑着说“妈妈像一支冰激凌”。然后又问是否能吻妈妈。好吧，就这样吧，我想。我把她举到棺柩上面，看她亲吻了卡门。对露娜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平常的事情。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白雪公主和小矮人的故事也许并不那么古怪。

我就没有这么冷静自如。以前，即便是卡门在生理周期时，我对她还是很有性致。但现在，我真的感到别扭和陌生。我最初的计划是，把卡门遗体放在这里后，每天在棺柩里放一支新鲜的百合花。但第一次这么做时，我就产生出莫名的恐惧，要把花塞进她僵硬冰冷的手里吗，唉！现在，百合的香气并不能使我回想起婚礼上穿着一袭性感礼服的明艳的卡门，只能让我把眼前躺在铺满白色丝绸的棺柩里的卡门看得更清楚。

* * *

很快就要下葬了。不是我要摆脱她，而是踏进有她在的客

厅，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一天会去几次，但几乎可以说只是出于义务和责任，没有别的。这就像嘉年华的最后一晚，你觉得不喜欢，可无论如何还是要去。此后你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体验了。如果有别人在那里，我就感到特别别扭。昨天，当我把第二支百合放在她手里时，卡门的妈妈[①]进来了。不知为什么，一股冲动使我想给卡门一个吻，以显示我对她的感情。但当我把双手放在棺柩上，我却犹犹豫豫，哆哆嗦嗦。最后，我对卡门妈妈说："我都难以启齿，吻卡门的念头使我感到荒谬至极。""哦，"卡门妈妈如释重负地说，"我还以为只有我这么感觉。"

* * *

今天早上，我们注意到卡门的遗体不仅冰冷僵硬，还微微泛上紫色。我给殡葬人员打电话，询问他是否绝对确信放在客厅棺柩下面的制冷装置运转正常，是不是没有设置冷冻机关什么的。殡葬人员过来检查了他的设备，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并向我保证卡门肤色的变化完全正常。正常，我想。对你来说是例行公事，但我了解卡门不舒服时是什么样子。

---

① 卡门妈妈：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离异了。她清楚知道我婚姻出轨的桥段，但始终坚持认为我对她女儿的爱超越一切。口头禅："我为有你做女婿感到自豪。现在给我来杯咖啡，你这个讨厌鬼。"

“你只是正在意识到她的生命已经结束，这实际上是具遗体。能注意到这种变化挺好的。”他看到我很焦虑，就说，“否则，明天下葬，你从心理上不可能接受。”

* * *

早上，我和卡门妈妈参观了墓园。负责这次丧事筹备的女士带给我们一趟名流之旅。现在我准确地知道了故去的阿姆斯特丹名人都躺在哪里。进门处是曼弗瑞 · 兰格的墓地，他曾经营 IT 同志酒吧；再远一点埋葬的是儿童作家安妮 · M.Q. 斯奇米德，更远处是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简 · 斯彻尔弗的长眠处。

我们为卡门在公墓新区选了一小片阳光能照射到的简单的土地，在小路边上。

抬头看去，只觉得天空特别高，天色特别蓝，白云一朵一朵，像图画一样。

这是一个艳阳天，似乎并不配合葬礼的凄凉心情。

“她会喜欢有许多人经过的。”卡门妈妈说。

“是啊，她总喜欢坐在露天咖啡馆，看阳光一点点从紫藤花架的缝隙中投射下来。这里躺在她周围的不光是老年人吧？”我问那位女士，但我们的墓地导游老早之前就不关注我们说什么了。她拿出钢笔，冷静地说：“那么就是 C3，19-2 区了。”

我们点头同意。卡门的到来总是能照亮某个地方，这里也

将如此，C3，19-2区。

除了她过世的第一晚，我几乎没有时间思念卡门。自从她脸上带着心满意足的表情离开，我一直忙得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卡门希望她的葬礼是个聚会，而我最擅长的就是举办聚会，但这次聚会的操办对我来说却极具挑战性，因为它没有给我充裕的准备时间，它来得突然，仓促，令人措手不及。拿结婚来打比方，你无法到婚礼三天前才发请柬，布置外景，安排餐饮，请乐队，是吧？

还好，不管多么困难，我都搞定了。我的演讲稿写好了，准备了上百支夏威夷果仁口味的甜筒冰激凌、什锦糖果、布朗尼蛋糕，教堂音乐也选好了，还刻录了二百张《美丽的回忆》CD。

每个人都在期待着明天。

像《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说的："明天是新的一天。"

我也是。过了明天，我的生活将重新开始。无论生活出现多么严重的意外和伤害，明天，太阳照常升起。过去的这几天，我已经习惯了我的新身份——鳏夫。我已经被电子邮件、短信、信件、卡片和电话淹没了，这感觉就像是我在背着卡门爬喜马拉雅山。

举步维艰，不堪重负。

十七岁时，我会说德语和英语，还能开车、游泳，说得出

南美洲所有国家首都的名字；二十七岁时，我能连喝二十瓶啤酒不呕吐，踢个倒钩球给左后卫，也不会摔断腿，对着一屋子上百号人讲话而不脸红，不用开灯也能套上安全套。但是，直到三十七岁，妻子得了绝症时，我才懂得，爱是什么。

二

“就这样一直拧吗？”

“对。”

“顺时针？”

“是，就像拧普通的螺丝。”

“我不擅长 DIY。”我告诉殡仪人员。螺丝钉恰好装在棺柩上提前打好的孔里，就像它们是为此专门打造的。当年我们建房子时，我一个孔也没钻过，现在我都能拧螺丝了。卡门知道了会笑掉大牙吧。每次我试着干手工活儿时，她总是取笑我。

很多人在楼下厨房等着。没人穿黑沉沉的丧服，许多人穿着华丽的新衣。卡门应该能够安心了。有几个人上楼来看她最后一眼，但很多朋友宁愿只记住她美丽健康的模样。弗兰克[1]、

---

① 弗兰克：我的MIU公司的合伙人。直率，但不活跃。对性没什么兴趣，对各种名牌却颇有兴致。他是我和卡门最好的朋友。经典语录：“我怎么能在女王日让你们俩单独在家？”

托马斯[①]、玛德、安妮和卡门妈妈也是如此。他们将和我一起抬棺柩。殡仪人员和我合上棺盖，他们就上楼来。

* * *

殡仪人员给我们讲解怎样站成两队三列。我们得抬起棺柩，搁在一侧肩膀上，然后用一只手，扶着彼此的肩膀，另一只手抓住棺柩边上的手柄。殡仪人员看着我们，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重新调整了我们的位置。他让托马斯换到卡门妈妈的后面，让弗兰克在另一侧接替他的位置，这是一次极其成功的调整。我们兴奋地做着这一切，但指导仍然不放心，认为我们可能无法胜任抬棺柩下楼的工作。他带着助手们先解决这个战略难题，到楼下，再由我接手，把棺柩抬出门，送到白色的灵车上。

每个人都默默无语。有人在抽噎。卡门离开这个家了。

* * *

我举起露娜放在肩头。她穿着小小的鲜亮的蓝色套装，和她妈妈穿的颜色一样。早上，我给她戴了两个向日葵的发夹，

① 托马斯：安妮的丈夫。我在布瑞达上学时的好友，绰号“马赫森之熊”。话不多，成家后渐渐秃顶，有时会毛手毛脚。经典语录：“别对安妮讲嘉年华的事，好吗？”

她嘴里含着橡皮奶头，可爱得令人心碎。她在床上醒来时，我许诺她可以一整天带着橡皮奶头。我还告诉她，今天我们会和很多人一起去教堂，还会播放一些妈妈喜欢的音乐——比方说爸爸妈妈婚礼上放过的音乐，爸爸和其他人还会讲关于妈妈的好听的故事。出了教堂，我们会开车去墓园，在那里，我们会小心翼翼地把妈妈的棺柩放到一个大大的洞里，周围放上很多很多的向日葵。她点点头，看着泪水淌过我的脸颊，但什么也没说。

出门以后，每个人都关切地围绕着我们，露娜仍然非常安静。她搂着安妮刚刚拿给她的一个柔软的无脸娃娃，华德夫学校用的那种娃娃。我紧抓着露娜的小腿，手指抚摸着她的膝盖，她把小手放在我的手掌里。我发觉大多数人的目光集中在我肩头这个小人儿的身上。这个小可人儿，不像大人们，她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懵懂无知。

灵车以步行速度缓缓驶离了我们的房子，向教堂驶去，斜背式的车门打开着。我跟随灵车，直视着棺柩。我有两年的时间为这一刻做好准备，但是事到临头仍感觉像是在看一场电影。而且仿佛是我没好好读剧情介绍，现在被迫看自己打心眼里不想看的情节。在我面前，在灵车里，躺着卡门·温黛本，六年前嫁给我的女人。我穿着上星期给她看过的白色 Joop 套装，走在她的后面，肩膀上坐着我们的女儿。

就这样，我们蹒跚而沉重地走着，一个是正当壮年的丈夫，走在给妻子送葬的路上；一个是光华初绽的女儿，却走在给母亲送葬的路上。我仍然不能完全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如果这出悲剧的主角不是我，我几乎会对这个剧本的创作者生出强烈的敬意：一个享乐主义者坠入爱河，结婚，生子，出轨，妻子病故，享乐主义者带一个女儿和满脑子问号继续面对生活。我真是编也编不出这样的剧情。

此刻我只希望女儿快速成长，有自己的生活，淡忘母亲。我希望露娜快快与童年说再见，因为她已注定有一个不愉快不完整的童年。

卡门妈妈哭泣着走在我旁边。我们后面是各方朋友、同事和家族成员组成的护送队。我没有流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自己钢铁般坚强。我松开露娜的一条小腿儿，揽住岳母的肩。

一切都会好的。

等着瞧吧。

From *We Beginnen Pas*,（De Dijk，2001）

三

亲爱的卡门，你想让大家思考，让他们知道应该享受每一

天：不管是你的葬礼，还是今后的生活，享受爱情、友情、漂亮的衣服、新奇的小东西，甚至荒唐事。你说过，享受生活是一门艺术。

我要念一段你写给露娜的日记：

> 我真希望能够给人们留下些什么，好让他们以后能讲给你听。事实上，我认为，不只是现在我生病时，生活中如果你想要什么，就要勇往直前地去做。要享受每一天，因为你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这些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但是此刻，我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表达来传递我的感悟。
>
> 以前当我在伦敦工作时，我们经常出去，去过很多酒吧和餐厅。记得有一回，我的一双鞋子的鞋底破了洞，没有钱去修补。如果让我在脚穿新鞋和与伙伴们外出度过愉快的一晚之间选择，我选后者。我思忖：比起穿双新鞋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外出和其他人分享些美妙的事更令我快乐。
>
> 此后，我到世界各地游历。我听到许多人说也曾梦想这样，但他们从未去实践。露娜，人们往往有一百个理由不去做某件事，但是，一旦去做，一个理由就足够了。后悔没有做过什么是很糟糕的，因为到最后，你的所得皆来自所做。

短短文字道尽卡门内心苦楚无奈，但却并无怨怼。

我放下卡门的日记，喝了一口水，教堂里沉寂无声，人散了，灯还开着，窗外的白花累累垂在枝丫上。

“热爱此生，卡门，我从你身上学到很多，也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我会想念你，但也会继续前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女儿。再见了，亲爱的。”

四

阿姆斯特丹很是奇怪，东西常常被偷，正因如此，发现自己的自行车还在原地，总是令人莫名欢喜。每次看到自己的小游船仍在原来停泊的地方，我都深有同感。

今天也是如此：它还在那儿。

我穿过草地走向码头，带着给卡门的一支百合花和一支向日葵，一罐用小冰柜冰镇过的玫瑰花瓣，两袋水果味儿的酸乳酪，一包鬼脸饼干。露娜带了她早上给妈妈画的一幅画。

我把露娜抱到船上，再把东西全部搬上去，驾着小船经过篮球场和酒店，驶入阿姆斯特河，驶离市区。

* * *

“它现在只是一个小房子了。”露娜一眼瞥到花海里的墓园

时说，“妈妈的棺木在那下面吗？”

我点点头，“是，妈妈的棺木在那下面。”

“她的身体也在里面吗？”

我仍旧点头。

“在教堂，他们把气球放到天上是送给妈妈的，对吧？”

“是的，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气球会飞到天堂吗？”

“谁知道呢，你说呢？”

“我想会的。”露娜神情严肃地说。

“那妈妈就能把气球分给天使了，每个天使都会有一个！”

“对。”

一位老太太从旁边经过，我迅速用衣袖擦擦脸。

“不用难为情，这个地方浸满了大家的眼泪。”她语态自若地边走边说。

我把露娜抱回船上后，看到手机里有五条短信。拉蒙[①]问周五是否去酒吧，娜塔莎[②]说正和姑娘们在温德公园，对其中

① 拉蒙：我的酒友，体育高手，嗑药大王。只在聚会上见过卡门。经典语录：“这种事只让自己和朋友知道就好。”

② 娜塔莎：也叫塔莎。MIU的员工，年轻而奔放。她不认识卡门。经典语录：“丹，要不要来点刺激的？”

一个姑娘形容我非常棒。弗兰克表示不介意我明天翘班。罗丝[1]的呢？

我知道今天你会和露娜去墓园。我也不知道能为你做点什么。也许你需要温暖，想和人说说话。我刚给你家的保姆打过电话，今晚她能照顾露娜。餐位已订，在帕尔玛餐厅。转角靠近你家的位子。我请客。

我看着短信微笑，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

五

“昨晚有人在这儿睡觉吗？”

我走进厨房时，保姆[2]用英语问道。

露娜丢下兔宝宝玩具，跑过来亲我。

“嗯，是啊。”

“为什么？”

“‘为什么’是指什么？”

---

① 罗丝：与我发生过关系。在卡门去世前几个星期我一直给她发短信报告情况。经典语录：“以后你会一辈子感到内疚，我也会一生觉得自己像个堕落的女人。”

② 保姆：卡门生病后我请来照顾卡门的女佣，对未来颇有主见。容貌丑陋，个性阴沉，素食者，与卡门直到临终都热爱生活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没什么。”

罗丝今天早晨很早就离开了。本来她九点才上班，但她不想冒险让露娜一早醒起时看到她。早上七点，她从客房溜进我的卧房，耳语着说“我回家洗澡”。她在我脸上亲了一下，踮着脚尖静静走出我的家。

“我得上班去了，有点晚了。你能给露娜做个三明治吗？”我对保姆说，然后我告诉露娜今天我得去工作，她可以和保姆一起玩，露娜似乎有点迷惑，撇了撇嘴，转身跑掉了。

我坐进车里时脑子还未完全清醒。今天不会好过的。弗兰克、玛德、娜塔莎，每个人都毋庸置疑地想谈论上星期五的葬礼是多么动人。

我从网上读到关于哀痛的文章，讲许多失去爱人的人从工作中得到安慰。所以，我和弗兰克安排今天回来工作。

但今天早晨，我稍稍有些后悔。凌晨三点半才上床。那是多美妙的一个夜晚啊。在帕尔玛，夕阳下，和露丝一起吃着意大利面，然后在亚瑟王咖啡店外的一张桌边坐到打烊。回家后一起在房后屋顶露台喝了一瓶红酒，看飞机从四面八方飞向斯奇弗尔机场。然后，自卡门离世后我第一次做爱，在屋顶露台的垫子上。

我还不敢靠近床。

六

工作并没有让我振奋起来。

每天，我勉强去上班。我确实对荷兰赌场能否从赌马或者旅游团那里获利不感兴趣，也懒得设想如何说服大众汽车销售员，让他们知道帕萨特可以很容易与宝马3系抗争，只要他们自己有信心。

今天，到了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找我的合伙人弗兰克。

“弗兰克，我想休假。”

“我早料到了。你打算休多久？”

“嗯，几个月吧。”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今天。”

“好吧，”他叹口气，手里的咖啡杯微微有些颤抖，“那你接下来想干什么呢？”

“弗兰克，我想在女儿心理出现状况前多些时间陪伴她。”

弗兰克打着哈哈：“伙计，是你自己想逃避吧，你受不了丧妻的压力，想找个无人的小岛去每天喝酒，余生都酩酊大醉。永远不醒过来才好。”

我再次强调：“我只是需要一个假期。”

“不，”弗兰克说，“我认为你需要更忙碌的工作。”

我摇摇头：“不，工作并不能平复我的情绪，这对公司来说没有好处。

“我只想外出找点乐趣。和露娜一起，坐游船，阅读，写作，去温德公园，享受片刻的安宁。”

“也许吧，你确实需要时间平复哀痛。”弗兰克放弃了对我的劝说，郑重地说。

“你可以再说一遍。”我一边回答一边竭尽全力使自己看起来悲苦兮兮。其实我一点也不哀痛，只是渴望自由和安宁。

最痛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在卡门患癌症的过程中。

七

现在的感觉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嬉皮运动的“爱之夏”，世人皆相爱。

卡门抱病离世令朋友们的交情更加紧密，难以分开，就像一伙曾在黎巴嫩共同出生入死过的老兵，我们是幸存者。

星期一晚上，我给弗兰克和玛德做饭吃。当然，实际上，我不可能通过做饭拯救自己的生活，但是为他们做点事让我感觉很好。我给这拨幸存者重新命名为晚餐俱乐部。晚餐俱乐部处理葬礼后的诸项事宜：感谢信、照片分类等。

其他的日子，我经常顺便去夜店流连，喝酒、听音乐、跳

舞。星期五，与过去一样，我外出和拉蒙到巴士吧喝个烂醉如泥；星期六，总会有个狐朋狗友的聚会；星期日晚上是留给罗丝的。通常，我们买些泰国菜或比萨回来，然后就窝在电视机前据案大嚼。

罗丝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卡门的妈妈不知道罗丝的存在，但弗兰克和玛德已经接受她，把她作为幸存者里的一员看待。

劫后余生，幸存者们之间的联系正在越来越牢固，那种感觉格外奇妙。

玛德和罗丝一起去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健身房。卡门妈妈和我、弗兰克、玛德一起到夜店去消磨晚上的时光，在那儿，她被娜塔莎和她的朋友们当做大姐大，最后喝多了，面红耳赤地伏在桌上睡过去。

弗兰克似乎和罗丝相处得越来越好。他们都酷爱电影，每星期二一起去看提前放映片。玛德和弗兰克偶尔会去巴塞罗那度周末。玛德还带露娜去动物园。拉蒙陪托马斯去布鲁塞尔看了一个迷人的车展。玛德和安妮去听了一场音乐会。实际上，葬礼之后我就没见过托马斯或安妮，但卡门妈妈定期去马赫森，她带露娜同去，送露娜回家时，我们三人在麦当劳或者比萨饼店享受一顿简单而快乐的晚餐。

人生总有缺憾，但现在的日子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满足。几

年来第一次，我的时间是我自己的。

再也没有吹毛求疵的客户，没有令人惊慌的电话让我知道对方在极度痛苦中。唯一没变的是对露娜的责任，我仍然又当爹又当娘，就像在卡门最后的几个月里那样。

但我不再感到沮丧，也没有任何怨恨。

我不应贪婪，美好的事物永不耐久，失去一些，同时也获得一些。现在这个家已经完全由我自己掌控。我告诉每个人露娜很好。她是温柔又懂事的孩子。她谈论很多卡门的事，问很多问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有多不幸。妈妈死了，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让她清楚眼下的处境对她有益：妈妈不在了，但爸爸整副身心都在她这儿了。

给露娜穿衣，做早餐，带她去幼儿园，讲故事哄她上床睡觉，这些都是爸爸的任务。保姆只是高级清洁工，偶尔照看一下孩子。晚上，露娜睡了，我才悄悄出去。我不想让露娜过于依赖保姆，毕竟，这保姆会在几个月后回到捷克。

星期二和星期四专属于露娜和爸爸，露娜选择我们去哪里。大多数时间，我们乘船外出，或者去温德公园的游乐场。

星期一、三、五是我自己的，露娜在幼儿园，这和卡门去世之前一样。

在这些日子里，我有时翻出旧相册看看：我和卡门的度假照，或是她的环游世界之旅，就是在那年我遇到她。我依然记

得当时在我眼中她是多么坚韧，一个女人只身周游世界。澳大利亚的那些照片令人印象深刻，有一张搭帐篷的照片，卡门身姿曼妙地站在那些矮墩墩的土著人中。

我读了许多书，特别是关于死亡的书。本土作家此类主题的书我读了一堆。在外国作家的这种作品中，《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我的最爱。弗兰克给了我一本《西藏生死之书》。我没法读懂，但摆在台阶上看起来挺好。

那是个春天的下午，有阳光，虽然不是荷兰该有的情形。我整天坐在咖啡馆户外的阳光里，阅读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的诗集，精神非常愉悦。没过多久，我已经晒得黝黑，像从加勒比海度假归来。

除了照顾露娜的起居生活，我还会抽时间完成卡门给露娜的日记。每次，我想替卡门补上一些内容，都忍不住翻回去，看卡门自己写的：她怎样遇到我，我们如何开始约会，为什么突然决定要个小孩，使她把最后一些避孕药直接扔进了墨西哥湾。还有我们的婚礼和婚礼上的歌曲，比如《和你这样的姑娘在一起》、《被爱包围》。

卡门的日记常使我热泪盈眶，每个人逗留在人世间的长短不同，苦乐也截然不同。两年来陪卡门一起和癌症斗争，让我们领悟了情绪不是一场感冒，你对它疏忽，它很快就会回报你一记重击。

因此，每当那种情绪一来，我都会读一遍卡门留给露娜的最后一篇文字。露娜将来会看到妈妈的日记的。这些话写在一张对折的 A4 纸上。一次次，当我展开它时，那些用大字标题字号打印的字迹便跃然眼前。

> 大部分时间我感觉很好，但吗啡使我昏沉，我无法好好写字或打东西。
>
> 字母在屏幕上跳舞，使我很累，亲爱的，我不得不再停下歇歇，过会儿再写。

我仍记得她写这些字的那晚，她半躺在床上，后背用三个靠垫撑着。我能感到她有多么痛苦，不能再给女儿多写些文字。我要替她写，她摇头，“等我不在了，以后你来写。”

三天之后，她就离开了我们。

八

娜塔莎穿了一件紧身 T 恤，上面写着“芭比是个贱货”，位置刚好在她戴的脐环上面。她涂着蓝色眼影，额头垂下一绺英国女歌手金薇儿式的鬈发。上世纪八十年代又重现了。我也再次回到流行尖端。只是这些日子以来我都戴着一副又厚又大的眼镜，换作平常，像娜塔莎这样的女孩子可不见得会怎么搭

理这种打扮的我。

“你是不是宁愿MIU的人不知道我们一起出来？”当我们坐在酒吧外面时她问道。

“嗯，是有一点尴尬。毕竟葬礼刚过去一个月。你懂我的意思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喝一杯吧？”她说着，喝了一小口伏特加加柠檬，那双芭比式的大眼睛更性感了。

“那么，罗丝呢？”她纠缠着我问，“她知道你今晚和我出来吗？”

“罗丝？”我有点不悦了，“我用不着向她报告。”

“那天她去教堂了，对吧？”

我不答话。

“行了，丹，我们都知道，卡门还活着时，罗丝和你的关系就不寻常。”

“那你想让我说什么呢？”我淡淡地回答，“罗丝是我的朋友，但不是女朋友。”

她耸耸肩，“好吧。”她说着，搂住我脖子，把身子贴过来吻住我的嘴唇，就在酒吧的外面。“我觉得我们坐在这儿真是太——奇妙了！”。

“换个话题吧。”我起身到酒吧又点了一杯冰伏特加和一杯柠檬伏特加。娜塔莎告诉我她已经等不及要去参加下星期在天堂

舞厅的聚会。那个聚会，我从酒吧招待员那了解的，是老式荷兰狂欢聚会。听起来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吃吃喝喝，但实际上不只如此。

娜塔莎早已从衣库俱乐部买了一件荧光的莱卡服，“在市中心，你知道的。”

我点点头，但并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你一定也会去吧？”她说，“每个人都要去的。”

“每个人”就是娜塔莎和她的女友们，酒吧女郎们。如果我在八十年代就上道了，她们的年纪都能当我女儿了。

她们看起来像克隆的多利羊，有那么多明显相似的特征。她们热衷于浓妆，看上去彼此没有区别，我称她们为多利一号、二号，直到多利五号。她们说话一样，尖叫一样，发短信一样，穿着一样，化妆一样，彼此称呼“亲爱的”，或者“宝贝儿”（最近对我也这样称呼）。多利们话匣子打开就关不住，这倒很合我意。头几次和她们在一起，我花了一段时间适应她们的直来直去，清楚了以后，这种方式倒省了我很多时间和麻烦。我学会了容忍这种单刀直入。例如，多利一号第一次见到我，是凌晨两点在酒吧里，她一边拥抱我，一边本能地摸向我的小弟弟，还说她认为这是了解一个人最快的方式。我已经习惯了和这一群多利女郎闲聊，所以我用法兰西吻加强了大家的认识。多利们之间无话不谈。

晚上我在床上和一号做的事，转天就人所共知。《HEAT》杂志最需要像多利这样的记者了。为了迅速地交流，多利们甚至在讲话时用一种短信语言。所有的词都简化了。菲利斯弗格酒吧是“菲利斯”，巧克力酒吧叫“巧”，东部码头的游船酒吧就是“船”，荷兰狂欢聚会就简称为“聚会”。

“我忘了买票。”我撒谎说。

“我给你解决这事，亲爱的，你想要多少张？我给他们打电话。”她说着就从长袜子皮皮包包里拿出了装饰着 Hellokitty 手机链的手机，开始拨号。

“两张。拉蒙可能和我一起去。”

她点了一支烟，等着对方接听电话。

“罗丝不去？”她从鼻子里问。

“她不去。”我说着，喝光了伏特加，“她对室内音乐不感兴趣。”

她伸出食指，嘘，有人接听了。

“嗨，宝贝儿，是我！”

“哦……太——好了！你在哪儿呢？”

“……”

“酷！那个小子星期六晚上是不是跟一个染金色头发的女孩在一起呀？”

她弹弹烟，向我使了个眼色，我敷衍着回了一个。

“噢……你这小骚货！”她尖叫着。

邻桌的两个女人掉过头来看我们。娜塔莎的分贝更高了。我装做毫不在意，快速喝了一小口酒。

“甜心，宝贝，问一下聚会的事。”

“……”

“荧光上衣，紫色裙子。”

“……”

“哦，太棒了！你要穿那件超辣的白色热裤？”

“……”

“他们真的能侥幸逃脱？”

“……”

“他说什么？”

“……”

“哼哼哼，我听见了。他叫什么名字？”她给我一个飞吻，手钩着我胳膊。

“……”

“代我跟他说嗨，告诉他星期五我会在巧。”

“……”

“把他给我留点儿，亲爱的！喂，我们明天再聊。我要挂了，我现在和我老板在这里呢，丹尼，你知道的，就是老婆刚死的。”

“……”

我犹豫是不是去卫生间待一会儿。正要走，娜塔莎搂住了我的脖子。

“哈哈哈，我会告诉他。但我只是在试用期，应该等到我安全期……评估很重要！”

我轻轻拍她的胳膊，小声说：“喂，票呢？”

“等一下，等一下，丹正对我说什么呢。——什么票，宝贝儿？”

“狂欢聚会票，你刚提到的。”

“哦，对，瞧我这人注意力多不集中。打电话就是为这事，呵呵，你能给我弄两张聚会的票吗？”

“……”

“对，给我老板和他的一位朋友。”

“……”

“好，宝贝，谢谢。狠狠吻你，再见！”

她挂断电话。“我们说到哪儿了？”

我耸耸肩，看着她，好像看着阿亚克斯队的明星队员。

她突然放声大笑，又倾过来，吻向我，把她的舌头深深送到我嘴里。我尝到柠檬的味道。

“今晚我想要你。”她沙哑着声音对我低语。

娜塔莎的直接似乎正是我今晚需要的。

但这就不大像八十年代了。

九

“爸爸！”

“……”

“爸，爸!!!”

主啊，时间到了吗？我觉得自己好像刚上床睡下啊。

“爸爸爸爸!!!”

声音如此之近。头这样疼。我好像脱水了，全身的绝大部分水分都被伏特加代替了。谢天谢地，我还活着。

我听到哭声。糟了！

睁开眼看看床上，在我身边，嗯？哦，对，想起来了，是娜塔莎。我脑子中升起的第一个念头是让她立刻走人。

“娜塔莎。”我低声说着，把她晃醒。

“嗯？”

“露娜醒了。”

“噢，怎么啦？”她嘲笑地打了个哈欠。

“你得先走，”我吻着她，“我不想让露娜看到任何人在我的床上。”

“爸爸！”

“爸——”

“等一下，亲爱的！”我喊道，“爸爸就来。”

“你也等一下。”我吩咐娜塔莎，“把你的衣服都拿上，跟在我后面悄悄下楼。”

我慌忙穿上短裤，刚出房门就碰到露娜。

她大哭着，“你上哪儿去了？”

“爸爸睡熟了。”我一边回答一边给她一个拥抱。她把头埋在我胸口。我听到身后娜塔莎踮着脚尖悄悄下楼了。

“怎么啦，亲爱的？”

“小……小兔兔……”

“小兔兔怎么啦？”

我被弄醒就是因为这个吗？现在到底几点啦？

露娜拉着我的手，带我走进她的卧室。

一进屋，我就被高筒军靴绊到了，是保姆的。那女人胖胖的，脸上长着雀斑，留着朋克头，上嘴唇戴着唇环。我开始感到别扭。

“哈——”她打着哈欠，穿着超大的黑色哥特风T恤，松松垮垮的长裤。这种衣服现在只有地摊上买得到。她就坐在活动区里，身边满是露娜这几个月收到的娃娃和玩具。每个来访的大人，只要想到露娜的成长岁月将没有母亲的陪伴，心里都会不由酸楚吧。幸好我家地方足够大，不然我还得为这些软乎

乎的玩具再建一层楼。

小鸭比尔坐在中间，看来今天是它的生日。作为经验丰富的爸爸，我已经看出来了，也猜得到整个游戏了。比尔由小精灵菲比、天线宝宝丁丁、小巴斯、大巴斯簇拥着，还有一个天使娃娃，是安妮送的，据我所知还没取名字呢。场面很是热闹，却单单缺了小兔兔。

露娜又抽抽搭搭地哭。我顺着她眼神看过去，保姆那可怕的大屁股底下，露出两个小塑料腿。

“她为什么不想玩了？”保姆怪腔怪调地问，一脸无奈的样子。她没学会几句荷兰话，露娜的词汇量都比这个坏脾气的捷克保姆多。

“因为你坐到小兔兔上面了。”

“哦。”她从屁股底下拽出可怜的小兔。

小兔的一条腿已经断了。

露娜又哭了。

“嗨，小兔子，你怎么样啊？”保姆问。

我想小兔一定想说：“你觉得我会怎么样？你那大肥屁股压着我呢。”可惜它不能开口说话。

露娜开始大哭，气得从保姆的胖手里一把抢过小兔。

“好啦，不过是个玩具嘛。”保姆还笑着说。

“小兔是她妈妈给她的礼物。”我一边说着，眼睛都要喷火了。

我把露娜抱起来。不妙，此刻我一额头的虚汗，头昏眼花，昨晚喝得太多了，疲倦苍白，站立不稳。

露娜依偎着我，伏在我耳边说："今天不是说我们一起去玩的吗？"

该死！露娜说得对。

我看看房间里的时钟。

10：49

10：49！呀，就快到11点了。

我的酒已醒了一大半。

"你给露娜做个三明治好吗？"我对保姆叨咕着，"得快点。"

十

五分钟之后，我就骑着自行车，载着露娜，带着我的宿醉，和两个花生酱奶酪三明治，奔向儿童芭蕾舞学校。

骑车上桥时，我已经满身大汗，我告诉露娜我们要去哪儿。露娜却并不兴奋。我气喘吁吁地给她解释，芭蕾有点像游乐场里，小精灵在睡莲上跳的那种舞。我已经给她准备了一件Hennes &Mauritz牌子（卡门和我以前常去那里买衣服）的舞裙。她稍稍显示了点兴趣。谢天谢地，不然我们今天就白费工夫了。

一踏进更衣室，我就精神一振，宿醉也无影无踪。更衣室里除了小朋友，就全是女人了，那是小朋友的妈妈们。不是那些不施粉黛、衣着庸常的家庭主妇，而是阿姆斯特丹的时尚妈妈。如果有人告诉我这是在拍 Puma 或者 Diesel 的夏季新装展示秀，我都确信无疑。每个小朋友身边都有一位时尚的漂亮妈妈。而我是唯一的男人。当鳏夫的好处再一次体现出来。嘿，我会享受儿童芭蕾的。

“女士们，早上好！”我打着招呼，刻意保持一些距离，免得嘴里的酒气把她们吓跑。

我尽量像平常那样给露娜换衣服，帮她穿上粉色的芭蕾舞裙。我注意到露娜有点窘迫。其他孩子早就互相认识，谈笑自如，露娜就有点儿怯怯的，缩在一角显得惊慌失措。

我带露娜去见舞蹈老师。她穿着芭蕾舞衣，我努力让自己的目光从她轻盈的身材移开。她告诉我家长可以进去观看，但要把鞋子脱了。还好我早就从幼儿园那里熟悉了这一套程序，不觉得脱鞋有什么尴尬的。

舞蹈教室是那种真正的芭蕾舞大厅，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有一整面墙的镜子。

老师开始讲解她要做的动作，一种云行舞步。她的手臂举过头顶。所有的孩子都满怀热情地模仿她的动作。

除了露娜。

真糟糕。因为身处此境，一位家长，或者说一个男人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孩子此时是否快乐。露娜怎么也不肯离开我身边。老师劝慰她说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会很有趣，但她还是坚持不肯跳。

“我不想跳舞。”她皱着眉头，扁扁嘴哭了起来。妈妈们的注意力都转向我们这边，等着看这位爸爸怎么哄孩子，看他如何处理这场危机。

我小心地站起来，强做泰然自若状，虽然头痛欲裂，但还是轻轻地伸出手，放在女儿肩上以示支持，然后，领她回到队伍中。可我分明感觉到露娜用力往反方向拽我。

“爸爸也跳，好吗？”我听到自己这么说。老师点点头，好主意。我被允许加入了。天哪！露娜看着我。八位妈妈看着我。事已至此，又能如何？我非常了解自己的女儿，如果我表现得像是跳舞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她就会跟我一起做动作；如果我有一点迹象表现出尴尬，她就绝对不肯跳了。不管宿醉不宿醉，我都得上了。丹要变身为云中仙子。

“来吧。”我平静地说，尽量像老师的语调。我脸上挤出一丝微笑，“跟着爸爸跳。”

爸爸上场了，看着老师。老师教大家踮起脚尖，跟着音乐节拍踏步，同时两手高举过头顶环成O形，像一朵云。老师说：“像风一样。”这我懂。我还小心控制着自己别放屁。我从眼角

的余光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动作一点也不优美，活像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里那个混进花样游泳女孩队伍中的滑稽男人。由于太过疲倦，我的脸还纸样苍白。

小朋友加上爸爸的队伍接近角落边的时尚妈妈们了。我能看到她们在偷笑，我听到了窃窃私语声。我浑身冒汗，拼命在想怎么能让自己看上去不那样白痴。扮小丑？眨眼？耸肩？训斥露娜？尴尬地躲开目光接触？或者，像经过露天咖啡馆时那样，明知每个人都在看着自己，却若无其事地四下张望？就在我接近她们那儿时，我猛然转身踮着脚尖，胳膊高举成O形，快速闪进了卫生间。

* * *

等我回来时，露娜又不跳了。我注意到老师已经逐渐失去耐心。她提高了嗓音，虽然仍微笑着，但我开始怀疑那笑脸是一只精工绘制的面具。露娜的小嘴开始翕动。她转过头求助地看我。我不得不施展多年来的涵养心得，做手势叫她过来，又对老师欠了欠身，再向咯咯笑着的妈妈们挥手道别，然后带着露娜快步走出舞蹈厅。

露娜说："我们去吃冰激凌好吗？"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一阵心酸，落下泪来。连我自己都讶异，这莫名的眼泪从何而来。是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抑或是昨晚喝得太多？露娜看

到我的眼泪，呆住不再说话。

平静了一会儿，我取出手帕，擤擤鼻涕，我问露娜："去温德公园的游乐场玩吗？"

露娜点头说："去喂鸭子！"

我把自行车靠在餐馆围墙边，拥抱着女儿，抬头看到一张海报："星期天摇滚歌手凯纳·科克在露天剧场开演唱会。"嘿，这可是个与托马斯和安妮聚聚的好机会，而且也不用多聊。除了思念卡门，我们之间没有多少共同话题。所以，这几个星期以来，去马赫森看望他们一直没有排到我的日程上。但是，我需要和他们保持联系。他们是我和卡门过往生活的一部分。这几年我们见面的次数并不多，我和托马斯的交情越来越淡，而安妮和卡门还一直密切交往。

也许潜意识里对卡门的尊敬是我不想放弃这段友谊的另一个原因，她总是对友谊倾注心力。

这样我也可以反驳一下弗兰克。他在星期一的晚餐会上暗示，我太沉迷于娜塔莎那班多利羊，忽视了自己的朋友。胡说八道，当然是胡说八道，我每个星期一都与玛德和他在一块儿，但是，我得做点什么证明给他看。我决定回去后给托马斯发电子邮件。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打滑梯、荡秋千、爬山、坐跷跷板、挖沙子，反复打滑梯、荡秋千、爬山、坐跷跷板、挖沙子，我的

头痛多少好了些。我带露娜到餐厅，我要了杯可乐，露娜要一客宝盒箱。宝盒箱是Ola冰激凌店新推出的款式，蓝色的塑料盒子盛着雪白的冰激凌，底层还有个可爱的娃娃，打开时，可以用沾满草莓酱黏糊糊的小手指拿出娃娃。

“看啊，它多像妈妈躺在棺木里。”露娜一看到躺在底层的小娃娃就欢快地说。我居然笑了。

我们出来找了张长椅坐下。露娜一边舔着冰激凌，一边无忧无虑地晃荡着小腿儿。没几秒钟，就弄得小脸上、手上满是冰激凌。我从包里翻出纸巾给她擦手脸，又拿出剩下的三明治。

“喂鸭子去吗？”我边问露娜边吮了吮手指。

天边橘红色晚霞渐渐罩拢，变为灰紫，不知过了多久，渐渐下起小雨。露娜却并不在意，嬉笑着把手中的三明治向湖中心扔去。

鸭子们立刻聚拢过来，有游过来的，有飞过来的，还有跑过来的。露娜哈哈大笑，与刚才在舞蹈室中瑟缩的样子相比，完全判若两人。

何必自寻烦恼去什么芭蕾舞学校？让我们高高兴兴喂鸭子吧。

十一

来自：玛凡 · 杜恩

时间：2001年6月28日

收件人：丹

嗨，丹。

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我在卡门的乳腺癌讨论小组。

是那个叫玛佛伦的小组吗？想不起她是谁。

我没去参加葬礼，因为我受不了那种气氛，你也许能够理解。卡门可能告诉过你，在小组里我们是真正的好朋友。

据我所知，和卡门走得比较近的女人名叫杜斯，但不可能是她，因为杜斯已经去世了。

玛佛伦小组的人现在可能有一半都去世了。

我给你发电子邮件的目的是：我很想顺便去拜访你，最好是露娜在家的日子。你会理解吧，卡门不在了，我希望亲眼看到露娜现在健康成长，这样我才放心。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方便。

爱你的

玛凡·杜恩

我来告诉你什么时候合适，玛凡 · 杜恩。

永远都不合适。平心静气地等待厄运的降临吧。谁是下一个？

来自：岳母大人

时间：2001年6月27日

收件人：丹

嗨，小讨厌。

你还好吧，儿子？我现在感觉不太好。头几个星期我还不错，但是最近几天走着走着就要哭。我外孙女怎么样了？你没把露娜甩给那个外国保姆吧？我一点也不信任她。总有一天她会一屁股坐在孩子身上。

爱你的

岳母

签收，下一个。

来自：安妮和托马斯和孩子们

时间：2001年6月27日

收件人：丹

回复：温德公园的科克演唱会

嘿，丹！

一起去看科克的演出?!好主意。我们要去！星期天几点开始？要不要先去拜访你们？终于有你的消息了。我试着给你打了几回电话，但只听到你的留言。昨天我跟托马斯说，很久没有你的音讯了。丹从阿姆斯特丹消失了。生活总有起起落落。我非常想念卡门。托马斯不怎么谈论卡门。你肯定更难受吧。弗兰克告诉我，你放弃工作了？你的财务状况和其他事都还过得去吧？露娜呢？星期天能看到她就太好了。我想我能时常给你传授点育儿经。（育儿经，精彩吧？）

星期天见。

爱你们的安妮

育儿经，哈，天啊，很好！你们都在想什么？我当然会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如果由你们照顾，那就把孩子宠坏了。露娜可以坐在你们的大腿上，露娜可以从冰箱的冷藏室里拿冰激凌吃，露娜可以听一小时四十五分钟的故事，爸爸让上床睡觉，露娜偏偏就是不睡。

露娜抱怨她不喜欢吃豆子，爸爸被建议如何使露娜尝试食物。露娜咳嗽几声，爸爸被建议应该考虑带她去看医生。爸爸被建议露娜多和其他孩子玩对她更有好处。爸爸被劝告，露娜

晚上睡觉时，不能告诉她爸爸要出去喝几杯啤酒，那样对露娜影响不好。现在，爸爸又被几位代理妈妈通知，他正在做的一切都不对。

你们都在想什么呀？！在卡门患癌症的两年里，一次次的挫败让卡门不得不含着眼泪承认，她患病太虚弱了，不能照顾露娜。难道从那以后，我还不懂怎么给露娜洗澡，哄她上床，给她讲故事，怎么给她剪指甲，怎么喂她面包、水果、肉、蔬菜、面点、马铃薯、牛奶和麦片粥，怎么给她换尿布吗？你们以为在卡门生病时，是谁在做这些事？邮差先生和他的伙计吗？

我承认，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露娜爱喝蓝莓汁与石榴汁，也不知道她的紫红色长大衣在何处添置，还有她有轻微的花粉过敏，晚上必须要亲吻她的额头她才能入睡。而现在的我都知道了。

你们的蠢脑子就从来没有想过吗？卡门生病之后，我这个爸爸去过儿童理发店、小朋友之家、幼儿园、牧场、游乐场、圣诞老人屋、玩具店、儿童服装店和鞋店、幼教中心，等等，所有这些地方，比你们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去过的地方，加在一起还要多。

如果我不是单身父亲，而是单身母亲，你们还会插手露娜的成长吗？你们会吗？

爸爸认为露娜应当了解现在的状态：她没有妈妈了。家里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爸爸。爸爸已经受够了她们盯着他，想塞给他关于露娜成长的忠告。是的，露娜没有妈妈了，但她有爸爸，一个可以依靠终生的爸爸，爸爸爱她的全部，她也全心全意爱爸爸。去他的育儿忠告，留给你们自己的孩子使吧，如果没有孩子，就生几个，但是记住：

让我和女儿安宁！

十二

“宝贝，有吹风机吗？”

我揉着睡眼打了个哈欠，“有什么？”

“吹风机，吹干头发的。”

“没有，当然没有。”我想了一下，“唔，等等，别挂，我想浴室里有一个，用那个吧。”

罗丝昨晚又在这里过夜，下午走时把她的吹风机落下了。所以我最好确认多利羊把她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我不想和罗丝吵架。

小羊光着身子走回卧室。她找到了吹风机。

“主啊，”我说，“我的头感觉像得了脑瘤。”

“哈，这就是那个东西的副作用。”多利大笑。

她一边吹头发一边从镜子里瞟着我。她只有二十三岁，风华正茂，精力旺盛，她大概在想我都这把年纪了居然还能这么干吧。

昨夜爽过了头。

以前怎么从未体验过？就像是我一直坐在场外替补队员的凳子上，耐心地等待上场。直到昨晚，娜塔莎教练在狂欢聚会上举牌让我上场了。

先是E（摇头丸），然后是“可乐”（可卡因）。

像中场球员一样全力抢进。

在阳台的角落第一次嗑药时，我挺紧张，当然，没有表现出来。

“怎么样？”一刻钟后，娜塔莎眼睛发亮地问我。

“好像大脑高潮了。”我迷迷糊糊地回答。

“等着，等会儿你真的会高潮。”多利在我耳边声音嘶哑地低语。

她说得对，嗑药带来的性爱妙不可言。

三个小时后，我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我记得听到收音机里的报时是十二点。我一定是睡了两个小时，在外太空的飞船。

我躺在床上看着她的身体，尽管头疼欲裂，但还是感到不可抑制的冲动。这小妞的臀部真翘啊。

多利看到我盯着她，大笑着摇头说："不，不，亲爱的，我要走了。娜塔莎已经走了，你是不是也要出去？"

"现在几点了？"我打着哈欠问。

差一刻三点。

"喔。"印象里科克的演出四点开始。

"顺便说一下，你家保姆说……"

"你见过我的保姆？"

"是啊，我昨晚去卫生间时撞上她。"

好吧。"那露娜呢？"

"露娜是谁啊？"

"我女儿啊。宝贝儿。"

"对哦，她也看到我了，顺便说一下，她真是小可爱。"

"那她有没有觉得，嗯，真奇怪，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在家里走动？"

"我不知道。我对孩子不了解，但她认识娜塔莎，是吧？"

"露娜也看到娜塔莎了？"

"对啊。"

"天哪！……"

她茫然地瞅着我，耸耸肩。"保姆托我给你捎个口信儿，你约见的朋友，对了，他们叫什么来着？"

"托马斯和安妮。"

“对，露娜已经和托马斯和安妮去温德公园了。”

我松了一口气，情况还不算太糟，时间也比较充裕。我看到自己的Joop套服的裤子躺在卧室角落的地板上。那是我曾向卡门承诺我会在社交聚会上穿的。无论如何，我在有些事上必须信守承诺，虽然不会经常穿了——因为上衣有一块白葡萄酒的污渍，裤腿到膝盖还有泥迹。我掏空口袋：两张嘎吱作响的一百欧元纸币，一盒烟。呵，我还以为有更多东西呢。谢天谢地，手机还在。让我看看：两个未接电话，三条短信。我多受欢迎啊。第一个电话来自托马斯，第二个是罗丝的，三条短信也都是她的。糟了。

我昨晚和她有约吗？

找不到你。打过几次了。多好的天气！到外面坐坐吧。

我已经到这里了，点了白啤、酸乳酪。科克今晚在温德公园演出，你知道吗？

你现在在哪儿？

我给多利做手势，让她关掉吹风机。我打电话给罗丝。

“嗨，哎，我刚睡醒，看到……”

“……”

“喝了几杯啤酒，有点喝多了。”

“……”

“和拉蒙。”

多利站在那捂着嘴笑，还晃着手指教训我。

“好，没关系，我冲个澡，然后立刻出发。十分钟。”

我挂断电话。

“啊哈，丹，是那个姑娘吗，吹风机的主人？”

“正是。”我穿上晨衣，“能帮个忙吗？”

她穿上衣服，帮忙把枕头从枕套里拿出来。

“这个女的是谁？你为什么对她说谎？每个人都知道你在胡闹什么。”

我耸耸肩。

她摇摇头，递给我枕套，说：“我得走了。”她吻我的嘴唇，“哦，娜塔莎拿了一些你的‘可乐’，跟你说一下。还有，最好在你见女朋友之前刷刷你的牙，蒂姆，安妮什么的。”

“是托马斯和安妮。安妮不是我女朋友。”

“我得在你见她之前给你洗洗。”她轻拍着我的软软的小弟弟，“你闻起来有贱货的味道噢。”

“贱货？”我惊讶地问。

“对啊，你昨晚就是这么说我们的。”听得出来她有点不高兴。

“无所谓，”她继续说下去，“你应该知道，阿姆斯特丹最贱的贱货就是你。”

十三

“睡过头了？忘了起床？”见到我，罗丝有点责备地问。她穿着夏装，头发盘在头顶，大腿的皮肤是蜜色的，全身似乎都在发散刚刚吸收的阳光。

“对，有点宿醉。对不起，迟到了。”我亲她时特意紧闭着嘴唇。我的手顺势滑过盖着她臀部的薄衣料，摸到她蓝色的丁字内裤。她一把推开我的手。

“你满口酒气。”她环顾四周，指着一瓶喝过的酸奶，“露娜在吗？”

“我正要说，她和托马斯与安妮在一起。”

“托马斯和安妮是谁？”

“我的朋友，我安排了今天下午和他们见面，没告诉你吗？”

“没有。”

“噢，好吧，托马斯和安妮正带着露娜在露天剧场。”

“那又怎样？”

“我得去找他们。”

“那我坐在这里等你见完托马斯和安妮。”

“唔，别，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出现在他们面前，但是，我担心这样看起来有点，嗯，像情侣。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不懂。”

"你看，如果你在这多待一小会儿，或者溜达溜达，然后，你再出场，是不是更妥当些？"

"非常好。"她点点头，"卡门死之前，我是隐身人，现在也没有任何改变，对吧？"

十四

我飞车赶到温德公园，马赫森之熊正在吃甜筒，穿着他那一成不变的 POLO 衫和短裤。安妮的打扮在一群衣着时尚的人里反而显得另类。她穿着件颜色混杂的 T 恤，我不确信在阿姆斯特丹还能找到这种款式。可在马赫森，似乎这样的打扮并无不妥。

气温二十八摄氏度，我从墙壁上的温度计上看到的。风吹过来，不知为什么，今年的暑天比往年都凉，潮湿的天气似乎拧得出水来。

露娜先看到我。

"爸爸！"

"我的小太阳！"

她跳起来，胳膊环绕着我，将整个身体都吊在我脖子上。

我大笑，给了她一个拥抱。我眼角的余光瞥到安妮正看着我们。这是一幕父亲和女儿亲密无间的动人场景。虽然头疼，

不舒服，我还是坚持着。然后，我放下露娜，伸展开手臂，展现出最热情的笑容。

“丹尼小子！”托马斯喊着，拥抱我，还在我肩上重重一拍。

“嗨，肥仔！很高兴见到你！”

“嗨，丹。”安妮微笑着打招呼，我从托马斯粗壮的胳膊中挣扎出来时，她亲了我三次。没亲在嘴上（可别亲我嘴）。

“露娜问你去哪里了。”

“嘿，宝贝，你看起来很好。露娜要爸爸给买个冰激凌吗？”

“她刚吃过一个。”安妮抚摸着露娜的头，告诉我已经给露娜擦了防晒霜，还拿包装盒给我看。

“我不知道它是否对你有用，但这周商场打折。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育儿经噢。”她对我眨眨眼。

站台上传来欢呼声、口哨声。演唱会就快开始了。

安妮说他们来这之前到墓园去了一趟，卡门的墓地看起来很美。

我踮起脚尖站着，凯斯正要开始唱他的摇滚。

“我计划明天去。”我透过嘈杂声高喊道。安妮尽力想说点别的，我做个手势表示我听不见她说话，她这才无奈地闭上嘴巴。

托马斯跟着大家喊开场倒数。

我每晚买醉/不醉不归/夜晚到黎明/为了你我永远

不醉/我想要更多更多——多过我所有的/更多更多/多过我所有的……

托马斯晃动着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身躯，那样投入，看上去像是欧洲1986“倒数计秒生活”音乐会的存档电影片段。他的秃顶上闪着汗珠。

歌声结束时，观众欢呼。托马斯用手指打着口哨。他的POLO衫像台上那位歌手的粉色衬衣一样湿透了。安妮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我说得有点轻描淡写。她扬扬眉毛。

“嘘！”托马斯说，“我喜欢这首歌。”

台上的歌手闭上眼睛，轻声唱道：

我从不想念你。清晨我醒来，身边是陌生的女人，我从不想念你。

我落泪了。

我走进我们曾经常去的酒吧，但我从不想念你。

安妮看到了，伸出手臂放在我肩上，我的胳膊环着她的腰，泪如泉涌。

不，我从不想念你。

安妮轻轻抚着我的背。

从不想你 / 不，我从不想 / 我从不想 / 我从不想念你。

泪水滚过脸庞。安妮亲吻我的面颊。托马斯尴尬地站在那里。

“我们往前点吗？”歌曲结束时，他喊道。

我擦掉眼泪摇摇头。“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可能要来。”我尽可能以平静的语气说。

“噢，那很好。”安妮说，“我认识她吗？我们在葬礼上见过她吗？”

我想了想，有可能他们的确见过罗丝，会认出她。我举起露娜放在我肩膀上以争取一些反应的时间。

托马斯站在我面前，“我希望是你同事。是俄罗斯名字的那个？”他热切地问。

“在葬礼上穿得很醒目的那个？”安妮补充道。

“娜塔莎？不，不是她。”我说，“我想你不认识她，是我，嗯，在菲利斯认识的。她叫罗丝。”

安妮转脸向着舞台。

“我打赌你已经和她那个了。有没有？”托马斯低声问。

“我听到你说的了。”安妮厉声说，“哈！多恶心。丹可别梦想做这样的事。”

这就是托马斯和安妮令人愉快的地方：每次碰到尴尬的问

题之后，总会有另一个人为你解围。所以只要闭上嘴，等两人中的一个用夫妻间的拌嘴纠正另一个就行。

罗丝出场了。

一路上她吸引了不少的注意力。她那条短裙、修长的双腿，她那种倜傥的姿态，的确风度翩翩。观众都向她看。

我挥手招呼。

“那是罗丝吗？”托马斯从后面在我耳边喊着。我点点头。

“好漂亮的迷你裙。”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嘴角。

安妮和罗丝握手。托马斯给了她一个拥抱，手指有意无意地触到她前胸的一侧。

罗丝不了解托马斯，所以没说什么，挪开了身子。

“以前在哪里见过你吗？”托马斯问，显然正在记忆中挖掘。

糟糕！去年的嘉年华，在柏木啤酒屋，他们两个见过。罗丝紧张地看着我。

“肯定没有。”我赶紧介入，“现在大家都到齐了，我们可以往前面去。你高不高兴，露娜？”

她点点头。

“嗨，露娜。”罗丝说。

“嗨。”露娜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女儿这么害羞，让我如释重负。她像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女士，而不是上周已经见过两次。

安妮问罗丝的工作。（在一家小广告代理公司做财务经理。）

喜欢这份工作吗。(不是很喜欢，有点枯燥。）在那里工作多久了。(六个月。曾在一家旅游公司做市场经理，但想来阿姆斯特丹工作于是辞职到这里。）我紧张地想，安妮什么时候会问到终极问题——在哪里认识丹的？（菲利斯弗格。我快速替她回答说。）

罗丝问我们要不要来点葡萄酒。赶在脸红之前，她钻过拥挤的人群去酒吧了。

她带着一瓶玫瑰酒和四个杯子回来时，我们已经挤到台前了。这对托马斯来说可真不容易，我看到他胳膊下的肉不住滚动着。

“人太多了。”安妮说，使劲把站在她前面的男孩推到一边。

“我们就待在这里吧？”托马斯问。

透过眼角的余光，我感觉到停在这里会非常不妙。我迅速把露娜从肩膀上抱下来。否则她高高在上，在拥挤的人群里像一面旗帜。

“哦，亲爱的！”

太晚了。

娜塔莎一边召唤着，一边和三只多利羊冲过来，包括今早在我家的那只。我还没来得及确认发生了什么，娜塔莎已经甩过胳膊搂上了我的脖子，好像我们是多年没见的老朋友。她捧着我的脸，使劲儿亲我的嘴，就当着罗丝、托马斯、安妮和露

娜的面。

“你们好啊！”

她穿着一件紧身的连帽长袖T恤，当然，非常短，在齐胸的位置有几个亮闪闪的字母组成的“爱”字。我看到托马斯目不转睛地盯着字母和她戴着脐环的小腹。昨晚的多利羊也拥抱了我，如此热烈，胸部离我的脸只有几寸距离，就像几小时以前我们那样儿。只是这一次，她们都穿了衣服。她已经换了衣服，还在家化好了妆。绿色眼影，紫红润唇膏，花格呢迷你裙，军绿色无袖T恤，上面印着切·格瓦拉的头像。

我很怀疑她会认为切·格瓦拉是位流行歌手。

露娜明显感到惊奇，突然见到这么多最近在我们家出现过的不穿衣服的人。她张着小嘴看着娜塔莎和那些她见过的多利羊。

我给大家一一介绍。托马斯立即抓住机会吻了其他三只多利羊，他的大手抓着她们，无一逃脱。安妮怒目而视，但还是同所有的多利羊狠狠地握了握手。

“那么，你一定是罗丝了？”娜塔莎吃吃笑着问。

“那你是谁？”罗丝反问。非常明显的冷淡。

娜塔莎没有感觉到。

“喔，罗丝，终于见到你了！”她毫不害臊地搂住罗丝的腰，吻了她的整个嘴唇，就像不久之前和我做的一样。“你也

在这里太……好了 !!!”

我感到像是走进了英国导演雷 · 库尼的闹剧里。

如果其中一个女孩提到一丁点儿今天早上的事，我就会心脏病发作。罗丝和安妮也会的。

“亲爱的，”娜塔莎对昨晚的多利羊说，“这是罗丝！你知道的。”

嗯，她知道了。好了，那个小多利向我眨眨眼。

“你没有要昨天的狂欢票，太遗憾了。”娜塔莎继续着，“要是我们这些人一起醉倒多好呀。”

罗丝说她要去卫生间。

露娜轻轻拽我的衣袖。

安妮告诉托马斯说她想回家了，时间太晚了。

十五

我和罗丝走向温德公园的出口。

“为什么昨天你不让我来？”她生气地问。

“我做什么事情都得和你一起吗？”

“是不用，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你想自己去呢，你就那么想要……”她扬头看到露娜坐在我肩上，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有什么不行的。你又不是我女朋友。”

“哼！我心里有数。我知道你能做出什么事，想当整个阿姆斯特丹的风流王，只要你高兴！”她气呼呼地嚷嚷着。

“行了，罗丝。”我有点尴尬，看了看周围。现在露娜的重心偏移了，估计是睡着了，但罗丝可不管这个。

“还待在这干什么，去找你的那群多利羊小姐鬼混去吧！”

她转身径直走出公园。

我等了一会儿，直到她离开我的视线，才从同一个出口走出去。我不想原路回去。

过了一阵，我听到短信铃声。

今晚我不去了，不能得到温暖，也不想体验冷漠。

我立刻删除了短信，走到大街上，到街角时，三路有轨电车刚好进站。我把露娜从肩上转移到胳膊，上了车，小心翼翼地把她安置在我旁边的座位上。

“爸爸，好累啊。”

嗬，轮到小人儿烦我了。“睡觉，宝贝。”

电车启动时，我的电话响了，不是罗丝打来的，是昨天晚上的那个多利。

“嗨，宝贝，你们吵架了吧？”

电车正驶过桥，我没答话。

她咯咯笑着，“亲亲，有兴趣和我们一起去玩吗？我们已

经开车出发了。”

“可是，我原打算回家的。”慢着，和多利们玩玩？“你们去哪儿？”

“共和国酒吧，去你家接你吗？”

“不用，我……请等一下。”电车停在音乐学院站。

我起身冲出电车，“好吧，在音乐学院的这个交叉口接我。”

“好，亲爱的，待会儿见！”

我挂了电话，很高兴自己及时下车了。

突然间，我心头一震。三路车慢慢开走了。我眼瞅着车窗，一个座位一个座位搜寻着。

看到她了！露娜跪在座位上，惊慌的小脸贴着窗玻璃。

隔着玻璃，我看到她的小嘴无声地呼喊。

“爸——爸！”

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女儿。

我沿着三路车的轨道狂奔。

感谢上帝，我在下一站赶上了电车。

十六

七月中旬，卡门去世两个月后，我翻看自己的日记，发现

只有四个晚上是我单独过的。这个新发现让我震惊。算下来我平均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罗丝对此毫不知情。

对多利羊及其相关之事，我也只字不提。罗丝永远也不会和她们混到一起，这样最好，我不愿意她们走得太近。

和拉蒙和多利们狂欢一晚之后，星期天早上醒来，我只想待在家里，晚上和罗丝窝在沙发里，看长篇连续剧，喝点红酒，吃点东西，安安静静地，好好平衡一下周末的狂欢。

我相当留心罗丝有没有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当成男女朋友。我宠着她。有时，我把星期六和星期天都留给她，和她去安特卫普或者鹿特丹。上个周末，我请安妮和托马斯照看露娜，我们俩则去了趟巴黎。谁也不知道这事，包括弗兰克和玛德。否则，就得一遍遍向他们解释。我不喜欢这样。

每次和罗丝度过亲密的一晚或是周末，激烈的拥抱过后，我又开始蠢蠢欲动，小心地发短信给拉蒙、娜塔莎或者多利，安排转天的约会。

十七

没人能够逃开“爱之夏”。

拉蒙也加入了迷幻世界。先是和娜塔莎，然后有条不紊地，

和多利羊一个一个地进行，最后是玛德。和我一样。每星期一晚，晚餐聚会后，弗兰克先走，玛德就留下来和我一起吸上几口。

三十四岁之后，玛德发现了自己对女性身体毋庸置疑的兴趣。是娜塔莎和一只多利羊启蒙了她。拉蒙也陷入意乱情迷中，一次聚会后带了一只多利羊回家，后来还纠缠在一起。

我这个鳏夫是全场的台柱子。有时，我像马戏团的比利 · 施马特，一天赶三场。我还像阿亚克斯球队的前经理，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载招式、分数和后备队员。在后面，我还有一张标题为“可采用”的名单，写着我想继续任用的队员名字。每过几个星期，我回顾一次，就会划掉几个名字。

罗丝在名单上位列头牌，娜塔莎紧随其后。我和娜塔莎平均每两星期来一次，以她的活力说来，我能争取到这个频率也算是比较有成就感的了。名单再后面就是多利后备们，偶尔也有新人出现在名单上。

天堂舞厅和摩尔舞厅都是容易钓到手的地方，不过，就算上午十一点钟，坐在露天咖啡厅，我也能让目标上钩，似乎我脸上写着什么。午餐前，我和一个新人在她能俯瞰公园的三楼学生宿舍做爱，一小时后，我又回到阳光下，读起《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来。

拉蒙教给我一个词“购物车性爱”，意同性网络。我给他介绍多利们，他回馈我一个女同事，她老公两年前死于癌症。

拉蒙问我是否有兴趣和她聊聊，还说她模样不错。他说得没错。

多年以前，我就认识托马斯的妹妹，但几年没见了，直到她来参加卡门的葬礼。我悄悄跟托马斯耳语，要来她的电话号码，发短信问她想不想找个晚上出来坐坐。出于礼仪，我等了几个星期才给她打电话，结果她当天晚上就出来了。

多利们是最好的网络。她们圈子里的姑娘，在酒吧里都是自己送上门来，“嗨，你是丹尼吧，我听塔莎说你……”或者给我发短信：“我朋友给我这个号码，说你很……”

鳏夫的身份很有用，简而言之，像磁铁。它激发女人关爱他人、抚慰他人、爱护他人的天性。

当我和人搭讪时，我总是以妻子过世的话题开头。

“你怎会许久不出门？”

“你不会想知道的。”

“没关系，告诉我。”

“嘿，现在这么愉快，我若告诉你，就破坏了眼前的气氛。”

“怎么啦？”

“好吧，我妻子不久前得癌症过世了。”

没有人拒绝鳏夫的要求。

如果这一手不奏效，我还有另一手。我像复印机推销员一样循循善诱。如果鳏夫的身份不是卖点，我就抛出自己住在阿姆斯特丹的富人区这张牌，尤其是对刚踏入社会的小女孩。经多

利羊介绍到我家的姑娘，对短期利益更感兴趣，像“可乐”和支付卡。

如果不想费事，我就拿露娜说事。请名单上的人到家里，显摆一下我是多好的爸爸。

“亲爱的，你在这儿等会儿好吗？我要给露娜讲故事，哄她上床。”

“你家保姆呢？”

“怎么能放心保姆呢，露娜是我自己的女儿啊。”

然后等着看温室效应对冰山如何起作用。

十八

“这里太空旷了吧？”

“哈，”玛德笑着说，“你想看到什么呢，摩天大楼？”

我们带着休闲背包和商店的塑料袋，穿过沙丘寻找我们的小木屋。

海蓝得令人不敢置信，一艘小小的快艇正咆哮着把一个滑水的女孩子拉上水面。她冉冉自水中升起，不到三秒钟已经潇洒而去，水花四溅。宛如维纳斯出世。弗兰克望着大海，深深吸口气说：“这里太棒了，海阔天空。”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阿米兰岛一切设施应有尽有，游人

却不多。海边，一对父子在踢球。地平线的尽头有几个人在来回走动。目光所及，就只有这些零星的黑点。玛德指指远处沙丘上的几座小木屋。“应该是那里。”弗兰克点着头说。

我们沿着小路翻越沙丘。

“就是那间吧，”弗兰克气喘吁吁地说，“三号。”

现在我知道了，周末前两天还能订到的房间也就是这样的小木屋，门窗紧闭，密不透风。

弗兰克拿钥匙开了门，进门就是客厅。一张八角形棕色玻璃咖啡桌，那款式只有在电视上的古董店纪录片中才见得到。墙上挂着一幅仿佛画家自娱自乐式的写生作品。

黄砖铺地的阔大天台，一棚架的郁金香，嫩黄花串直垂下来，中央结着一张绳床。

“啧啧！”玛德的声音，她欢呼着，踢掉鞋子，扑到绳床里躺下。天边有淡淡月亮的影子。

“真不错，改变环境也是一种休息。”弗兰克嘀咕着说。

我们爆发出大笑。若是给时尚斗士们看到三号海边小屋，他们定会对这种复古风狠批个没完。

我把背包扔到皮革沙发上。

这次行动是弗兰克发起的，晚餐俱乐部的出游队列，只有我、弗兰克和玛德，没有娜塔莎、拉蒙，也没有罗丝。“这样我们可以安静一会儿，好好聊聊。”

露娜这个周末就由卡门妈妈带着，在我家里。喝了三杯咖啡后，我才小心告诉她爸爸要出门。

露娜还是哭了，“我要跟爸爸在一块儿。”每逢哭泣，她总忘记自己已经不是婴儿，总是努力把身子缩得很小，希望可以全身躲进我的怀抱。

那段时间，露娜跟我寸步不离，否则就会哭个不停。把她扔在电车上的事对她造成的阴影还没散尽。谢天谢地，我在船上时就收到了卡门妈妈的短信，说阿姆斯特丹那边恢复了平静，露娜彼时正在动物园看海豹。

煮饭的事交给玛德，我们带来的食材足够供给一个孤儿院。弗兰克带了葡萄酒和香槟，我带了伏特加和柠檬。

我们有很久没这么开心地聊天了。前两次的晚餐聚会都是因为我而取消的。

沿着海滩散步，弗兰克给我讲了 MIU 的近况。他请了一个新的广告业务员，还在试用期，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今年的业绩要比去年好。福斯那边换了新的市场经理，和我们签了合同，接下来几个月会有的忙。我装做兴趣盎然，但心里根本不想管这些事。

玛德说上周末她和一个在健身房认识的人约会，还在他家里过了夜，但不想继续交往。

我告诉他们我上周末和罗丝去了安特卫普。

“你们两个到底是不是认真的？”弗兰克问。

我向海里抛了颗石子。

“当然不是。”我回答，“和她在一起感觉很好，但和她度周末的时候，我都会刻意保持点距离。”

弗兰克想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

“周末快结束时，我就告诉她这星期她可能见不到我，我有其他约会。”

“然后他就去搞多利羊了。”玛德大笑着接话。

“真的？”弗兰克惊讶地问，“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换性伙伴，你很开心吗？”

玛德弯腰拾起一枚贝壳。

弗兰克还不知道每次晚餐聚会后，玛德都和我上床。

* * *

晚饭后，我们听卡门的CD。弗兰克说他担心我们会这样若无其事地混日子。他说有一次聚会后，他带一只多利回家，两天后才缓过来。

“我觉得不妥。这样对不住卡门，好像这么快就不为她难过了。”

我和玛德都觉得他小题大做。“卡门一直希望你的性生活不用过于节制。”玛德直截了当地说。

"是啊，"我接话说，"你和小羊上床没错呀。"

"嗯，小羊挺不错的。"弗兰克腼腆地说。

我们围着桌子大笑。

* * *

CD放到第六首歌，"我想和你这样的姑娘共度此生"。我眼眶湿了。讲了我们最后一舞的故事，我们三人都哭了。

慢慢地，我们都喝多了。

凌晨两点半，弗兰克站起身，拥抱我们说："美酒佳肴好朋友，杯酒人生，夫复何求？"我们互道晚安，然后吻别。

"晚安，朋友，真开心。"弗兰克打着哈欠说。

我说我再待一会儿，趁弗兰克不注意，捏了一下玛德的胳膊。

十九

"未雨绸缪总没错。"我摊开手，给玛德看手里的一包锡纸。

她看看它，又看看我，"不会吧？"

"只要弗兰克不知道就没事，对吧？"

不等她回答，我打开锡纸包，把里面的东西小心地倒在玻璃桌上。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纸币卷成一个纸卷。我吸了一些，然后递给玛德。她犹疑了一下，说："好吧，快乐是最重要的。"

* * *

玛德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着，一条腿搭在沙发边，另一条腿举在半空。我趴在她身上，紧贴着她的身子。

“想要吧？”我在她耳边小声说着，感到下半身在燃烧。

玛德眼神迷离，“来吧，”她低沉着嗓音说，“你想怎么样都行。”

我的视线落到刚打开的一瓶香槟上。

“等一下。”

我拿过瓶子，往嘴里灌了一口，然后冲回玛德两腿之间，慢慢把酒吹进她身体里。

玛德呻吟起来。

一阵颤抖，她达到了兴奋的顶点。

我乘机而入。

我把最后一点香槟洒在她的肚腩、胸脯和张开的嘴里，瓶子顺手扔到角落。玛德喊叫出来。

这时弗兰克穿着内裤跑进客厅。

二十

弗兰克眼睛扫过房间，看到空香槟瓶子，看到玛德，看到

玛德挂在沙发边的白色内裤，看到我的鞋，看到卷着的十欧元纸币，看到银色锡纸，看到桌上残留的“可乐”。

弗兰克转身离开客厅，砰地关上房门。

玛德先开口。

“天哪，真丢人！快点，站起来！”

我虚脱般地站起来，四下张望着找内裤。

玛德顾不上找内裤，穿上牛仔裤，抓过我的T恤就套上了。

“我去看看弗兰克。”她颤抖着声音说。

我感到一阵眩晕，在沙发上坐了几分钟，眼望着墙上的画，画里的树影在不断晃动。

我听到开门声。

“弗兰克怎样了？”我头也不回地问。

没人回话。

我转过头，正好面对弗兰克血红的眼睛。他拎着包，拉链还没拉上。

“我要走了。”

“哦，”我避开目光，“好吧，如果你非走不可。”

弗兰克跨过我的腿，愤怒地打开前门，消失在夜色里。

我从桌上抓起伏特加，猛地一大口灌进嘴里。

隔壁传来玛德的哭声。

二十一

“露……你女儿，还好吧？”娜塔莎问。

“她挺好。”

“噢，好。”

“是，很好。”

娜塔莎坐在我身旁，摆弄着她的手镯。我浏览着飞行杂志。

“弗兰克怎么了？”

“你指什么？”

“他现在脾气太坏了。上周末你们一块儿在阿米兰岛，对吧？”

“是。”

“玛德星期一打电话说她病了。”

“真的？”

“是啊，她昨天才回来上班。弗兰克整天都不和她说话。你离开以后，MIU剩下一群乏味的人。但是，像他们俩整天那样子，我们可受不了了。”

我叹了口气。怎么回事啊？

我犹豫着。“弗兰克对整件事不爽？”

“整件什么事？”

我不耐烦地解释，“他讨厌我们带‘可乐’，讨厌我们——”我用手指攥着另一只手的拇指，做了拧东西的手势。

“可笑，不过是互相喜欢呗。”

娜塔莎转到坐椅的另一侧。“拉蒙，你怎么看？”

拉蒙关掉随身听。

“我们大家相处得很愉快，对不对？”

他耸耸肩点点头，又把耳机戴回头上。

“弗兰克不这么想，丹告诉我的。但是我认为啊，”娜塔莎接着说，“如果一起上床，只会加深友谊。”

我凝视窗外，想着弗兰克说过的话。

“上周末有事发生，对吧？”

我意识到自己脸红了。

“哦哦，拉蒙，看，丹脸红了。”娜塔莎用肘碰碰拉蒙。“都过来！”娜塔莎喊道。

我们前排的两只多利转过身，我开始讲故事。

“后来呢，后来呢？”左边的多利尖叫着。

“后来，弗兰克从卧室里拿出背包，消失了。”

我没讲他眼睛红红的，以及玛德在早上说，她希望自己死掉算了。

娜塔莎和多利们尖叫，拉蒙嘿嘿笑。

“我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娜塔莎说，“‘可乐’就是让人想做爱。”多利们点头称是。

“弗兰克应该懂得那只是一个阶段。丹尼。以你现在的处

境，不可能做到符合每个人的要求，”拉蒙说，“女人哭走烦恼，男人发泄烦恼。”

娜塔莎也认同那只是一个阶段的观点。“弗兰克只是妒忌你啦。你知道的。”

我们座位上的灯亮了，空中小姐通知大家系好安全带，机长已经宣布飞机降落伊维萨岛。

二十二

拉蒙大模大样地走进海关，通过旋转门，走到安检大厅，我在他后面汗涔涔地跟着跑。

“看到了吧，没事儿。”他说着咧嘴一笑。

“真有你的！”我嘘他。

他大笑，捏了我脸颊一下，“欢迎来到伊维萨，丹尼！”

多利羊群带着便携式冷柜那样大的漂亮行李，咯咯笑着加入我们。

“噢，我这里也塞满了‘可乐’和摇头丸。”娜塔莎兴奋地雀跃不已，我直担心她的行李翻倒散落出来。她从阿姆斯特丹一路带来的吗？在这里会露馅吗？

我注意到其他旅客也都是松了一口气的样子。如果把飞机翻个底儿朝天，落下的白粉雪暴会把伊维萨淹没吧，美国的阿拉

斯加都自愧弗如呢。

圣恩公约万岁。

* * *

当租来的中型汽车停在临时住处的门外时，我惊讶得下巴都快掉了。瞎子也能立刻看出来，这个地方比在网上看到的还漂亮。我们就要住在这幢白色豪宅里，背靠群山，前院是游泳池，远处是湛蓝的大海，跳进去，就会很自然地变成一只灵巧的海豚。是拉蒙安排的这一切，他来过无数次了。今天他可立了大功。多利们在周围散步，发出“哦”，“啊”的感叹。柚木躺椅被巧妙地排起来，串成一行围在游泳池边。有个不锈钢的东西看起来像太空船，但走近观察，是一个微波烧烤炉。房东往西门子冰箱里装满了红酒、生啤，不额外收费。想到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群多利羊在这里光着身子到处逛，我感觉好像进入了杰克 · 伦敦的小说里。

房子里面的空间也很大，有很多卧室。我选了一间二楼的，思忖着这里会比较安静，开始整理行李。

我们只在这儿待一个星期而已，可我的行李中满是衬衫和T恤，看起来像是要移民。

我极怕穿着过于正式或太随便。对拉蒙来说，就没有什么风险。他说在伊维萨没有穿衣守则。他溜溜达达，穿得看起来

像玩冲浪的。各类酒吧的开门时间、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最好、右边的海滩和海滩酒吧，他了如指掌。如果他能预言下星期的天气，我也不会惊讶。

尖叫声从泳池那边传来。我从窗户往外一看，第一只多利已经脱了衣服，只穿一件几乎只剩三条线的比基尼，头朝下跳入泳池，拉蒙，拥有让男人妒忌的六块腹肌，抓着第二只羊的手腕，（“不，不，不要！”）伴随着女孩的尖叫，也跟着第一只羊跳了下去。往上几步高的地方，台阶上，娜塔莎弯腰摆弄CD机，露着性感的乳沟，正把一张CD插进机器。我听到一首欢快的电子乐，能听出来那是TOTO的声线。正在游泳的多利们把它当成了一曲民谣，她们尖声唱着“如果我今晚还有机会”。鼓点响起，节拍变重，娜塔莎把声音调到令邻居们烦得要杀人的音量，开始跳舞。姿态极尽夸张。

我咧嘴一笑，快速套上裤子，穿了一件宽松的短袖上衣，免得和拉蒙的六块腹肌形成对比，然后下了楼。第三只多利从厨房里端出酸乳酪和火腿。我拣了一片火腿，顺手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下，又亲了一下她的脸颊。她回了我一个法兰西热吻，然后抛了个媚眼，说，这会是真真正正好玩的一星期。

二十三

一小时后，我已经酩酊大醉。站在泳池里挥舞着第二瓶酒，我感觉自己比露娜和她的小朋友们在充气泳池里玩得还开心。我游到一旁，手搭在池边，欣赏眼前的景象。多利三号叉腿躺在椅子上，正忙着往胸部涂防晒油。我的目光从她发亮的胸部到白色丁字线消失的地方来回逡巡，想象着这星期是否有大好时机亲身体验刚才见到的春光。

“当当当!!!”娜塔莎尖叫着从门里出来，手上托着一个新盘子。从我这个角度看不到盘子上是什么，但猜也猜得到。多利们像孩子追足球一样冲了过去。

我看看手表，主啊，才下午两点。我犹豫着，白天这个时候是不是该保持一点父亲的形象，但除我之外，没人在意这点。拉蒙吸了第一口，小羊们乖乖跟上。看到这光景，我还是有点吃惊。

娜塔莎在泳池的另一边用眼神召唤着我。

“这样才好玩！亲爱的。”她喊着。

我笑着摇头，“晚点吧。”这星期我要有些控制。

我看到娜塔莎对拉蒙耳语了什么，拉蒙转过头看着我，就像在看坚持还差五公分而不判罚任意球的裁判。哦，我怕什么？在这田园诗一般的地方，不值得为了觉得现在吸毒时间尚

早而和你们斗气。

又过了十五分钟，我已经不是酩酊大醉，而是神志不清了，忽而当自己是 1974 年的荷兰代表队球员，忽而又变成 1944 年的联盟球队队员。

CD 播放的音乐声响彻山谷。有一首歌我依稀在阿姆斯特丹的夜店里听过。

“奇妙的音乐。”我嚷嚷着，“谁的歌？”

“雷文 · 梅泽！”娜塔莎透过音乐声高喊着，“你喜欢这个，宝贝儿？”

“大点声！”我吼叫着。娜塔莎大笑着把音量推到最大，高音部分都要撕裂了。尽管如此，离我们最近的别墅还在很远以外，我们打扰不到任何人。说起来真的很过分，我们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岛了。

我透过太阳镜看着自己的王国。伊维萨就在我跷着的脚下。环顾四周，群山郁郁葱葱，天空明亮湛蓝，大海碧绿无垠，海滩边则是那些租不起我们这样的豪宅的可怜人。多利二号浑身油亮，躺在泳池里的一张气垫床上，太阳镜遮住了半张脸。

她随着音乐节拍晃着脑袋，嘟着嘴，还时不时地用舌头舔舔上唇。看上去真是块美味的可口点心。她是我这星期名单上的第一个。泳池的另一边，拉蒙正弯腰和一个多利聊天，就连

这姿势，任我怎么看，也看不到他身上有丝毫赘肉。

拉蒙用一根吸管在多利的小肚子上吹气，她咯咯笑着。他还时不时地吹到乳头。我盯着乳头看了看，它们也硬挺挺的。我感到下半身跃跃欲试。我随着音乐的节拍拍打着下身。

“丹？”多利二号在气垫床上问我。

“甜心。”我喊道。

“我看出来了。”

我看看她，哈，来吧!

“什么时候上啊？”我喊着，把裤子拉下去一点，用右手握着小弟弟像摇雪克杯一样摇着。

多利二号放声大笑，拉蒙的多利也忍不住看过来。

六块腹肌对雪克杯，一比一平。

我抚掌大笑，这感觉很好，仿佛自己是上帝。我站起身，脱了裤子，冲刺，跳进水里。

丹所到之处必搞笑。

浮出水面时，却没有人笑。每人都对我怒目而视。“丹，你搞什么呀?!”一只羊大叫着。

“你这浑蛋！”拉蒙气急败坏，“都泡汤了！”

我一时搞不懂他们干吗为几个坐垫大惊小怪，直到看见拉蒙尽力想捞起一袋“可乐”。

“白痴!”娜塔莎骂道，“好几百欧元的货。”

我的受欢迎指数以世界纪录的速度降至谷底，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会用旅游保险补偿损失。

二十四

我嘴里一股腐烂的麝鼠味儿，更糟的是，身边有种恼人的摩擦音。我翻过身。喔！慢点，慢点，身边躺着个打鼾的女人——多利二号。床头桌上的银碗里还剩下一些白粉。上帝！昨晚她坐在我身上，真火辣。现在，她半张着嘴，打着鼾，鼻孔还粘着粉末。我真想塞住她的嘴。我拿起手机看有没有信息。

是弗兰克!

不想再跟你见面，但 MIU 的事总得了结。

这事相当重要。

我回复：

卖了吧。

我慢慢起床，走过小阳台，去开隔壁房间的门。门锁着，看样子是拉蒙和娜塔莎在里面。再过去一间，房门开着，我闯进去倒在床上。昨天喝了酒，晚餐后我就头晕眼花了，如果没

有在卫生间里那番狂吐，恐怕整晚都会沉浸在幻觉里。

好久没像昨晚那么畅快了，在楼上，看着太空吧里拥挤狂欢的人群，音乐是“流线胖小子”唱的。人生再找不到更大的乐趣了。我三十七岁了，竟然才来到这里，不可思议。应该把伊维萨岛纳入对每个人的义务教育里。

但是，此刻的我头剧烈疼痛，看来进入宿醉新境界了。

待会儿好好冲个澡。

还有六天要过。

二十五

多利二号在泳池边告诉我，那天很恶心。

我实在想不起在哪和谁怎么上的床，就耸耸肩说：“我都不记得什么时候高潮了。”

“你没有。”她说着，嘴里还吃着东西，“后来你睡着了，还压着我。”

大家聚在阳台上说说笑笑。新打开的一包货又差点被打翻。刚好来了条短信，我俯下头读短信，掩饰我的脸红。

是安妮发的：

露娜和林西搭了一座高塔。传授一条育儿经：晚点给

她打个电话，说说这件事，她很自豪的。

噢！

露娜。

我居然没给她电话，完全没想到她。此前我问她想去安妮那里吗，她点点头。我和她一起把行李装进小熊维尼旅行箱。睡衣、衣服、故事书、玩具，还有帕皮。帕皮是安妮送的娃娃的名字。

在去马赫森的路上，我问露娜想不想住在那里，她热切地点头。我告诉她爸爸过几天就回来，和林西、托马斯还有安妮的其他孩子一起会很好玩很好玩。

开车离开时，我看见露娜在安妮怀里，伤心地向我挥着小手。我感觉自己像个叛徒。罗丝和我喝咖啡时也说过，我才去过阿米兰岛，接着又要撇下露娜整整一个星期，这样做真的有点过分。

我转头望向山谷，眼睛慢慢潮湿了。

接下来，我径直走回房间，躲开他们。我要给露娜打电话。马上。

是安妮接的电话。她告诉我露娜刚睡午觉。（现在一点一刻了。）她昨晚睡得很香，今天六点半早早起床了。她吃得也不错，尤其是昨晚的意大利面，吃了不少。露娜有点流鼻涕，但总的来说，她很适应新环境。特别是她和林西相处友好，两

人一起玩。安妮还告诉了我许多孩子们玩乐高塔的细节。

我走回外面，从碗里拿了一片香肠，开了一瓶酒，斟满一杯，又向娜塔莎做手势，问她要不要来点儿。她点点头。

“拉蒙，这个杯子是你用的还是我用的？”她问拉蒙。

拉蒙坐在邻桌，正心不在焉地翻着杂志。

“亲爱的，就算我用你的杯子又有什么关系，”拉蒙头也不抬地说，“昨晚我花了十五分钟舔你的屁股呢。”

多利们哄堂大笑。拉蒙抬头看见我，不耐烦地做手势让我挂掉电话。我只好点点头，假装打了个哈欠。

安妮继续唠唠叨叨。

“当然，我也看得出来，她是独生女，不怎么和别的孩子交流，尤其是……”

我尖刻地回答说，我们不是有意不给露娜生弟弟妹妹，卡门病了。拉蒙听了直乐，还说应该把昨晚我和多利二号的事给安妮说说。我对安妮说我得出去了，大家要外出，晚些我再给露娜打电话。

二十六

娜塔莎提醒我，摇头丸和“可乐”一起吃不好。我猜她是嫉妒我什么都有。

“滚开，别烦我。”我嚷道，“你又不是我老妈！”

我们在一家夜店，一位伦敦来的美女给我吃了颗药丸。

不一会儿，我们就在卫生间做起来了。门突然被拉开，一个穿着蓝色西装，打着领带的大猩猩闯进来揪着我的脖子，穿过拥挤的舞池，把我扔到外面，“浑蛋，浑蛋！”他像报火警那样大声喊着。

我倒在入口处的路面上，狼狈地爬起来，学着荷兰球星约翰·格鲁夫对西班牙裁判的咒骂，对着等在门口的人叫嚷着再也不会来这个烂地方，转身悻悻离开。

人们怜悯地瞅着我。

转过街角，我才想起来没带手机，没法告诉拉蒙和姑娘们我遇到的糗事。现在是凌晨三点，夜店到早上七点关门。等他们出来太不现实，我叫了出租车。

* * *

我独自一人待在别墅里，心里很难受，别人都在舞池里狂欢，要几个小时后才回来。

我的脚步声在大屋子回响。看看手机，没有信息，没有未接电话，没人想起我。一群浑蛋！

走进浴室，一照镜子，看到自己那副枯槁的尊容：面色苍白，皮肤灰败，眼睛血红，头发干燥。我伸手去摸面颊，啊，

可怕。在这幢奢华的山边豪宅里我突然感到孤独无助，能够给我欢欣鼓舞的人在夜店里，在阿姆斯特丹，在马赫森，在别处。

我走到外面，站在泳池边，踹了躺椅一脚，打开冰柜抓出一瓶酒扔到别墅围墙外。酒瓶落到树林里，发出一声闷响。我的眼睛继续搜寻重物发泄愤怒。好，在那里。棕榈盆栽。我举起这个大家伙，扔进泳池。棕榈浮到水面，我盯着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瘫倒在躺椅上。

我拿出手机给拉蒙、娜塔莎打电话，都没人接听。那么，发短信吧。

我在别墅里。被夜店轰出来了。感觉好糗。给我回电。

翻着电话本，我看到罗丝的名字。打给她吗？电话响了三次，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最后进入语音留言："你好，我是罗丝，现在不在家，请留言，我会尽快回电。"

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电话里嘀的一声，我赶紧说我想她，然后迅速挂了电话。

至少还有两三个小时才会有人回来。这还是假设他们不会又直接去太空吧，拉蒙昨天念叨要去的。现在干什么好呢？让我现在上床睡觉，比进入阿亚克斯球队首发队员名单还不靠谱。屋子里有别的东西吗？

我走进拉蒙的房间，在他行李箱的侧兜里找到一个小信

封。我跑进浴室，打开后在洗脸池边撒了一条。白粉起作用了。几分钟后我就不孤独了，还想做爱。我打算自慰一下，但是白折腾了十分钟。没有对象就没结果。

我又进到多利的卧室，翻她们的抽屉。多利四号的蓝色丁字裤最令我欣赏，后面还有个菠萝图案。多利二号的行李里有个自慰器，还有一本日记。我忍不住看了几页。里面写到我粗暴地从她后面进去。

我凝视着日记里的最后一句话：

感觉像被人强暴。

二十七

电话铃声。

或者只是闹钟声。

不对，是我的手机响了！

我跳下床，跑回自己的房间。那吵人的东西在哪儿呢？哦，在这儿。

是娜塔莎。“亲爱的！”她尖声说。

我看看手表，八点钟了。

手机里传来海浪声。“嗨，你们都去哪儿了？”

“拉蒙脱光了跳进海里了，我和一对巴塞罗那的帅哥在一

起，还有两个林堡的美女。噢，还有两个海牙人，嘿，拉蒙过来啦……”

电话交给了别人。

“嘿，菜鸟！”

“拉蒙？早安。”

“你上哪儿去了？真够糗的，搞什么鬼啊，怎么会被轰出来？”

“听起来你们都不想我啊。”

“别啰嗦了，白痴。快打车过来，我们要去太空吧了。”

感觉只比自己待着好那么一点点。

“快点过来，我会留个林堡小妞给你。”

“你们会等我？”

“等你，但快点。顺便从我房里带点货过来。我在行李箱侧面放了一小包。”

早就被我找到了，还剩一半，我倒在锡纸上包好放到自己裤袋里。

* * *

早上九点半，我们走进太空吧，里面的气氛已经相当热烈了。

拉蒙、娜塔莎、林堡的小妞、多利们、海牙和巴塞罗那的新朋友，每个人都走来走去的，看样子在我出现之前都已经嗑过药了。太好了，目前拉蒙不会想到他还有东西在我这儿。

今早的主题叫“与太空共眠”。在从机场到别墅的路上，我在路边广告牌上看到过，当时还以为写的“早上”九点是个笔误呢。

我盯着拥挤的人群，好像荷兰守门员盯着想射门的对方球员。

“感觉不爽吗，亲爱的？”娜塔莎过来了。

“还好。”

“过来。”

她把我推到舞池边的座位上，在手包里翻翻，然后悄悄地在我鼻子底下晃着手。

一刻钟后，我跃入舞池。

* * *

下午两点半，我自己都开始厌烦——我已经唠叨了快半个小时，问他们谁想和我出去吃点东西。

“娜塔莎，你饿吗？”

“不饿，亲爱的，我们继续，继续！”

“拉蒙呢，去吃点东西吗？”

“滚开，傻子，我们忙着呢。”

“阿尔弗雷德，你呢？”

“哦？”

“吃的？饿吗？外面？噢，算了！”

四十五分钟后，我终于把他们拖出来。

餐厅前台的人看到我们一群人吵吵嚷嚷地进来，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嗨，给我来份意大利面。”拉蒙隔着老远就喊。

“比萨！”娜塔莎也隔着桌子喊，还敲着刀叉。多利们和林堡女郎也学着她的样子。

我点了一个汉堡。

食物端上来，一班人又跑到外面。我看着他们在街上走成一队的样子，有点光怪陆离。一群惯于夜间狂欢的人走在光天化日之下，真怪异。林堡女郎穿着蓝色松糕鞋，多利们戴着荧光假发。海牙来的那个金色长发帅哥戴着一顶牛仔帽，拉蒙戴着艾尔顿式的太阳镜。

我们一边吃东西一边往海滩走。

“我们再去跳一会儿吗？”一个多利含着满嘴比萨说。

“先去那儿看看。”拉蒙喊道。

一间露天咖啡馆有面电视墙，正在放足球联赛，很多人站着观看。人们站在街上，我们凑近时，有人在尖叫。我看见一个男孩张大嘴瞪着屏幕，一个女孩双手捂着嘴。

“过来，有好看的！”林堡女郎喊我们。

“我们这就来！”娜塔莎尖叫着。有几个人一脸愠色，示意我们安静。

“嘿，管好你们自己的事吧！”戴帽子的海牙小子说道。

“闭嘴，讨厌！”有人回敬。

我往边上靠靠，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每个人都迷惑地瞪着屏幕。我错过重要赛事了？不对啊，现在是星期二下午。

“活的电子游戏。”我听到拉蒙大叫，他跳到一把椅子上。

更多的惊呼声。“又一架！”有人高喊。

“该死！不!!!”前面的一个男孩哭叫起来。

“嗨，甜心，看看这个，”高个子的海牙小子对我身边的一个多利说，“他们要夷平摩天大楼！真壮观！”

他把多利举起来，帮她从人们的头顶上看过去。

“一会儿就会重播。太酷了！”

一个露着啤酒肚，有文身的男人转过头，他老婆紧紧靠着他，在哭泣。男人眼里冒火，“浑蛋，你，快滚！”他冲海牙小子喊道。

我也爬上椅子。屏幕上，一幢摩天大楼冒着浓烟，瞬间倒塌。CNN 正在报道。人们惊恐地四处奔逃，摄像机也跟着从各个角度拍摄。从现场看像是纽约。果然，屏幕一角打出字幕：纽约。噢，是世贸中心。画面上，双子塔的其中一座冒着浓烟。一个黑点在转圈，它正冲向另一座塔。画面变成慢镜头。人们又一次惊呼。画面底部打出字幕。

第四架飞机冲撞五角大楼。

美国受到恐怖袭击。

双子塔的一座已经倒塌。

布什总统已经撤离到安全区。

我环顾四周。拉蒙在欢呼，他脱了T恤在头顶上挥舞。他看到我，又向空中竖起大拇指。我看看其他几位。娜塔莎坐在一边吃比萨，和林堡女郎聊着天。海牙小子把手伸进一个多利的裤子里，她笑着推开他的手。我又转头看屏幕。纽约，世贸中心，五角大楼。这时巴塞罗那帅哥问我要不要再来点药，还给我看手里的一小袋白粉。另一个多利大声嚷嚷着，说看电视太无聊，她要走了。

忽然，仿佛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我看到电视里，另一座双子塔也瞬间倒掉。

突然之间，我想到露娜。上帝啊！露娜。

我会继续前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女儿。

接下来会演变成世界大战。这就是战争。明天，伊拉克可能被夷为平地，或者遭殃的是莫斯科，或者……我不知道。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女儿。看看身边的朋友们，他们还在谈笑。我得走了。我他妈的得赶快离开这里。我从椅子上跳下来。一辆

出租车经过，我立刻追过去拦下车子。

整个路途中，我的脑海里只有一句话：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女儿。我抓着手机，用颤抖的手指拔出安妮和托马斯的电话号码。

“丹?!”安妮啜泣着，“你看到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喃喃地说发生了恐怖事件。她开始哭泣。

“丹，我们怎么才能保护好孩子们？”

从我们相识到现在，头一次，我们想到一起了。

半小时后，我换好衣服，收拾好行李。其他人还没回来，我已经坐上去机场的出租车了。

拉蒙，我走了。

争取赶上今晚的飞机。

我要照顾好女儿。

二十八

“这星期你给我打电话时怎么想的？是大半夜啊。希望我安慰你吗？就是在语音留言里，我也听得出来，你状况不好。”

“是啊……”

“那样不好，丹。”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罗丝。我自己在交战，世界也

在交战……”

“也许你该像上次你出车祸后那样，当时卡门还在。”罗丝冷冰冰地说。

“你这么看？”

“你不听我的，也不会听弗兰克的，我猜。”

二十九

“很久未见。”

诺拉[①]握了握我的手，看我的眼神好像能一直看到我的后脑勺。

“是啊，”我回答着，有点尴尬，“我想是该回来了。”

她微笑着说：“快进来吧，不用客气。喝点茶吗？”

“好啊。”

她把手放在我肩上，“很高兴你来，丹。”

“谢谢，我也是。”拜访一位不会以上床收场的女性，对我来说还是件稀罕事儿。诺拉的魅力尚抵不上安妮。

---

① 诺拉：通灵人。罗丝曾介绍我去找她。那时我嗑药，滥交，出了车祸，和卡门吵架。诺拉预见到卡门将不久于人世。果然如此。因为她的预言，我和卡门把握了最后的时光，有了圆满的结局。经典语录：“现在是你回报妻子之前为你做的一切的时候了。”

“是什么风把你又吹来了？”

她的问话从厨房传过来。

“先说一声，免得我忘记：罗丝让我问候你。”

“好啊，”诺拉说，“她怎么样了？”

“嗯……”诺拉的咨询室没什么变化，冰冷，静寂，灯光幽暗，已尽量装修得舒适，但求诊者仍觉得无情。只新添置了一幅画：紫色霞光中的瀑布。室内正放着音乐，舒缓的曲调引人遐思。我随手拿起CD盒，封面是一个黑人拿着一支很大的笛子。有五英尺长，笛身笛口都很大。这东西叫什么？

“卡门过世以后，罗丝希望你能做她男朋友吧？”诺拉的声音从厨房里飘过来。

和灵界人士对话总是要花上一段时间。

“是啊，她很好，但我不想有个女朋友，受不了麻烦。”

诺拉笑了，“嗯，也许她爱你太深，放不开你。”

“那她得学着面对现实。”

“我同意。”

“好。”

“你喜欢这乐曲吗？”诺拉问，她端来一壶茶、两个杯子和一些饼干。

我赶紧放下CD盒。

“是土著人的。”她笑了。

“我不大熟。”

她一边笑着倒茶，一边说：“如果不喜欢，你可以直说。”

“跟伊维萨岛上放的音乐不一样。”

她又笑了，“我想也是。”她说着坐下来，“回程的飞机票不好订吧，大家都想尽快回家。”

昨晚，乘第一班火车回阿姆斯特丹时，我收到娜塔莎的短信。她说夜店的音乐像炸弹，还在句末加了三个惊叹号，看来深受最近事件的影响。

“回程很难走。”

“应该是吧。但是，回到家和女儿在一起，感到幸福吧？”

我点点头。昨天，我去马赫森接露娜时，她正在床上午睡。一见到她，我立即激动不已。她埋头憩睡，手指含在嘴内，啜吸得嗒嗒有声，根本不知道这个世上的人们在做着怎样荒谬的事。

“以后会怎样呢，诺拉？”

“是说这个世界，还是说你自己？”诺拉微笑着问。

“从我说起吧。”我也笑了，“这样比较快。”。

她摇摇头，“事情没那么快，丹，了解了这一点，你的历程才到终点。”

诺拉看着我好一会儿，我不敢正视她。

“我们谈谈性好吗？”她突然开口说道。

难道她也……我知道这几个月以来，性爱都写在我的额头上了，但是就连通灵师都想……我不敢往下想了，赶紧喝了一口茶掩饰。

“你知道做爱的时候两人的能量会极大交换吗？”

“如果是好事，就当我知道吧。”我喃喃着。别想了，老巫婆。

“但是现在情况不妙，可以说你各方面都被抽干了。”

我感到自己脸刷地红了。

“上了年纪的人说话就是很委婉，对吧？”诺拉淘气地说，“我认为你自己享受得够多了。哀悼带走能量，你的女儿需要你的能量，但性耗去你太多能量。你的性伙伴越多，带走的能量越多。你也开始感到不对劲了吧：你没有得到能量的回馈。”

好了，打住吧。如果我像你一样没有性生活，我也会说这一大套话。

“也许我错了，可能你和人上床时感到更有精力？”

“这个……”

“毒品也是吗？”

“毒品怎么了？”

“你最近吸得挺厉害吧？”

“偶尔，就是应酬而已。”

她看着我。

我感到脸又红了。“我过得很不好，诺拉。”

“你妻子过世了，丹。”诺拉轻声说，“你沉溺性和毒品，并不能使她起死回生。”

我的眼睛开始刺痛。

“丹，知道现在什么困扰着你吗？”

我摇摇头。

“逃避悲伤。”

“逃避悲伤？”

“卡门去世多久了？”

“三个月二十七天十七个小时。”

“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悲伤？”

终于进入正题了。“行了，诺拉，难道我应该倒下，表现得没有卡门我就不能享受生活吗？我还在自家墙上写了‘及时行乐’几个大字呢！你真以为卡门愿意看到我整日愁容满面？”

诺拉看着我，不为所动。“你不能继续否认自己的情感，丹，你可以继续逃避，但最终得面对自己。悲伤是逃不掉的。”

“那又怎么样呢？”

“你到底想要什么？”

“安宁。”

“什么使你不得安宁呢？”

“所有的事。喝酒，应酬，女人，嗑药。阿姆斯特丹。我

从心底里想躲开这地方，越远越好，不知道，也许泰国，也许澳洲。”

“那就去啊。”

“噢，我没法……”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不行？’露娜，工作，朋友。”

“带上露娜。”

“露娜和我一起去？开玩笑吧？”

“和爸爸一起旅行，她会觉得妙不可言。”

“那不也是逃避吗？丹在阿姆斯特丹应付不了，所以跑了。”

“找女人就不是逃避？”

“……”

“只有一个人能帮你。”

“谁？”

“露娜。”

“露娜？”

“露娜。”

“可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和露娜在一起，”我惶恐地回答，“我们一起做很多事。比如，我们去上儿童芭蕾。嘿，你是说我这个爸爸当得不好吗？”

“不是，我说她能帮你。”

“好了，露娜才三岁……”

“我知道，但她给你的东西是所有女人都无法给你的。”

“她能给我什么呢？我能指望女儿的帮助吗，她也才刚刚没了妈妈。”

“露娜能教你，投入地再爱一次是多么美好。卡门临终前的几个星期，你一直照顾她，还记得那份体验有多深刻吧？”

“露娜能令你再次体验那种感觉。她是你的瑰宝，你的生命，通过照顾露娜，你会重拾爱的力量。就这么简单。”

“那有必要跑到世界的另一端做这些事吗？我可以在荷兰找个偏僻的地方寻回安宁，比如梵高森林，也比较安全。我打赌恐怖分子不知道那地方。”

诺拉笑了。“卡门不是去过澳大利亚吗？”

“卡门？对，在遇到我的前一年，她独自穿越澳洲旅行。为什么提这个？”

诺拉拿起我刚才看过的那个 CD 盒。“我现在明白了刚才为什么突然想放这个音乐，”她把盒子递给我，“这是为你放的。”

“什么意思？你知道一些我不了解的有关卡门的事吗？”

“你拿着就是了。”

我凝视着盒子。澳大利亚。听起来不错。适合一个探险新手拖着一个小孩去。天气好，食物正常，居民正常，卫生设施

也正常。

更吸引人的是，那里有大堡礁，还有鸭嘴兽，那是世上唯一的卵生动物，也是哺乳动物中最原始的群类。

“是啊，听起来挺吸引人的。”我嘀咕着说。

“你在澳大利亚肯定会有所收获。

“啊哈，盒子上的那种长笛子？或者带回个土著人当保姆？还是，一个能改变我生活的女人？”

她微笑不语。

“我的工作怎么办？我刚从伊维萨岛回来，三个月来我什么也没干。我不能再把什么事都甩给弗兰克了。”

恐怕这个问题在阿米兰岛时已经自行解决了。

“跨出第一步总是需要勇气，丹，去吧，时候到了。”

她站起身，拉开椅子，从CD机里取出碟片，“别忘了这个。”

她打开门，在我前头走到外面大厅。“拿出勇气，丹。”她说。替我打开大门后她又说：“照顾好女儿，事情都会得到解决的。爱离你很近。”

上车后，我盯着CD盒子。土著人身后是无尽的宇宙，整个大陆空无一物。聪明人才能在那里有所发现。那就是我和露娜要去的地方。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女儿。但是，想到日复一日，只有露娜和我，那将是好长的一条路……

我叹口气，把碟片塞进音响。

这是什么烂音乐！

当人心如死灰时，什么音乐都无法欣赏。

三十

“嗨，安妮。”

“嗨，丹尼。”

“露娜好吗？”

“很好！”

“她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吧？”

“是啊，她对你做的饭菜念念不忘呢。”

“如果你要出门，就把她送过来，我们都很喜欢她。”

“哦，坦白说，我打电话是想……实际上，会有好一段时间不去打扰你们了……”

“因为恐怖袭击吗？是呀，我能体会这段时间你不想出门了。我还跟托马斯说呢：这阵子我才不要乘飞机。”

“我们要去澳大利亚。”

“你说什么？”

“我们要去澳洲。先到泰国一个星期，然后去澳洲旅行。

“你说的‘我们’是指谁？”

“露娜和我。”

“你们俩？你和露娜？”

“对。”

电话那边一阵沉寂。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想，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

“带着露娜？我觉得不妥。我们再谈谈好吗？”

“安妮？”

“嗯？”

“今天下午，我已经订好机票了。这星期就出发。”

三十一

发件人：弗兰克

时 间：2001 年 9 月 16 日

收件人：丹

嗨。

听说你要去澳洲。这是你最近几个月来做出的第一个明智的选择。希望你能找回自我。

祝好运。

弗兰克

又：不管你做什么，看在上帝的分上，照顾好露娜。

三十二

现在，一切安排好了，我都等不及了。只要有人乐意听，我就讲露娜和我的旅行计划。我们四天后起程。第一站是泰国，在那儿待一个星期，让露娜适应休整一下；然后，我们到澳洲旅行一段时间，不确定要多久。我们将从曼谷飞到凯恩斯，在澳洲的东北部昆士兰省。我们会在那儿租一辆旅行汽车，沿海岸开车到南部。

不过，南行之前，我会在凯恩斯北部的道格拉斯港逗留几天。我从卡门的相册中发现她曾去过那里。照片中的她很美，身后的背景非常吸引人——蔚蓝的海洋，沙滩，棕榈树，海边的白色小教堂，一群人在潜水。这都是在道格拉斯港拍的。还有不少悉尼、大洋路和拜伦湾的照片。拜伦湾，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但卡门在相册里写着：澳洲最宁静美丽的地方。

我正想在厨房里找一把小刀，从相册里裁出几张照片带着，门铃响了。安妮站在门厅。她自言自语地说她在电话里的反应有点过头，“我自己绝对不会带着孩子们长途旅行，但是，卡门肯定会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 * *

我给她一个拥抱，“进来吧，我刚煮了咖啡。”

露娜看到安妮高兴地叫起来，立刻跑过去搂住她的腿。

“乖宝宝，有个礼物送给你，”安妮说，“给你和爸爸旅行时用。”

她拿给露娜一个小礼盒，里面装着一个色彩鲜艳的随身听，按键都很大，专为儿童设计。安妮从包里拿出一盒磁带放进随身听，还给露娜戴上耳机。我把头贴着露娜和她一起听。

“从前有个可爱的小姑娘，每个人都喜爱她，最爱她的是老奶奶。老奶奶给她做了一顶小红帽……”

“是外祖母的声音！”露娜惊讶地喊道。

我被安妮深深感动了。她带着林西的童话书，找遍亲朋好友，每人都给露娜念了一段故事。托马斯念的是《魔笛手传奇》，她自己讲了《睡美人》。她甚至把拉蒙也拉进来，讲了《大灰狼和七只小羊》。她还到 MIU 去录音，玛德念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娜塔莎刚从伊维萨回来，咯咯笑着讲了《白雪公主》。听到弗兰克也在里面，我有些哽咽。他念了《木偶奇遇记》。

我隔着桌子，伸出手握住安妮的胳膊，我们默默对视了一会儿。

“还有别的东西呢。”安妮悄声说。露娜还在张着小嘴听卡门妈妈讲的《小红帽》。

“放在行李里，别让露娜看到。”她拿出一个无脸娃娃，和她从前送给露娜的一模一样。她从桌子下面递给我。“我知道这是她现在最喜欢的玩具。又一条育儿经：多准备一个娃娃总是好事。小孩子丢了心爱的玩具会很麻烦的。”

* * *

安妮走后，我用小刀仔细地裁好照片，装进行李。带露娜去看看卡门和我相遇之前去过的地方，这是个好主意，也许能找到她仍和我们在一起的感觉。

三十三

罗丝给我买了张莫比的CD，给露娜买了一套芝麻街记忆图卡游戏的旅行版。露娜给罗丝讲了安妮的童话故事录音带，罗丝听了眼泪汪汪的。我趁机柔声提醒她说，安妮把故事书留在这里了，以便其他来看我们的朋友给露娜讲。罗丝说她要现场讲给露娜听，于是要求今晚由她哄露娜上床睡觉。她下楼后告诉我，给露娜念了《糖果屋》。

这注定是感伤的一晚。是她建议我去找诺拉的，但这也间

接导致“丹和罗丝”关系的终止，当然，换个角度讲，这段关系也从未正式存在。我离开阿姆斯特丹，意味着我们之间彻底结束。

晚餐后，我们一直守在沙发里。我放了CD听，罗丝的头枕着我的腿。

“恐怖袭击这么多，你们要小心。”她闭着眼睛说。

我抚摸着她的头发，柔声说一定非常小心。

我们静静坐着。

莫比唱着“为什么我的心这样痛”。一大颗泪珠滚过罗丝的脸颊。

她张开眼睛，轻声说：“我想再陪你一晚。”

三十四

卧室窗户半敞，窗帘随风飘动着。

我给罗丝讲在泰国和澳洲都要去哪些地方。我知道，听我讲行程令她伤心，但是，不说这些还能说什么呢。我不想悲伤地度过今晚。

过去的六个月里，我总是逃到罗丝那里。我忍受不了卡门的状况时是这样，卡门去世前我出了车祸，也是这样。卡门走后的头几个星期，嗑药以后，伊维萨岛那次落单，恐怖袭击以

后，都是如此。罗丝是我情感上的避风港。

回头找她太容易了，太容易得到她的安全感和温暖。现在，我们赤身相拥，我知道我会想念这一切。

“再过几天，你就起程了。”罗丝打断了我的思绪，她手指绕着我的胸毛，声音哽咽。

“嗯。”我温柔地说。

罗丝静静地哭了。

我很想安慰她，告诉她不过几个月我就回来了。但我知道我们之间不可能再像从前了。罗丝和我，没有性爱，就不可能在一起。卡门在世时，我们就明白这点了。让我们只是拥抱？不可能。我们彼此吸引。当我吻她，她的舌头不自觉地送到我嘴里。当我搂紧她，我的手也不自觉地抚遍她全身。我们之间不可能进行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

不能让自己陷在这种“最后一次再也不能感受她的温暖”的情绪中。

我希望能够和她一起度假，待上几天，再分手。早知如此，就不和那些浑球去伊维萨了。

灵光一闪，我有了主意。

我可以带她去苏梅岛的高级度假村，那是弗兰克的一个朋友经营的，弗兰克常提起。那里也会有托儿所。好主意，从阿姆斯特丹的酗酒，嗑药，滥交过渡到苏梅岛放松身心，然后深

入，我会逐渐习惯和露娜朝夕相伴。

* * *

我脱口而出："第一个星期和我们一起去泰国吧。"

罗丝抬头看着我，又惊又喜。

"好啊。"

好啊？简直是太棒了！泰国只是个中继站，不是真正的开始——我也不知道哪里才会是真正的开始，只是这么觉得——也许到了澳大利亚才知道吧。

第一个星期，就我们三个人，之后的几个月我带着女儿。对我跟罗丝来说真是圆满的结束。但是，又能有什么区别呢？

"去吧。"

"真的？"

我得表现出诚意，罗丝的眼睛都放光了。我撒谎说早有此意，明天要快点订机票，不知还能不能订到。

"明天？!"她叫道，"但是你们后天就出发了。我现在就去查！"她拥抱我一下，跳下床，披上我的睡袍。

"你的电脑设开机密码了吗？"

"有……"

"是什么？"

"卡门。"

* * *

她下楼后，我有点不安。这样好吗？怎么向大家解释？

我望着天花板出神。

* * *

“几乎满员了。”听到她失望的声音，我感到一阵轻松。那只是一时冲动的荒诞念头。现实总是要让人不得不咬牙承受。看来我跟她只能以泪水结束了。唉！

一刻钟后，罗丝跑进卧室，手里举着一叠 A4 打印纸。她跳上床，“我找到一班去曼谷的飞机，”她面露喜色地说，“比你们晚一天到。”

* * *

“噢，太好了。”

罗丝疑虑地看着我问：“你的的确确想好了？你确定了，我就去请假……”

我犹豫了一下，看看她。她一脸幸福、期待的样子，脸颊兴奋得红扑扑的。

“确定。”我又撒谎了。

罗丝亲了我一下，从外套里拿出钱夹，取出信用卡，又往

楼下跑。

“得快点，不然这个也没了。”

我继续盯着天花板。

好吧，改变计划。罗丝跟来了。

罗丝一点也没耽误。一个小时之内，就在谷歌上找到了苏梅岛的那家度假村，订了房间。订的是价格不菲的临海套房，花的钱足够我在澳洲多住两个月。我没什么事可做。罗丝列好了携带物品的清单。我们还深入讨论了注射疟疾疫苗的事。罗丝有一堆电话、短信和电邮，都是关于旅行注意事项、计划和我们怎么安排行程的问题。

我们？我心里想，我和露娜会一起旅行几个月，你只不过是跟来一个星期。

露娜并不介意，她喜欢有罗丝跟着，我松了一口气。

但主要问题不在这儿。

没人知道这件事。

安妮今早给我打电话又告诉我一些育儿经，我没提第一个星期会有个女伴同行。我也不敢告诉玛德，今早她也发短信问我要不要再给露娜买些东西带着。

罗丝这次和我们同行使我非常焦虑，比卡门在世时，怕她被卡门发现还焦虑。

我怎么对大家解释我带着罗丝？卡门的妈妈对我们的关系

毫不知情。现在打电话给安妮，告诉她我听了她的建议带了个女友？这当然不妥。

结果，我选择什么也不说，还要求罗丝也别说。“总是有点敏感，你懂吧，卡门刚走。”

唯一体谅我的人是娜塔莎。在我到MIU和大家告别后（趁弗兰克去拜访客户不在公司的时候），我和娜塔莎骑自行车回家。

“知道你会错过什么吗，丹？”她问道。

“什么？”

“在圣诞节之后的第二天，最大的同性恋聚会！”

我不禁笑起来。

“娜塔莎，我就是要躲开这些。”

“喔，那你期待着和女儿独处喽？”

“当然，相当期待。”

“你干吗不带上罗丝一起去呢？”她热切地说，为自己的创意感到自豪。

我一下子满脸通红，眼睛盯着前面。

娜塔莎眼睛一瞥，就发现了，“哇噢，丹！她和你一起去，对吧？她和你们俩一起，哈哈哈……”

“她只去泰国。”我尴尬地说，“就一个星期。”

“嘿嘿，丹尼啊丹尼！不过，亲爱的，这样很甜蜜嘛！”

“娜塔莎，别告诉其他人，”

“放心，我会守口如瓶的。”她说着，假装在嘴唇上了锁，把钥匙丢掉。

我们默默骑了一会儿车。

在街角道别时，娜塔莎突然开口说：“知道我怎么想的吗，丹？”

我耸耸肩。

“泰国过后，罗丝会再跟你们去澳洲的。”

第二章　丹、露娜和罗丝

我多么爱你。

车站人来人往，我们置身其中。

一个声音响起：KL204 的旅客请登机。

你通过海关。

你环顾四周，向我挥手。

我微笑致意，但心念已死。

我知道一切都已结束。

Peter Koelewijn，from *KL204*（*Als ik God was*）

(Het Beste in Mij is Nieg Goed Genoeg Voor Jou，1978)

一

露娜忍不住瞪大眼睛四处看着。她对突突响的出租车和穿

橙黄色袍子的僧侣特别感兴趣。她自己也引来很多注目。泰国女服务员、女店员个个都想摸摸她。“哇，好可爱的小女孩啊，你好啊！”阿姆斯特丹和这里最大的不同在于：在这儿，受到女人追逐的是露娜，而不是我。金发女孩毕竟更有魅力。

“爸爸以前来过这儿吗？”

“来过一次。”

“和妈妈一起吗？”

“不是。”

上帝，那次闹大了，因为我想独自旅行，卡门很生气。那是当然，让丹自己在泰国待上三个星期，无异于放猫入鸽笼。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和妈妈来的？”

“因为，嗯，我想自己度一次假。有时候，你也想自己玩，不要爸爸陪，对吧？”

“不对。”

“餐厅的阿姨带你去看大鱼，你不是挺喜欢吗？”

“不喜欢。”

我吃惊地看着她，“为什么呢？”

“我要和你在一起。”

我一直以为这么多人关注她，她很开心。

那个泰国姑娘带她去看餐厅后面水族馆里的大鱼时，我还想，真是太好了，我可以好好地吃顿饭了。

“她哭了。”姑娘带露娜回来时笑着说。当时我还以为她是被狗脸大鱼吓哭的。

幸好罗丝明天就到了。不然，我自己还真应付不来。

二

我们仿佛是和谐的一家子。

三个人一起去海边，一起外出吃饭，一起去看“真正传统的泰国舞蹈表演”，非常开心。

库雷潘度假村是天堂，而且是活着就能到达的天堂。每天晚上，我们轮流给露娜讲故事，然后罗丝和我坐在别墅前院的躺椅上，椅侧是花架，绿叶缝中可以看到湛蓝的天空。我们面朝大海，品尝美酒。

我享受着这样的放松。罗丝很想去岛上观光，但我坚持说，除了她的胴体，这个岛上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她忸怩地咕哝几句，假装不满，实际上心里充满喜悦。她还说六个月以来，我第一次没有发脾气。

我们也不用担心露娜，罗丝来后，她精神十足，整天拎着小水桶和小铲子在海滩上忙活，地点其实就在前门外面。

我跟罗丝的性爱也很美妙。可能是因为都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又或许我们都焚情似火吧。总之，我们每天粘在一起。有时，我甚至盼着露娜上床睡觉的时间早点到来。我和罗丝如胶似漆。罗丝比以往更狂野，我也没让她失望。我意识到自卡门去世后，只有罗丝能给我这种上瘾的性快感。罗丝和丹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合在一起就是一台上了油，飞速运转的性爱机器。做爱之后，罗丝散发的体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味道，天赐的化学作用。我们就连生理结构也合拍，她就像是为我特别造出来的。和多利羊做爱，我未必有此感受，但和罗丝，我常常达到高潮，好像回到了十六岁。

我们躺着，拥抱着，为此大笑。

“我们太般配了。”我笑着说。

“是啊，所以你下星期要去澳洲。”

罗丝突然尖刻地回答说。

三

大事不好！

我在酒店大厅上网查看电邮。

玛德的信上说MIU的情况不大好。弗兰克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和她说话。自从上次事件后，他们之间再没用正眼瞧

过对方。玛德问我有没有罗丝的电话号码，她这星期想约罗丝出去吃午饭。她需要找个人聊聊，认为罗丝也想和人说说话。她以为罗丝还在秋日的阿姆斯特丹。

娜塔莎在邮件里说，玛德向她提起给罗丝打电话、发电邮，都没有回音，结果她一时说走嘴了。玛德气坏了。幸好玛德和弗兰克两人现在断了来往。

下一封就是弗兰克的了，只有一句话："丹，你打算怎么办？"

我关掉页面，郁闷地离开大厅。

"怎么啦？"我回来后罗丝紧张地问，大概是看到我脸色难看。

"没事，现在阿姆斯特丹有一半人知道你在这里了。"

四

自从大胆决定带露娜出走后，我慢慢重建起的自我价值一瞬间骤然消失。旅行的奇妙感受不再有。我们不是幸福的一家人，永远不会是。

我把挫折感都发泄到罗丝身上。

前几天常用的柔情蜜语越来越少，代之以鲁莽和独断。我决定去哪里吃饭，不问她们的意见。我要求罗丝清理她的物品，别堆得到处都是。我声称自己很累，不想做爱。我要求露娜早

晨早早起床，还让她明白，什么时候可以玩玩具，是否要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几点上床睡觉等等。我开始变得独断专行，飞扬跋扈，脾气越来越暴躁。

当罗丝想替露娜说话时，我就变得表情严厉。

更为尴尬的是，自从我们相识以来，头一次，罗丝不知道如何应对我的坏脾气。

罗丝在旁边时，我不愿意哭出来。一旦有什么事物触动了我，我立即改换主题，借口“去拿点饮料喝”或者“去卫生间”，逃离现场。

但罗丝每次都能看透我。

“有什么事吗？”

“没有，为什么这样问？”

“只是想……”

“什么事也没有。”

“真的？”

“我说没事就没事。”

其实有事，什么都不对劲。罗丝心里清楚。露娜打个嗝儿，我就喉头发紧。露娜夸张地学着泰国女孩的舞姿；露娜在挤满人的餐厅里拿着我的信用卡去结账，羞怯地用英语讲话；露娜坐在那里摆弄着汤匙，专注地用舌尖舔着汤匙……露娜的一举一动，都令我哽咽。

一次又一次，我们重复着一种模式：

1. 我突然中断和罗丝的交谈；

2. 我看到露娜；

3. 我凝视着露娜；

4. 周遭的世界仿佛消逝；

5. 我哽咽住，热泪盈眶；

6. 罗丝看在眼里，也哽咽无语；

7. 罗丝努力和我用目光交流；

8. 我避开罗丝的目光，拥抱露娜；

9. 我的拥抱使露娜快要窒息；

10. 我在露娜耳边轻声说我爱她。

接着，罗丝开始不安，因为一半的人都在看着这个和女儿紧紧相拥的父亲和略显多余的“母亲”。这位“母亲”就像是在满场观众注目下自己做热身的板凳球员，拼命想和教练对上眼神，想听到教练开口让她上场。

罗丝不能上场。事实上，她已经给归入第十二位了，离上场还远着呢，而首位球员已经要奔赴赛场——澳洲。

把罗丝推开，是因为我当初一时心软才问她要不要来泰国，而她就欢天喜地答应了。我难道原本就抗拒她来吗？

无论如何，答案已经没有意义。罗丝将被除名，我越来越懒得维持表面的和谐。她可能体会到了我的感觉，根本不存在假

日里的一家三口，她只是“爸爸和露娜”的旁观者。

我的行动有了效果。罗丝开始郁郁寡欢，我则越来越期待和露娜的澳洲之旅。我刻意挑了本名为“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的昆士兰指南，那是我和露娜在澳洲的第一站。我在书上划拉了很多箭头和圆圈，而同样的泰国指南上，却什么记号也没有。

五

这是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为了缓和气氛，我提议去猴园看看。

“想给它们香蕉吃吗？”我问露娜，递给她一根小香蕉，刚才我们花十泰铢买了一些。

露娜耸耸肩，这是她的语言，意思是“不”，但我下决心要让露娜勇敢些，和动物亲近。我从书上看到，澳洲有很多动物。如果你的小孩因为早餐桌边有一只友好的袋鼠造访而不敢走出帐篷，可是件令人惋惜的事。

“去吧，”我说，“把香蕉给猴子。”

“你确定吗？”罗丝低声道，“我觉得这里不大专业。”

“啊唔 !!!”

猴子等急了，张嘴来咬香蕉，也咬到露娜的手指，露娜吓

坏了，扭头大叫。血从她的手指涌出。

罗丝首先回过神来，“丹，你的T恤。”

“什么时候了，还管衣服！”

“脱下T恤，裹住露娜的手指。”

我这才明白她的意思，赶紧照做，然后抱起露娜就跑，也不知道该跑向哪里。女儿疼得尖叫，我的大脑一片混乱。

“救命！救命！”我的喊声充满恐慌。

罗丝四下张望。

“那边，那边！”她喊道，“有个穿制服的人在那边！”

我一手抱着女儿，另一只手抓住那个泰国人。

他笑呵呵地看着我们冲过来。

“先生，你好，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他友好地问，旋即看到露娜手上已经渗出鲜血的T恤。

“来，这边，急救室。”他急促地说，指着售票厅边上一个小屋。我们发疯似的跑过去。我透过眼角的余光看到两个日本游客拿出相机准备拍照。

片刻之后，我们冲进了小屋，我和罗丝气喘吁吁，露娜又哭又叫。我小心翼翼打开裹在她手指上的T恤，看到露出的一条伤口。我立刻转过头。就算看到癌细胞也没有这么慌乱。

泰国医生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急救包，熟练地包扎起露娜的手指。

“去镇上的医院吧，五分钟就到了。”他镇定地说，“放心，没事。”

我真想知道，对泰国人来说什么样的事才算有事。

六

岛上的医院外观现代，乍看之下，比荷兰的圣路卡斯医院气派得多。那是幢白色的建筑，感觉比较好，医院就应该是白色的。以我的角度而言，卡门就是在圣路卡斯医院被误诊，才转到专治癌症的医疗中心。

“你等在这儿好吗？”我小声对罗丝说。

“你一个人行吗？”

“行。”

急诊室里，我紧紧搂着女儿。医生给她打针时，我把她搂得更紧了。

“啊、啊、啊！”

针头刺进露娜的手指，两行眼泪从她脸上滚下来。我记得卡门做治疗时每次也是在手指上打针。无论现在，还是那时，我都愿意由我来承受这痛苦。可是，我只能再一次眼睁睁地看着我心爱的人受罪，握紧那只小手。

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女儿。我脑海里回响着当初的承诺。如

果我听了罗丝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可恶。我为什么到这个鬼地方来，和讨厌的棕榈树和愚蠢的猴子为伴？为什么离开阿姆斯特丹？那里可没有东西要咬露娜的手指。现在，还要去澳大利亚，那里到处有蝎子、鳄鱼和致命的昆虫。

“我要开始缝针了，你抓好她的手。”

医生拿出针线，我紧紧握住露娜的手，看到她眼中的恐惧。她也看着我，眼神在说：“爸爸，你为什么一脸茫然？”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女儿。下一步要弄清楚猴子有什么病毒。可恶，HIV是不是来自猴子？医生给露娜缝合伤口时，我一直看着她，她的脸白得像张纸。

医生点点头，“好了。”

“亲爱的，医生处理完了。”我拍拍露娜的脸颊。

她没有反应。

“公园里的猴子咬的？”

我点头。

“公园的猴子不算太危险，但她还得打四针防疫针。”

我可不想翻译这句话给露娜听。

“每星期一次，预防 labias。”

“labias？”这个词从来没听过，待会儿上网查查是什么。

“嗯，医生，猴子会不会有——嗯，艾滋病？”

医生大笑起来，“不会，‘那个’——‘那个’才会。”

从急诊室出来，罗丝跑着迎上来拥抱我们。

我把头靠在她的肩膀，当场哭了。

“没事了，亲爱的，”罗丝安慰我说，“没事了。”

七

“露娜，看，飞机上有袋鼠！”

“在哪儿，在哪儿？”露娜兴奋地喊起来。

我举起她，指给她看，“那边！飞机上，看到没有？”

我的手臂顺着她的视线指向曼谷机场第二航站楼外面，那里停着澳航飞机。

露娜顺着我的手臂张望，使劲点头。她那颗被包扎得胖胖的“猴指”指着一架波音 767。

“那架大飞机是我们坐的吗？”

“应该是。”我点点头，发觉自己和三岁的女儿一样，充满了童稚的兴奋。

罗丝一直在努力地赔着笑脸。

“几天后，我们就会见到真袋鼠！”

“真袋鼠？”露娜眼神疑惑。

“是啊。”

“那么，真的有袋鼠呀？”

这就是生活在城市的代价。

我点点头。

“那它们咬人吗？”

* * *

昨天，我们从苏梅岛飞到曼谷，又乘出租车到酒店，一路上，露娜就像在阿姆斯特丹咖啡店里的意大利游客一样，像个小石头人，木呆呆的。经过这场灾难，我决定好好款待我们三个，住到曼谷最奢华的泰可泰酒店。在那里用过晚餐后，露娜才回过神来。泰可泰酒店位于曼谷一条十六车道的高速公路旁，环境清幽迷人。但是在这里，除了吃喝拉撒睡，找不到其他事可做。

露娜睡着后，我和罗丝躺在床上聊天。我叫客房服务生送来一瓶香槟酒，为过去几天的态度道歉。罗丝说她松了一口气。她曾怀疑自己来这里的意义只是帮助消除对“丹和罗丝”已经完结的疑惑。她还大笑起来，好像她刚讲了一个笑话，然后说她现在想和我上床。当然，如果我愿意。我说可以，因为性趣已经来了。幸好我订的是家庭套房，露娜单独有间卧室。

* * *

飞机一小时后起飞。罗丝回阿姆斯特丹之前还要在此逗留

五天。她想租个便宜点的家庭旅店，然后，用她的话说，随遇而安，可能会到处走走，去大皇宫，水上集市等。

我们走到第二航站处的酒吧。这是英式酒吧，铺着地毯，深色木质桌椅，还有一群吵吵嚷嚷的穿着超大号T恤的男人。我给自己要了杯黑啤，给罗丝要了瓶矿泉水，还给露娜要了苹果汁和一袋薯片。

走向酒吧时，我感到罗丝注视着我。在等东西时，我回头看。露娜正张着小嘴听随身听里的童话故事，时不时咯咯笑。罗丝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还有五十分钟，我开始数分钟，像上学时在德文课上那样。

一会儿，我带着饮料和薯片回来。

“啊！”露娜戴着耳机高兴得叫起来，“薯片！”

我哈哈笑了，罗丝却毫无反应。

“黑啤口味很好。”

“喝点吗？”

“不。”

“就喝一小口？”

她不耐烦地摇摇头。

还有四十五分钟。我仔细阅读薯片袋子后面的说明。

四十分钟。

随身听咔哒一声停了。

“爸爸，你能给我换一面吗？”

“可以，但是，过一会儿再听吧，这样不礼貌，罗丝阿姨还在这儿呢。”

露娜不高兴了。

我责备地看她一眼，“露娜……”

三十五分钟。

“明天你在飞机上醒来，就到澳洲了。”罗丝开口说。

露娜点点头。

“盼望吧？”

露娜猛劲儿点头。罗丝回头望着我。

我知道她心里难过。赶快转换话题。

“怎么样，你也期待着接下来的几天吧？”

“当然。”她坚定地说。

半小时。

“你会去水上集市吧？”

“不知道。如果喜欢就去。我想先在家庭旅店看看有没有合得来的人，也许约了一起去。”

“好哦。”我眨眨眼，“没准儿会找到个男朋友。”

“很好笑。”

二十五分钟。我们先飞达尔文市，然后到凯恩斯，在那租旅行车去道格拉斯。

我又看看旅行小册子。上面写着“雨林与礁石的相遇”。距离大堡礁不到一小时的车程。照片上，丛林与海洋之间只有一线白沙相隔，叫做“四英里海岸”。

二十分钟。我的兴奋之情随分秒而雀跃。尘埃落定。开启新章《露娜和爸爸》。自由，平静，空间，没有女人。书上的海滩酒吧胜过一切。哦，户外烧烤，袋鼠。我把旅行册子放回包里。

十五分钟。“旅客们请注意，飞往达尔文的 QF204 航班已经开始请旅客登机，请到 6 号登机口。”

“我……嗯……我们该走了。”

我们向登机口走去。

“那边，D 口，在门那儿。”

我们走到两扇自动门那儿。浅棕色，磨砂玻璃，看起来显得门外像是垃圾堆，而不是通往澳大利亚。为什么不能像荷兰的机场一样，只用白玻璃？这样才不会搞得像是永别。

我们在门前停步。罗丝表情很难过。

幸好她没哭。

“那么，就这样了。”

我拥抱她，我们开始亲吻。她张开嘴。最后一次，我体味她的舌尖。她紧紧地搂着我，热吻我，法兰西热吻。渐渐地，她松开我。我笑笑说：“吻得真酷。”

罗丝只得黯然话别，挤出一丝笑容，“祝我们都好运。”

露娜举起胳膊，罗丝抱起她。“再见了，小可爱，你会好好听爸爸的话吗？”

“会。”

露娜和我手牵手走向滑动门。我转身最后一次回望，做了个飞吻。“再见！”

“再见，一路平安！”

“我给你发电邮。”

罗丝摇摇头。我和露娜穿过磨砂玻璃门。就在关门的一刹那，我回头瞥到罗丝仍在对我们挥手。

阿姆斯特丹的影像彻底清空了。

第三章　丹和露娜

作为曾经的职业广告人，我很清楚宣传册总是比实物精美。

我们拥有世界上全部的时间，
足够我们发现生命中的美好事物。
我们得到世界上所有的爱。
岁月流逝，
我们发现除爱之外我们别无所求；
不多，不少，只有爱，
只有爱。

Fun Lovin'Criminals，from *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一

作为曾经的职业广告人，我很清楚宣传册总是比实物精美。

带我们去停车场的小伙子指给我看停在两辆大型房车之间的小东西——我们租的旅行车看起来营养不良。

我拿出从旅行社带回的资料比对，还就是这一辆。尼桑旅行车，高一点六九米，长四点五米，宽二点五米，全部是外部尺寸。卡门现在住的地方都比它大。

我随着那个小伙子钻进小精灵车时，碰到了头。他笑着问："没事吧，朋友？"怎么会没事，如果知道接下来的几个月都要开这样的车，我还不如报名上教堂的晚课呢。别忘了，在阿姆斯特丹高级住宅区，我拥有一所面积四百平方米，天花板四米高的空房子。但我太累了，懒得再回去问还有没有别的车，不是给小矮人或蓝精灵打造的。也许我会慢慢习惯它。小伙子解释怎样把座位放平变成床，指给我看通气管和排水管。我不住地点头，再点头。露娜也站在车边打着哈欠，用包裹着的胖"猴指"揉着脸颊。很快，不需要娃娃，她也会睡着的。

看到这样的情景，小伙子扔给我钥匙，说："玩得愉快，朋友！"我把行李搬上车，又把露娜抱进车厢，自己从另一边爬进去。

上帝，居然找不到方向盘。

我红着脸，和露娜掉换了位置，然后以最快速度摆脱那个人的视线。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看着我，连连摇头。

终于，我们——小丑爸爸和露娜公主，上路了。

二

英国人插足过的地方，开车都靠左侧行驶。真是要命。

幸运的是我们离开凯恩斯时错过了行车高峰。

阳光明媚，去往道格拉斯港的沿途风景优美。道路沿着峭壁和沟壑蜿蜒伸展。我快速向旁边一瞥，呵，海面就在我们下方十米之处。露娜没看到这些。她上车几分钟后就睡熟了。在飞机上，她只睡了六七个小时。

时差也开始对我产生影响。开了十公里后，我咬住自己的脸颊内侧保持清醒。开车窗透气，伸展筋骨，直到弄疼自己，再拍打脸颊。

考虑到在海关时的经历，可以肯定，到了露营地我们还得填写更多的澳大利亚表格。然后，还要把这小车改装成卧房。这种感觉更像是做苦力，而不是玩乐。

我伸伸腰腿。这时候能冲个澡就好了，我闻起来像只臭鼬，口气则像是有只蜥蜴拉了几个小时的屎。

终于，看见“欢迎来到道格拉斯港”的路牌，“雨林与礁石相遇的地方”。我的感觉又好起来了。明天，或是后天，丹尼大男孩会在礁石中游弋。

卡门来这里时二十五岁。我带来的照片中有一张是她穿着潜水衣站在一艘小船上。

自从在荷兰登机后，我就再没有拿出那张照片看。这次澳洲之行已经有九分朝圣的味道了。不过，那画面已经印在我脑海里。尽管穿着潜水衣，仍能看出卡门拥有多么丰满的胸脯。照她的风格和品位，拉链一定是有意拉下来的，好向大家展示她漂亮的乳沟。照片上的她，超级性感迷人。两颗饱满的乳头鼓鼓地在潜水衣里呼之欲出。我用放大镜看到潜水衣上有个P字头标记。我上网用谷歌查到这里有一家叫做“波塞冬海礁冒险”的潜水俱乐部。可能就是它。照片上，卡门站在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旁边。她一手拿着潜水面具，另一只手的指间随意夹着一支香烟。她从十五岁开始吸烟，直到得癌症。就连她点烟的姿态都让我觉得是诱惑，尽管我自己从不吸烟。

此时，若我们同在车里，由卡门驾驶，那会是一套有趣的程式。首先，她会把车窗开一条缝，然后按下点烟器，然后——总是如此——拿出一包淡万宝路（后来，癌细胞扩散，她又开始吸烟，就改成普通万宝路了），轻弹两下烟盒底部，一支烟就落到她唇边。接着，她拿起打火机，点燃叼在丰唇边的烟，一边吸一边放好打火机。然后，如果她空出一只手，这就到了我最期待的时刻：她用食指和中指夹着烟移开嘴角，脸庞轻轻转向左侧，凝视着道路，从车窗缝隙吐出一口烟。多酷的女人！

露娜在副驾驶座位上醒了。她脸色苍白，用虚弱的声音说

感觉很不舒服。但愿不是被猴子咬的手指出了什么事。在飞机上，她都说不疼了的。

可能是晕车吧。多幸运哪，我们还有六千五百公里要行驶呢！

三

露娜坐在“四英里海岸”汽车露营区问讯处的长椅上，像只垂死的小鸟，甚至把讲童话的随身听都丢在一边了。

问讯处的小姐给我一张地图，上面用黄色的荧光笔标出了我们可以停车的位置，距离问讯处和游泳池不远。

她问我是否还需要其他帮助。我回答我需要一瓶水，过会儿我还会回来拿租自行车的资料，我想知道热带雨林野生动物园的开放时间，当然还有海礁潜水用品店的信息。我朝露娜撇撇头，示意女服务员，我现在有最重要的事。我拿着水瓶和地图，带着露娜疲惫地再次步入我们的移动狗窝。天哪，里头简直像蒸笼，我流的汗与伤寒病人有得一比。

“还要继续开车吗？”我们出来时，露娜不高兴地问。

“再开远一点点。你想坐在爸爸腿上吗？那样你就能帮我开车了。”

这招奏效了。她的小脸上露出笑容。

我们俩用近乎步行的速度开车通过露营区。倒不是必须这

样慢，只是因为这里很宁静。

非常宁静。

卫生间外面有一个身形瘦小的亚裔妇女在刷洗洗手池，她是我视线内唯一的人。显然，“四英里海岸”汽车露营区的旅游高峰季节已经过去。

我看看地图，我们的露营点是十七号，指示露营地点的木桩表明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十四号。他们应该能够把我们安排在一号的，不过，也许预订早已排到周末了。明天，人肯定会多起来的。

每个露营点都装备了一块厚板子，铺在地上好几平方米。我犹豫了好一会儿，不能确定是把车停在板子上面还是旁边。不远处有一辆车，是停在旁边的。我决定依样而做，但仍猜不透那些板子是干什么用的。

十分钟后，我已经把座位改装成了一张双人沙发床，露娜在一旁看着，依旧面色苍白。我把租车公司给的被子从塑料袋子中拿出来，哦，又撞到头了。这次是撞在汽车后挡板上，为了从车外就能铺床，我把后挡板打开了。

露娜哈欠连连，我给她脱了衣服。正午时分，小旅行车内的温度说有四十摄氏度，也毫不让人惊讶。我吻过露娜，从沙发床下拖出一张折叠椅，坐到厚板子那儿，喝了口水后，我开始观赏四周的景色。终于能歇歇，享受一会儿难得的安宁时光了。

行万里路自有它的好处，书本上的知识是平面的，绝不如亲身体验来得真切。

“爸爸？”旅行车里传出呼唤声。

我叹口气。

“我的奶嘴呢？帕皮呢？”

真希望没给过她帕皮玩。我站起身，钻进小车里。还好，我记得把这些没什么用的东西放在手提箱里了。东翻西找了十五分钟后，我打了个电话，得知手提箱在凯恩斯机场的租车公司那里。人家会给我们保管一个星期。之后，我和露娜得先去道格拉斯港，南行回凯恩斯时再去取回。

* * *

从电话里听得出来，租车公司的人不太理解我们的行程路线。很难跟他解释我特意绕路去道格拉斯港的意图：寻找我过世妻子十年前去过的潜水俱乐部，以及她乘过的小船。

幸好，带的奶嘴足够边扔边补充。我告诉露娜（感谢安妮的主意）我还有一个备存的帕皮给她，露娜觉得我是个绝世好爸。她苍白的脸上展露出一丝笑容，还对我调皮地眨眨眼。然后，她搂着帕皮二号，心满意足地睡了，好似根本不存在帕皮一号。

我暗想，这种性格一定是得自我的遗传。

四

从睡梦中被唤醒的最没有尊严的方式之一，就是小孩子在耳畔哭闹，国际大赦组织永远也不会对此干涉。

我躺在沙发床上，在露娜身边，看看手表，刚睡了不足半小时。你能够对大多数的人生不幸充耳不闻，或者干脆躲入酒乡，但是，小孩子的哭叫声总是令人无处可逃，尤其这小孩还是自己的。

慢慢意识到有种躲不开的东西：小烤箱里弥漫着怪味儿，一种刺鼻的酸味。

我猛地转过身，露娜哭泣着跪在床上。她自己一团糟，周围的被子也一团糟。很难想象，三岁半的小身子怎么能吐出那么多的东西。此刻，如果有人跟我说，大人不可能厌烦自己的小孩，我会把他的脑袋按进他自己小孩的大便桶里让他体会体会。

* * *

给露娜全身洗干净了，又清理完露营车。仪表盘上的温度计显示车内温度是四十二摄氏度。车里所有的东西都没能幸免：床单、帕皮、睡衣、枕头、深蓝色的窗帘，甚至沙发套——因为呕吐物渗进去了，椅套上留下一大块深色印渍。蔚为壮观！

现在可好，我们将开着一辆满载臭味的娃娃车穿越澳洲！这才是第一天的下午。

不远处那辆旅行车的邻居已经回来了，他们是一对老夫妻，老得像是来自中世纪，仿佛他们亲眼见证过圣经故事。我拿着刷洗的东西经过时，他们同情地看着我，还给了不少清洁用品：刷子、全效洗洁剂、一小杯洗衣粉。老太太告诉我，露娜的娃娃可以放在洗衣机里一起洗。从洗衣房回来时，我看到他们在快速地收取衣物。

“四英里海岸”露营区的上空，正飘来危险的灰蒙蒙的乌云。

五

露娜和我在小烤箱里玩了不知多少遍芝麻街游戏，玩具上都是全效洗洁剂的味道。每隔几分钟，我就往窗外看一下这场热带倾盆大雨是否有停下来的迹象。

入夜时，雨势才渐小。今晚，可以将道格拉斯港抛到脑后了。我给露娜读故事，用泰国买来的纱笼和毛巾当床单把露娜裹进去。

我尽力给她解释，打行李时可没想到会一下子弄丢两个娃娃。从早晨在飞机上用过早餐后，露娜一直没吃东西，还说不饿。我也不饿，也没有什么东西能给她吃。连棒棒糖都被海关

没收了，现在全部的补给就是一瓶温水。

雨势刚有要停的样子，我就赶紧走出车厢，走了一小段路穿过露营点。尽管是暴雨后，但仍热得不得了。酷热的天气一下子提醒了我，还没冲澡呢。真想跳进水池里酣畅淋漓地游泳，也许邻居老夫妻能帮我照看会儿露娜。

我走向他们的露营车，去敲门。

没有人在。

整个露营点空无一人。

可恶。到底跑来干吗！还搞什么汽车露营，唯一见到的一对老夫妇还不在。我和女儿孤零零地在澳洲大陆的最边缘。第一天，女儿坐了四十五分钟的车就病了，看这情形，我们还能走多远呢？

都是诺拉出的馊主意。她真以为我像《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里的小子一样，为了寻找象征符号而跑遍大漠？嗯？就照着这条路想，那么，我得等着一个有着令人厌恶的胡子，还画了脸谱的老头儿出现，神乎其神地告诉我如何得到幸福和智慧？然后他赐给我一本书，令我从此得见光明？

或者，我该若无其事地看看是否有间老海岸酒吧出售，其主人九十六岁，刚好在去年冬天过世？然后，我就发挥天赋，在此安身立命，等待我和露娜的预言实现，等待一个“将改变我生活的女人”突然现身？再然后，给露娜生一堆澳大利亚弟

弟妹妹？好吧，干脆让安妮和托马斯把我的房子卖了，以后年年在三十摄氏度的高温下庆祝圣诞节。

天哪，我想都不愿想。如果到处都是这样安静，我还不如去拜伦湾——“澳洲最美丽宁静的地方”。卡门在那儿拍的照片性感撩人。

我看看地图，拜伦湾远在南部两千五百公里之外。

六

早上七点三十分，我在小烤箱里醒来。

露娜还没睁开眼睛，她的小模样甜美可人，我轻轻吻了她的额头一下，摸摸她的小脸蛋。她很快又睡熟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去接待处看看有什么吃的喝的。

“你好。”女接待员和气地说，“你的小女儿还好吧？”

“不太好，她还不适应这里的炎热。”

我询问她到道格拉斯港中心区有多远，哪里能租到自行车，哪里能找到懂得治狂犬病的医生，还请她给我推荐潜水装备公司，再给我们拿些吃的喝的。

总算有点好消息。

从露营地沿海岸骑车四英里，就能到道格拉斯港。那里经营潜水的公司数不胜数。明天早上，星期天，大多数俱乐部都

有娱乐表演。

坏消息则是，现在真的是旅游淡季。下星期这里将空无一人。我们身处北昆士兰，雨季将至，所以没有人开车来这里。无论是我还是露娜，要想找个同伴，她肯定爱莫能助。她面带微笑地告诉我。不过，她给了我一些潜水手册、一包饼干、一些果酱、一袋薯片、两瓶冰镇福特斯酒，还有一辆全功能山地自行车，车后有个儿童座和两顶安全帽。

“昆士兰法律规定骑车应戴安全帽。”她一边微笑着说，一边把两顶帽子递给我。我看了看，算了吧，露娜愿意戴就戴，但我可不想明天骑车时像个蠢货。

从接待处出来，我骑车到洗衣房，从洗衣机里取出露娜的娃娃、睡衣、床单和纱笼，挂在洗衣房旁边的晾衣绳上。

我不禁感叹当爸爸真麻烦，世上没有另外一种角色需要担心那么多事，而且生活是如此复杂。

回到车里时，露娜刚醒，含着奶嘴，用“猴指”揉着脸颊，没有帕皮一号和二号的陪伴，她显得无精打采。

“早安，甜心。饿了吧？”

她点点头，看起来好些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坐在小车外的折叠桌边吃饼干和果酱。露娜吃得很少，但毕竟是在吃。我还沏了茶，是邻居给的茶包。

露娜着迷地看着安全帽上的史努比图案。我告诉她今天要

沿着海岸骑车。我特意隐瞒了我们要去看医生，给她拆绷带，再打一针的事。

尽管自行车后头的儿童坐椅通常没那么好看，但这辆山地车的整体造型还可以，露娜坐上去兴奋地欢呼。

我用旅行车小柜子上的镜子照给露娜看，她戴着史努比帽子，架着闪亮的粉色太阳镜，穿着她最嬉皮风格的夏装，像个小大人。爸爸呢，没戴安全帽，戴了一副帅帅的太阳镜，穿了一件 Melkweg 的做旧 T 恤。

天知道，没准儿我们今天就撞到“改变我生活的女人”，也许在医生的候诊室，也许在一家潜水店，或者像我希望的，在俱乐部或海岸酒吧。所以，我们还是打扮得好看一些吧。

七

“四英里海岸”名副其实。

白色沙滩绵延数英里，一边是茂密的丛林，一边是海洋。接待处的人说沿着沙滩骑车，一直向北，就能到达道格拉斯港。我已经约了医生给露娜打针。

穿过树林到了海岸，我略带紧张地左顾右盼。接待处的人告诉我这里非常宁静。但也过分宁静了，整个海岸，目之所及之处空无一人。别想那“改变我生活的女人”啦。我就是穿上

天线宝宝的衣服也没有人会嘲笑。

在沙滩上躺一会儿吧。真想带露娜扎进海水里，但是不行。接待人员说过，这个季节海里到处是箱行水母，被它蜇伤会致命，对小孩子来说尤其危险。

有一块水域被网子隔离开，可以安全地游泳。但是，还是等医生看过她的伤口，听听医生说什么以后，再下水吧。

我拿出帆布包，找出纱笼平铺在沙滩上，帮露娜脱了外套。不用擦防晒霜了，在泰国的一个星期，已经把她晒得像电视里的旅游节目主持人。

在阳光下美美地晒了半小时，风景也看够了。露娜懒洋洋地拿小树枝玩着沙子，看样子不太有兴趣。我张望着，想确认这个星球上有其他生物的迹象，但一无所获。淡季真是淡哪。原希望今天能遇到一些人，聊聊洗沙发罩和芝麻街游戏之外的事，最理想的是这些交流能在一间中意的海滩酒吧里进行。景色如此美好，把酒言欢更快意。

要起程了。

我收拾东西，告诉露娜准备上路。把她抱到儿童坐椅上，沿着海湾推车走在细沙上。正午十一点半，阳光炙烤着我们。我这是在干什么？几个月来最辛苦的事莫过于此。

“加油，爸爸，”露娜在身后鼓励我，“就快到了。”

我回头一看，露娜戴着史努比安全帽和粉色太阳镜，坐姿

像个小公主。我朗声大笑。

有什么可抱怨的？成千上万的年轻父母宁愿放弃工作带子女到这里。这就是《为人父母》杂志上老是提倡的，和孩子共度美好时光，因为他们很快就会长大，飞离父母，届时求他们回来都不可能。对啊，这也是我逃离阿姆斯特丹的意义。好好珍惜眼下的享受吧，你这白痴！

我看着露娜说：“公主殿下，要去大海吗？”

露娜点点头。

我学着狒狒的样子猛地高叫一声，推着自行车冲向大海。露娜欢快地笑着。“不要，不要，不要到海里。”她尖叫着。

“要，就到海里。”我也大叫着。海水浸到脚踝，我才停下。女儿几乎全湿了。我夸张地瞪大眼睛，手指指向半空，像憨豆先生那样。卡门有什么鬼点子时总是这样。

“欢迎乘坐水上自行车，公主殿下。”我声音夸张地说，跳上车，开始在浪花里骑行，还模仿着游艇的汽笛声。我们越骑越快，车轮溅起层层浪花。温暖的海水溅上来，露娜伸展开双臂，头向后仰着，在海风中欢呼。

“快点，爸爸，再快点！”

我努力发出原始人般的吼声，用力一踩，又冲进海里。像是穿越了洗车通道，不一会儿，我们全身都湿透了，而我身上的汗水比海水还要多。

八

他们这地方肯定不缺肉类。多么大的汉堡包啊!

“我们提供整头牛。”菜单上这样写着，真是不假。就算娜塔莎来了，也没办法一口吞掉这一整块肉。

我们坐在一家铁皮酒吧里，它用瓦楞铁、生锈的油桶和其他我不认识的铁器装饰。可能是想体现内陆风格吧，因为我还看到仙人掌。一块弹孔累累的板子上写着“禁止打猎”，一块损坏的路牌上又写着此地距离纽约九千四百四十一英里，到东京一万四千五百一十九英里。

一块黑板上写着几天以后，这里要举行蟾蜍大赛，但旁边画了一只青蛙。所以我得出青蛙大赛的结论。

“露娜，你想看青蛙比赛吗？”

“什么？”

“就是几只青蛙比赛谁跳得远。”

她看看黑板上画的青蛙，问：“我们一起来看吗？”

我点头。

“那我想来。”

汉堡包的味道好极了。我刚喝完一罐冰镇啤酒，“再来一罐吗，老兄？”另一罐已经摆在眼前。露娜举杯时，我教她说“干杯，大耳朵”。从前，她妈妈心情不好时就这么说的。露娜

也觉得有趣。我们每喝一口前都要高喊“万岁！骑车人！”她的一瓶橘子汁已经喝了四分之三，看来教导她喝果汁还挺成功的。现在，她又跑去从香槟桶那么大的冰激凌桶里挖冰激凌，小人儿在桶后几乎看不见身形。

是的，就该这样，这才叫度假啊。

露娜的表现远不止冰激凌就能够奖励。看医生时，女儿令我自豪得难以置信。拆绷带时，她一滴眼泪也没流。伤口看上去仍不太好。医生说，接下来的几天里她还不能游泳。打狂犬病预防针时，她只是努着小嘴轻轻“噢”了几声，仅此而已。太了不起了。我看到她的神情，都不得不拼命眨着眼睛，才没流下眼泪。

出来后，我抱起她，转啊转，说她刚才多么勇敢，说她是多么可爱、美丽、聪慧，是世上最最棒的小孩。

还告诉她，今天下午，我们不去找爸爸一直想见到的那家潜水俱乐部了，反正这星期还有机会。

我们的时间多的是。

九

在一家药店，我给露娜买了晕车药，让她从这里到袋鼠岛的路上备用。

一张画着一只怪鸟和“套！抹！啪！”字样的海报引起我的注意，似乎是色情电影的片名。但是，我从柜台后的漂亮姑娘那里得知，这些字是宣传语的简写，意思是劝告家长们给孩子“套”上T恤，“抹”上防晒霜，“啪”地戴上帽子。她一边解释，一边望着露娜。虽然在泰国待了一个星期，昨天的自行车旅行还是有些晒伤露娜的肩膀。我手里多了张宣传单，上面印着澳洲每年有几万人死于皮肤癌。

这足以促使我给露娜买了一大瓶三十六倍的防晒霜，和防紫外线的潜水衣，我见过好几个人穿。

我问店员是不是知道道格拉斯港有个小教堂。她告诉我这里有五个教堂。我从背包中拿出一张卡门站在一座白色教堂边的照片。

“啊，这是圣玛丽教堂，在海边。”她笑着说。她告诉我这条街尾有个小公园，就在海边，教堂也在那里。

我们向小公园方向骑去，快到那里时，我立刻认出了它，海岸边的一座白色木结构小教堂。我给露娜看卡门的照片，眼前的景象和照片的差别只是照片背景里的那片树都已经长高了。照片是在教堂门口拍的。我们穿过草坪，来到差不多相同的位置，我问露娜是否想在妈妈站过的地方照相。但当取景时，我又感觉不对劲，甚至有点尴尬。拍这张照片到底想干什么？像个追星族。但既然来了，就进教堂看看吧。

在教堂里，通过敞开的窗户，可以看到蔚蓝大海。濡湿阴凉的海滩空气，窗前不时有海鸥飞过。

露娜对教堂的壁画和彩绘更感兴趣。我循着她的目光看去：耶稣背负着十字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都不是欢快的主题。我环顾四周想找一幅表现人生欢快一面的绘画，结果在教堂后边找到了，便指给露娜看：耶稣、玛丽亚、三圣和其他人站立着注视襁褓中的婴儿。头顶光环的婴儿使我想到小孩子纯洁的灵魂，而不是足上被钉，头戴荆棘的圣人。

我给露娜讲了耶稣在伯利恒诞生的故事。

“玛丽亚是耶稣的妈妈吗？”

我点点头。

“那他的爸爸是谁呢？”

“嗯，其实呢，上帝是他的爸爸。你听说过上帝吗？”

露娜点点头，又看看那幅画，我看到她的眼睛扫视着画中人。

“为什么上帝不在画里呢？”

“上帝住在天堂，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

露娜出神地看着画，我注意到她盯着画上马厩的上方。

“那些胖胖的，带翅膀的婴儿是谁呀？”

“他们是天使，亲爱的。”我笑着说。

她不相信地看着我说：“妈妈不也是天使吗？”

我告诉她大人们也不知道天使到底长什么样子，画家们通常给天使画上翅膀，因为天使时常从天堂飞来帮助大家，就像妈妈经常帮助我们一样。

我不太相信自己说的话，露娜也是神情茫然。“妈妈比天使小孩大多了。也许那些小天使，”她指着画说，“是死去的小孩。”

我把一枚硬币放进小盒子里，露娜拿了一根蜡烛。她伸着小舌头，专注地点燃了蜡烛，我们一起把它放到架子上。

“现在保持安静，闭上眼睛，”我轻声说，“这样更容易想妈妈，你会感到她和我们在一起呢。”

露娜点点头。

我们闭目静默。

我对教堂不大关注，但这间小教堂的确很不错。宁静，祥和，烛光点点，使我们觉得离卡门很近。我睁开眼睛看着露娜，她仍闭着眼睛。“好了吗？”我轻声问她。她摇摇头，“再来一次！”她闭着眼睛坚决地说。

我再次静默。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们对妈妈说点什么吗？”

“好的！”

我环顾四周，教堂里没有旁人。我清清喉咙，低声说：“嗨，孩子妈妈，我们正在澳洲呢，在你来过的小教堂里，我们俩过得很好……只是……”

我停顿了一下，心好痛。

“只是……我们……想你。你在天堂想我们吗？会保佑我们吗？我们不想和你说再见。”

我张开眼睛，在露娜看到之前迅速地擦去了眼泪。

“露娜？”

她睁开眼睛。

“走吗？”

她点点头，牵住我的手。

我们走出教堂，她又回头看了看，挥挥小手，送了个飞吻。

十

波塞冬海礁冒险中心贴满了照片：色泽鲜艳的珊瑚，仿佛造物主极尽想象力要展示给我们看的奇异的海洋鱼，还有快乐地挥着手的潜水游客。

那些照片中没有卡门。

“你好，老兄。”一个皮肤晒得黝黑的小伙子招呼我。他戴着太阳镜，头发的颜色也像是被阳光炙烤过，脖子上戴着一条挂着鲨鱼牙坠子的皮绳，腕上戴着五颜六色的手镯和一只手表。这只手表，就是潜到三百米的水下，也能把时间看个分秒不差。他的臂膀露出醒目的刺青。

"嗨，你好，"我强做镇定地说，"能给我一些深潜的资料吗？"

"老兄，你可来对地方了。"小伙子轻快地说。

我询问他潜水地点在哪儿，毕竟大堡礁与这里近在咫尺。所以，一天之内，就可以在外堡不同的地方潜两三次水，那是堡礁最美的地方。我浏览了行程安排，选了一个最合理的，能潜三次水的行程，还提供潜水装备和鲜鱼午餐。明早六点钟在港口集合。

我点头定下了，在小伙子填表时，我问他这家店开业多久了。

"差不多五年了。"

噢，不是卡门来过的店。我问还有其他"P"字头的潜水店吗。

"为什么这么问？"

"我妻子以前来过这里。"我本想这么回答，但没开口。也许卡门潜水的那家店早已关张了。

"没什么，只是好奇。"

小伙子填完表，问我是否先结账。我拿出信用卡，问还需要给女儿付额外费用吗。我指指露娜，她正凝视着一幅画，画上是一群快乐悠游的小鱼，黄白相间的条纹还挺像荷兰足球队的球迷服。

"哦，老兄，你小女儿也去吗？"

“当然啦。”

“那你妻子呢？”

“我妻子不在了。”

“但是，你潜水时，谁照顾你的女儿呢？”

我告诉他露娜很乖。我在水下时，船上有人稍稍看着她就行，我了解女儿，没问题。

小伙子坚决地摇着头，挂在脖子上的鲨鱼牙晃来晃去。

“不行啊，老兄。”

“什么意思，有什么不妥？”我感到有麻烦了。

“昆士兰法律规定的，小孩上船至少要有一位父母或者成年人陪伴。”

“哦，拜托……”我哀求道。

一个半小时之后，试过了两家店，最后终于到游客中心求助，他们给了我一个非常不错的主意。

一会儿工夫，我拿到两张船票，尼莫船长之旅。明天，爸爸和露娜将见识世界上最美丽的珊瑚和鱼，芝麻街版本的。

就在玻璃底儿的船里。

尽管身处遥远的澳大利亚，我却觉得已经听到了大家在阿姆斯特丹的笑声。

十一

看了看手表，凌晨两点半，我毫无睡意。今晚我们没能进到铁艺酒吧。因为晚上，未成年儿童不能进入供酒场所。昆士兰法律规定。该死的法律！

我轻轻打开门，走出去，坐在外面的一张露营椅上。卫生间附近有一线光亮，再远点，就漆黑一片了。唯一的生命迹象是蟋蟀的鸣叫。

我渴望城市夜晚的声响。十六路车回到总站的声音，摇摇晃晃从夜店出来的学生们的喧闹声，清早送报人骑自行车的吱吱嘎嘎声。

我需要听到人的声音，而不是蟋蟀声。

我静静地凝视着漆黑的夜空。甚至那对老夫妻也在昨天离开这里。我们彻底孤独。

道格拉斯港，“雨林与海礁在此相遇”。

真惨。冰箱里没有啤酒了。明天得再买一箱。天啊，真想喝一罐。干脆来根绳子上吊算了。

拿本书翻翻？罢了。又得无聊地点火，或者打开旅行车里的灯，那样会惊醒露娜，还会招来无数蚊子。得有一支电筒，明天买一支合适的电筒。

等等，我也可以……

嘿，不好……

该不该呢？

现在几点钟？

差十分三点。泰国现在是几点呢？大约是午夜？应该是吧，那我该不该……

今天星期几？星期三。她也快回去了。祝她回程愉快也不错吧。她当然会高兴的。我也可以借此机会为自己在曼谷的坏脾气道歉。

* * *

咳，怎么回事？

拜托，接电话啊。

她是不是已经上飞机了？

* * *

一小时后，在旅行车里，我被手机短信铃音惊醒。我迅速把手机塞到枕头下。还好，露娜没被吵醒。

我查看收件箱：

> 嗨，我看到有你的未接电话。我正在去机场的出租车上。先过海关，两小时后起飞。我自己在曼谷的这五天过

得很好。遇到一对很棒的来自新堡的夫妇和一个都柏林的小伙子，人很可亲。祝你们愉快。

一个都柏林的小伙子！我厌烦地删除了短信。好啊！我刚转过身，罗丝就和爱尔兰的小子好上了。

搞笑。自从到了澳洲，我还没见过回力镖呢。眼下，自己头上倒中了一支。我不想听到爱尔兰小子。只想听到她说想念我。

在此之前，感觉罗丝那里还有我的一席之地，好像是我留了一个降落伞，随时可以空降回曼谷。

那个短信什么时候来的？一定是半小时前。她可能还没有过海关。我该现在给她打个电话吗？不妥。如果现在听到她的声音，可能在我明白过来之前，就得了急性脊椎骨软化症，这趟多灾多难的澳洲冒险之旅就泡汤了。

我仿佛听到大家在阿姆斯特丹议论纷纷。

把罗丝招到澳洲，比在玻璃底儿的船里看大堡礁还要糟糕。

可是，换个角度想想呢？

经过这几天，我已经体会到独自带露娜出来是有些冒失。不能潜水，不能进酒吧看青蛙大赛，我们还能干什么呢？我自己在这里能做什么？罗丝过来又有什么错呢？就不能当她是好朋友吗？她本来就是好朋友嘛。在泰国时，时时刻刻谨慎又矜持，那是因为我们要正式分手。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我

们已经没有特殊关系了。

主啊！不到一个星期之前，我就像阿亚克斯球队的球迷听到球队中的臭脚被踢出球队一样，如释重负。现在，我却想着招她回来，只是因为我害怕面对接下来的几个月，每晚都像今天这样孤独的感觉？

我自己心知肚明。

我要回个短信，祝她一路平安，然后睡觉。

嗨，女神！

咳，太亲密了，要保持平常。

嗨，回程小心。

喔，无聊。

我迅速按下罗丝短信的回拨键。

"……"

"丹?!"

对方的吃惊多过高兴。

"嗨。"

"天啊，你从澳大利亚打来的电话吗？我看到有你的电话——等一下，你们俩都好吧？"

"我们都还好。"

“听起来可不是这样……”

“喔，只是运气不太好。”

“那你为什么打电话？”即使透过电话，也能听出她的关切，“没出什么事吧？”

我的胃都紧缩了。

但我还是告诉她一切都好。一辆可爱的旅行车，亲切的人，好天气，露娜很开心，我们一点也不想家。不想家，不想家，不要回家。露娜的妈妈不在家。她死了。哈哈哈。

“丹。”

我讲到一些计划不大顺利，主要是因为之前露娜在生病。我说到明天我们要乘玻璃底儿的船看大堡礁时，罗丝也笑了。我自己这么一说，也感到好笑。

我没问她有没有和那个小子上床。

“你过海关了吗？”

“马上要查护照呢。什么事？”

太晚了。为什么她看到未接来电时不直接打给我？

“那你在曼谷玩得开心吗？”我问。

“是啊，很开心。遇到很好的人。珊蒂和多恩来自新堡，马克，是都柏林人，非常有趣。”

好啊，刀子插进来还转了一圈。

“你和他们出去了吗？”

“是啊，我和他们去了一家夜店，你知道的，就像在阿姆斯特丹的。”她的话音转成了英语，“噢，是的，抱歉，请等一下。嗯，丹？”

“喂？”

“我给你发短信。现在轮到我过关了。”

“嗯……”

我要不要……

“我得挂了！”

太晚了。

“好吧，旅途愉快！”

“再见，好好玩，代我亲亲露娜！”

“再见！”

她挂断电话。

五分钟后，我收到一条短信。

亲爱的，应该是你和露娜在一起。你不需要其他人，真的不需要。甚至是我，尽管说来令人伤心，但你不需要。去吧，你能做到，你们都能做得到。我为你感到骄傲……

不要传短信，不要打电话，这几个月都不要。

这就是逃避悲伤的结局。

十二

凯恩斯可不是欢快之地。

我和露娜从食品超市冒着大雨跑回车里，车子停在附近的停车场。我们刚才从租车公司拿回帕皮，还买了点东西。

晚上八点半，露娜累了。

距离我们的露营地还有五个街区。

今晚我们预订了椰子汽车露营区的位置。但是，首先得看我能不能在暗夜的瓢泼大雨中找到那里。其次还得希望接待中心没关门。我已经不记得接待员在电话里怎么说的，九点半关门吧。不知我们能否赶上。噢，然后还要在玩具车里铺沙发床。

我们在澳洲有一个星期了，回想起来，愉快的时光只有在海滩骑车的那个下午和在小教堂里的片刻。

老实说，到目前为止，澳洲之旅令我失望。

尼莫船长之旅也是闹剧一场。露娜像晕车一样晕船。我们到达大堡礁时，露娜本该从船底看到传说中五颜六色的小鱼，但是，这可怜的孩子，足足有一个小时，头埋进小桶里，吐得像只小狗。我在她吐时尽力搂着她，不禁想起卡门，她也晕船。

我跟卡门蜜月时去了马来西亚的海边，乘船去一座小岛，卡门晕船，驾船的人在一旁说："现在你觉得快晕死了吧，这还不算什么，等会儿吐时，你就知道了，恨不得自己快点死。"

他说得没错，卡门吐得一塌糊涂。当然，露娜继承卡门的晕船总好过继承她的癌症。

每天我都自责几回。也许安妮是对的，带露娜出来太疯狂了。就算没有晕车晕船，还有猴子和针管跳出来欺负她。

今天在凯恩斯医院打防疫针，情况不大妙。打针时很痛，打完针，手指还得包上纱布。护士只是一个劲儿地哄露娜说，待会儿可以吃冰激凌。看着针头抽出来，我好心痛。好在只剩下一次了。

我们带着冰激凌和啤酒终于在凯恩斯的中心广场落座了，但是，又一场热带风暴光顾了。在被两家酒吧拒绝后（昆士兰法律，我知道），我们只好回到购物中心，我记得那里有个食品市场。我们在那里快速地吃了一顿廉价的午饭，周围全是疲惫不堪的背包客。我真不想像我老爹那样唠叨，但这些人的确应该洗洗澡，剪剪发，再出发。

卡门，你要保佑我们啊。露娜和爸爸，老远地跑来，在暴雨中，哪儿也进不去，只能待在这个破地方。

为什么你得癌症？这事是怎么发生的？病发、救治、死亡，都似在刹那间发生，最终留下我们父女。如果你还好好的，我们也不会跑到这里来，我们一家三口这会儿该在沙发上坐着吃甜品。现在，我们父女俩转来转去，冷得发抖，你也冰冷地躺在地下。“我要和你这样的姑娘共度此生”，记得吗，我们婚礼

上的歌，我唱的。我需要你，女儿需要你。

雨流如注。我们距离停车场还有三个路口。

“来，我背你，我们跑回去。”我对露娜说。

她跳到我背上，我开始狂跑。到了停车场，我快断气了。把露娜放下来，摸出钥匙，打开车门，把她塞进去，自己也钻了进去。

终于有个干爽的地方了。

露娜冷得牙齿打战。我赶紧给她脱了湿衣服，擦干身子，换上睡衣。她还是发抖。我又从后备箱里抓出一条毯子给她裹上，裹得像个木乃伊，然后把她放在副驾驶座位上。

“好点了吗？”

她点点头，无力地笑了笑。

我脱了T恤，赤膊坐在驾驶座上。牛仔裤、内裤都湿透了。一动脚，全身都打战。袜子里灌满了雨水，都能养鱼了。

驶出停车场，我用毛巾擦擦挡风玻璃上的雾气。雨刷开到最大频率也不管用了，车窗上全被密密的雨水笼罩，刷掉一层，又涌上一层。整个路都淹了，积水的反光使我什么也看不清。在一个交通灯口，我拿出《孤独星球》的地图。没用，这样的雨天里根本看不清路牌。

直着开吧。下午是这样过来的吧？过了几个街区，路越来越窄。我们开到了住宅区。糟糕！错了！又转了三圈，我停在

一个路牌下。阴沉街，我辨认出几个字。真贴切。老天，我们这是在哪里？这里更像是荷兰的工业区，而不是热带小镇。谁能告诉我怎么到露营区？街上空无一人。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明天就还车，订机票打道回府。受不了了。如果不是露娜在身边，我真想开车撞墙。

把车停靠到路旁，我下车走了几步，坐在路边。情绪突然爆发。我大吼几声，用手捂住脸大喊大叫，又用手掌去击打路面，一次比一次用力，直到胳膊感到刺痛。我抬起手看看，惊讶地发现手掌已经流血了。

回头看看旅行车，它停在三十米外，引擎还在发动着。我慢慢平静下来，深吸一口气，努力只靠身体和腿的力量站起来，走回车里，坐到露娜身旁。幸好她还熟睡着，头靠在车窗上。

我脱掉被雨水打湿的裤子，扔到后座，拾起座位中间的毛巾仔细擦干了手。手掌刺痛。我看着后视镜，掉转车头。顺路一直开吧，直到看见路牌。手还疼，我浑身发抖，光着身子，只穿着湿漉漉的内裤。关掉空调，打开收音机，里面正在播放一首“可爱犯罪团伙”乐队的新歌，《大男孩不哭》。哦，他们没有在凯恩斯的瓢泼大雨中体验过。

歌声渐弱。

下一首，触动了心弦。

前奏。

吉他音。

鼓点。

歌声。

“我想和你这样的姑娘共度此生……做所有你让我做的事……”我们的婚礼。“宝贝，宝贝，给我一次机会……”我们的卧室。“让我牵着你的手……”我们的最后一舞。“最后一支舞，为什么你不理睬我？”卡门。“我可以和你跳支舞吗？”卡门。“我可以和你跳支舞吗？直到我们融为一体……”

“爸爸，这是你在家里常听的那首歌吧？”露娜在半睡半醒中呢喃。

十三

露娜坐在露营区的小桌子边画图画。

我忙着收拾毛巾和昨晚的湿衣服，准备把衣服拿上去晒干。

“爸爸要去晒衣服，你乖乖待在这里好吗？”

露娜点点头。

我腋下夹着一堆衣服朝晾衣绳走去。晾上去之前，我查看了一下裤兜，一张超市的收银票和几个硬币。

噢，钥匙夹里还有一个小包。我的手里握着一个小锡纸包。

它竟然随我们从伊维萨到了澳洲。

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女儿。

十四

那天晚上，我梦到袋鼠。

梦境中，我和拉蒙从餐厅出来回家，我看到罗丝沿着河边迎面走来，赶紧蹲下藏起身，直到确信她没看到我，才敢走出来。拉蒙嘲笑我。他的脸看上去像是刚把自己埋在一大盆冰糖里。

* * *

我们走进一段楼梯，墙画一片片掉落。一群瘾君子躺在我们脚边。突然，又到了我家屋顶阳台上，那里正在进行拳击赛。一只袋鼠在台上跳来跳去。拉蒙打赌说他敢和袋鼠打一场。多利羊们也都在场。

她们都没穿衣服，在哈哈大笑。拉蒙戴上一副手套，走进场内。“上啊！”他喊我。我也戴上一副手套，战战兢兢跟着他上了场。袋鼠比我高出半头。拉蒙围着惊讶的袋鼠蹦跳着，他把手套举到面前，嘴里发出嗒嗒的声音，向袋鼠挑战。

突然，袋鼠进攻了，跳向拉蒙，举起前脚迎面痛击他。拉蒙飞出场外，从阳台飞落下去，像卡通片中的场景一样。我们听到他闷声坠地。我们从阳台护栏上探身往下看，看到他苍白的脸上全是血，胳膊伸出一个奇怪的角度。多利羊齐声尖叫，还叫喊着让我结果了袋鼠。

我哭喊着冲下楼梯，跑到街上，最后瞥了一眼死去的拉蒙，然后跑开，身后传来多利羊在我家屋顶上大骂我是懦夫的叫声。

我惊醒过来，浑身是汗。外面漆黑一片，露娜在我身畔熟睡，还含着奶嘴。多利羊不见了。

我起身拉开车门边的小抽屉，从里面拿出那个小锡纸包，悄悄开了车门，光脚走到卫生间。我看着那包东西被厕水冲走。

十五

露营区的儿童游戏场有一面木板墙，上面画有袋鼠、鳄鱼、凤头鹦鹉和考拉。它们的颈上都有一个洞，游客可以把头伸进去，拍出很好玩的照片。我们的新邻居老夫妇告诉我们的。

露娜钻进考拉头。

她超喜欢考拉，尽管还没见过真的。我们每天都玩几次考拉游戏。我站在那里，伸开腿，举起胳膊，扮成一棵树。露娜

站到桌子上，爬到我头顶，然后大喊着："我是考拉。"

露娜在草地上玩着，我在一旁的躺椅上看书。这本书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作者保罗 · 柯艾略的一本新书——《薇洛妮卡决意寻死》。今天我在库拉达的书店里买的。库拉达是一个小镇，在那附近有一个观光铁路的停靠站。观光铁路出名地慢，这本书帮我打发了整个行程的时间。火车经过峡谷，经过瀑布，然后直接钻入了热带雨林。

我是否受诺拉的影响太深了？

我是否受保罗 · 柯艾略的书影响太深了？

我期望卡门仍在这里，是否因为我无法面对她的死亡？

真是奇妙的巧合，凯恩斯电台播放了我们在卡门葬礼上用的歌曲。

《和你这样的姑娘在一起》是 1968 年的老歌。在荷兰，电台从来没有完整地播放过它。如果经过唱片店，我会进去问问，它是不是重新发行了，所以才会被听到。

不只是我想念卡门。今天早上，在车边吃早餐时，露娜突然亲了我一下。她站起身，嘴里含着花生酱三明治，对着我的嘴亲了一下。

"爸爸，你真好。"她说。

"因为我是你爸爸啊。"我回答。

"我要对你更好，因为妈妈死了，"她说，"你哭的时候比

我多。”

以后要注意了，别让她看到我的眼泪。总不能让她感到有责任关注老爸过得好不好吧。

现在，她开心地玩着玩具。

“爸爸。”

“嗯？”

“人死的时候……”

我抬起头。她在草地上摆好了一个仪式，帕皮躺在小盒子里，帕皮二号和其他的小玩具围绕着帕皮。

“怎么啦？”

“就醒不过来了，像睡美人一样，对吗？”

“爸爸，妈妈想死吗？”她又问。

“怎么会这样想呢？”

“她为什么会喝药水？”

“你的帕皮应该不会醒了。”我叹了口气。

她点点头，转身接着玩娃娃。我用眼角的余光观察她。她操纵两个玩具娃娃抬着盒子，把帕皮抬走了。哦，该给儿童心理创伤辅导部门打个电话了。再过不久，她会认为妈妈不想再给她当妈妈才死的。

“妈妈不想死，但是，最后她太痛了，所以才喝的。”

“你认为那样好吗？”

“是的，再过些日子，她还是会死的，可是越来越痛啊。我不想让她痛。”

“我也不想。”

我们都沉默了。

露娜摆弄着玩具，把它们放得比帕皮的盒子低些，结果帕皮的盒子翻了，帕皮掉出来。露娜把帕皮装回盒子里，让其他玩具和帕皮二号慢慢走开，聚在一起。

“有时，我能见到妈妈。”露娜突然说。

“嗯，什么意思？”

“在我睡觉时。”

“哦，你梦见妈妈了，亲爱的。”我微笑着说。

“不是，妈妈和我说话呢。”

育儿手册呢？儿童心理辅导师呢？这时候，当爸爸的该说些什么呢？附和她？否定她？还是一带而过？

“那妈妈说什么啦？”

“她说她和我们在一起呢。”

露娜低下头：“妈妈能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就好了。”

还是说到这些了，这种对话应该在成年人之间进行，而不是和小孩子，我内心酸楚。

“我都没梦到过妈妈。”我说着，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嫉妒。这些日子，我从来没有梦到过卡门。

“那不是做梦！”

“好吧，好吧，”我赶紧说，“妈妈怎么说的？”

“我刚说过了，她和我们在一起呢。”

“和我们一起，在这儿，澳洲？“

“对。”露娜说，脸上肯定的表情和她那十个手指能数过来的年纪十分相仿。只有这么大的小孩才有这样绝对的回答。

“噢？嗯，妈妈什么样子呢？”过会儿，我要问问她是不是真有圣诞老爷爷，驯鹿又是怎么把他弄到空中的雪橇里。

“就像妈妈平常的样子，不过她没有翅膀。”

十六

我和女儿在澳洲大约有一个月了。露娜的“猴指”痊愈了，没有感染狂犬病的迹象。我对卡门，以及“将改变我生活的女人”也没有急切的期待了。

我在飞鱼露营区游乐场的接待中心买了一张电话卡，以便往荷兰打几个电话时，不用担心高额话费。我牵着露娜的手走向入口处的电话亭，一路上踌躇着电话该打给谁。很想和罗丝聊聊，但是她自离开曼谷后，就再没给我来过电话，也没发过短信。

我不想和拉蒙通话。

那么，打给托马斯和安妮吧。托马斯接的电话。

“丹尼小子！”

“嘿！”

他问我过得怎么样，有没有美女陪伴。

我不耐烦地回答，带着露娜哪有时间搞那些事。

托马斯说他认为我和露娜单独旅行是件好事。“这会终身难忘啊。”

是啊，但我心里想，就目前的遭遇来说，忘了也没什么。

露娜开始吵着说无聊。

“我得挂了。”我说。托马斯又问我们准备待多长时间，我没有勇气告诉他，每天我都想着退车结账，飞回家。

“等一下，丹，”托马斯说，“安妮在喊着什么呢。”我也听到了，她在说电子邮件。

“哦，安妮让我转告你，她给你发了一些妈妈——”

“噢，是妈妈们的育儿经。”

我说会马上看，然后挂了电话。

我把露娜领到商店，让她自己挑选冰激凌。

露娜舔着冰激凌，心满意足地和我走回电话亭。

电话卡里还有一点钱可用。

打给玛德吗？向她道歉，问问她 MIU 的近况，然后再小心地告诉她我戒了。

MIU的一个新职员接的电话，我问玛德在不在。

“你是哪位？”

“丹。”

“公事还是私事？”

“就说丹找她。”我不耐烦地说。

我在线上等了一会儿。

“她刚刚出去。”

“噢，那么，好吧，嗯，弗兰克在不在？”

“请再等一下。”

我继续等。

“丹先生，弗兰克也不在。”

十七

寄件人：安妮

时间：2001年10月29日

收件人：丹

嗨，丹！

你们父女俩怎么样了？都好吗？露娜还晕车吗？那么远的路程一直开车，很不容易。我向药师咨询到有一种药

很好用，澳洲也能买到，费泽厂生产的晕车药。

一条育儿经：乘车前别给她吃橙子，别让她在车上看书。还要注意箱形水母，它们对小孩子来说尤其危险。

我删除了邮件。再见，安妮。

寄件人：玛德

时间：2001年11月1日

收件人：丹

嗨，丹。

现在还不大想跟你说话，希望你能理解……

听到罗丝和你们去了泰国，我很生气，你又骗了我们。罗丝前几天寄信给我说想和我谈谈。我告诉她等我准备好了再和她联系。也许，这星期吧，毕竟又不是她的错。弗兰克上星期开始和我说点话了，为阿米兰岛的事，我上百次地向他道歉，但他受到的伤害超出你的想象。

不晓得这段友谊能否重建。

听起来挺蠢的念头：我发现你离开一段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件好事。

希望你在那里过得开心。代我给露娜一个大大的拥抱。

玛德

嘿，很高兴又有联系了。

寄件人：娜塔莎

时间：2001年11月2日

收件人：丹

嗨，丹！

怎么样啦？还没觉得无聊吗？我当然不会过得无聊。这个周末是阿姆斯特丹的舞林大会。星期五在摩尔，星期六和姐妹们出去，还有拉蒙、海牙的两个帅哥，你记得吧，在伊维萨认识的，我们一起去了在权力地带举办的聚会，非常疯狂。星期天感觉很不好。因为，早上六点，我们又赶去另一场聚会，结果那两个海牙的到我家睡的，你能想象……

删除。

寄件人：拉蒙

时间：2001年11月4日

收件人：丹

丹尼！

你这家伙，怎么样啊？在那里和袋鼠混得如何？老

天，你离开多久了？什么时候回来？回头我给你打电话，听听你和澳洲妞的风流韵事。你的电话号码没变吧？

拉蒙

寄件人：弗兰克

时 间：2001年11月7日

收件人：丹

主 题：聘人和股份

丹，

两个现实问题：

1. 我请了一个人负责福斯汽车的项目，他以前在BBD做企业策划。我对他很满意，客户也觉得不错。所以，我想签合同聘用他，但必须得到你的同意。你能确认一下吗？

2. 咱们得研究一下你的股份怎么算，我打算请会计师做个草案。

祝好运！

十八

路牌上写着：温格灵海滨，人口一百二十人。

这里一个酒吧也没有，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唯一差别是男人

们的胡须。

厌腻了芝麻街图片和滑梯，所以，一大早，我小心翼翼地问露娜，想不想托儿所里的小朋友。

“不。”露娜害怕地说，“我喜欢这儿，要和你在一起。”

好吧，没关系。看过那些发自肺腑的支持我到澳大利亚来的邮件，知道自己在阿姆斯特丹也好不到哪里去。罗丝似乎从地球上消失了。弗兰克和玛德的邮件说得相当直接。我也受不了安妮在邮件里愿意帮忙的热忱，更别说真的面对她了。至少，在这里我可以置之不理。

拉蒙、娜塔莎和那些瘾君子更可悲，我现在也没有性趣，躲开多利们更好。也许，少了我他们更开心。看样子，没人在意我在不在。嗯，也许会有几个色情网站发邮件邀请我访问。

好吧，随便他们在阿姆斯特丹怎样。

几个月来，他们占着我的便宜，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药，花我的钱，泡我的妞。现在，突然成了“你离开比较好”。

那我就在温格灵过下半辈子（把人口从一百二十增加到一百二十二）。露娜会高兴的。至少，我能给一个人带来快乐。也许这是一个机会。我已经失去了卡门，失去了罗丝，失去了自我。游戏结束。但不能重来。有时，我真希望一切可以重来，把过往删除。

不过，我还有露娜，她和我在一起。

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女儿。

十九

在澳洲两个月了，露娜和我已经融入当地的生活。打招呼时说 “老兄”，在饭店等餐时说“不着急”，然后眼睁睁看着比我们晚来的邻桌已经上菜了。

我们逐渐习惯了这里的日常生活。

日子过得说不上美好，但也一天天过着。我每天都要陪露娜玩耍，确保她吃饱喝足，洗洗涮涮，再游游泳。尽量晚些让露娜听随身听，等她听入迷了，我就有半小时的时间可以自己看看书，上网收收电子邮件。

同时，既然身在澳洲，我们也要抓紧时间看看周围的景色。

比如，我们列了一个清单，记载着见到过的动物，还真有些相当稀奇古怪的家伙呢。袋鼠、澳洲鸵鸟、鸭嘴兽。到底是谁想出这些花样啊？造物主要么是无聊得要命，要么是吃了魔幻蘑菇，才会造出它们吧？

我们的名单上还有奇异的鸟儿。有一种“番茄酱鸟”，露娜起的名字，她说它总是在叫着“番茄酱”，小孩子的联想力可不能剥夺。还有一种鸟，一头卷毛，和猫王相比也不逊色。

其他动物，我们只是在路边见到过。每隔一英里，都有一

个告示牌贴着照片，提示大家可能在高速路上撞到的动物。

袋鼠特别喜欢冲到汽车的大灯前，把自己撞得支离破碎。每天我都能在路上看到袋鼠的残肢断臂，但我没对露娜讲。露娜超喜欢袋鼠。老实说，袋鼠肉也很美味。昨天，她终于吃了一点，说很好吃。我骗她说是鸡肉。

袋鼠肉在这里很流行。如果菜单里没有袋鼠肉，就称不上是有档次的餐厅。

起初，我觉得把国宝端上餐桌有点荒谬，但转念一想，我们荷兰人吃乳酪，也吃郁金香，还不是一样。

除了看动物，吃动物，我们父女俩没做别的事。

比如，米森海滨旁就是杜克岛，据《孤独星球》上介绍，那里有艺术家社区，十三公里长的观景走廊和一百五十多种鸟类。但是，我没机会去观赏。露娜大小姐不想去看，她只想和那些可爱的玩具一起玩。我们就停留在码头，寸步未移，午后又乘船返回了，下船时我还听到其他游客兴奋地说岛上真是值得一游。

看来我们得把观光游览的念头暂时放一放。

所以，我就主动带她去游泳，我们成了狂热的游泳客。几个星期后，我们要去圣灵群岛，那里有最棒的浅潜景点。我想给露娜准备一双蛙泳鞋和一个泳圈，劝她下水游游，看看小鱼。我从上个星期开始教她蛙泳，每天给她上至少十五

分钟的游泳课。我站在她身后，抓紧她的脚，上下移动，还喊着口令："展开手，伸开腿，蛙式踢脚。"不过，我一放手，她就不游了，从水里站起来。如果水深，站不起来，她就恐慌了，尽管套着在这里给她买的维尼熊橡胶圈，她还是害怕。我们已经进行七次课了，她勉强会动手臂了，但腿的动作仍是一点也不会。

第二个教育项目是——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和其他小朋友玩。露娜的个性非常害羞，所以只要有小孩在玩，我就牵着露娜过去，介绍说"这是从荷兰来的露娜，她想和你们一起玩"。

这星期在米森海滨时，第一次，还不到两分钟，她就跑回我脚边了。从那之后，她要去跟小朋友玩就拉上我。于是，我很快就成为小朋友中的大英雄了。因为我搭的荷兰桥、水坝和堤防，从建筑艺术、技术设计、水力等角度来说，都比那些澳洲小毛孩儿搭的要好得多。露娜很开心，很快就变得更加有自信了。她自己学着出色的荷兰女子的样子，对其他小朋友发号施令，当然，是用荷兰语。

后来，我终于不用陪着玩了，只在附近待着就行。我假装看书，实际上在暗中观察女儿玩，还偷拍些照片。我已经给安妮和卡门妈妈寄了一包裹照片，也挺想给罗丝寄一个信封装几张照片，但是没有勇气。我往 MIU 给娜塔莎寄了一份，弗兰

克和玛德应该会看到吧。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们父女俩平安无事。

在这里，我也不感到需要有人在身边陪着了。有时，也会在餐馆里或者露营区和人聊上几句，但是都不超过十五分钟。我不想知道他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老实说，还有件事不得不提，到了澳洲，我一个美女也没见到，起码生理反应就能证明。我不想女人，不想上床，甚至也没自己解决问题——当然，那样做也不容易，露娜就躺在身边，床只有四英尺宽。

二十

我们在米森海滨滞留了一个星期。没什么好玩的，也无事可做，倒是比较容易克制自己。

今天，我计划开车到汤斯威尔，要南行几百公里。早餐前，我就给露娜吃了晕车药，好让药效发挥作用。

的确有效果。行驶了两百五十公里，露娜没吐。她睡醒后也没问还有多久到。在限速路上，还要开四个小时，路上什么风景也没有。四周的土地像圣诞老人的胡子一样白。真应该给安妮和她的童话磁带颁发奖章。

听过两遍录音磁带了，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路程，我和露娜边开车边唱歌。

我扯着嗓门唱："袋鼠岛上袋鼠跑，袋鼠爸爸和小袋鼠，开开心心一起玩……"

又开了二十公里路，经过两只死袋鼠。露娜已经记住了歌词。

我们一路歌唱着驶进汤斯威尔。

露娜一路上表现非常好，为了奖励她，我没有直接去露营区，而是给她找一处游戏场。沿着主干道行驶了一会儿，我发现在海滩和道路之间有一处草坪，里面有游乐设施。我泊好车，告诉露娜她爱玩多久就玩多久。

我走到草坪坐下，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查看有没有短信。当然没有。自罗丝从曼谷回阿姆斯特丹后，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或者发过短信。

要不要给罗丝打个电话？过去八个星期了，我已经证明自己能够不打扰她，还她清静，现在应该可以给她打个电话了，问问她过得怎么样。尽管脑海里这么想，但是手指在手机上来回游移，始终也没拨号，连条短信也没发。

我估算着荷兰现在的时间。是早上吧，星期几了？搞不清。我去问了游乐场里的家长，今天是星期五。我迅速拨了号，但是在接通前又按掉了。又拨号，又按掉。再拨再按。反复了三次。

对她说些什么呢？

说天气很好，路上限速很低？还是告诉她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在米森海滨"隐蔽游乐场"浴室里，我看着她在苏

梅岛酒店床上拍的照片，自己解决问题，结果因为禁欲太久而过于猛烈，差点摔出窗外？或者给她热切地描述露娜在梦中见到卡门？这里有个电台播放的歌曲就好像是卡门在当DJ？又或者对她说“不，我们一点也不想你，因为卡门和我们在一起”？

结果，我只是发了个寒暄的短信，说我们很好，露娜也好，只要别坐到什么移动的东西上。希望她也过得好，有个愉快的秋天。

短信发出去了，每隔几分钟，我看看手机，担心错过回复的短信。

我正张牙舞爪、怪声怪调地爬过一个大塑料管道，去追尖叫着逃跑的露娜时，短信铃声响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窜出管道的。

> 知道你们很好，我很高兴。好好照顾露娜。还要开很长的路程吗？这几个星期我工作很忙，但心情还不错。今晚会和玛德出去吃晚饭。听到你的消息很好，不过，别再给我发短信了。
>
> 又：我为你感到骄傲，你是一个好爸爸。

没有我，阿姆斯特丹的生活照样继续，罗丝也一样。

二十一

我在该死的世界另一头，整个晚上因为一个女人而焦虑，她不是我的女朋友，但我总在想，今晚她在阿姆斯特丹是怎么过的。

再给她发个短信，祝她和玛德晚上愉快？露娜在身边哼哼唧唧。荷兰现在是几点？

晚上六点半。她们俩约了几点见面？玛德六点下班，然后会和人闲聊一会儿，差不多八点吧，我猜想。她们会去哪里？

玛德和罗丝两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并不亲近。玛德悄悄嫉妒罗丝，因为她知道罗丝和我的感情。罗丝也不喜欢玛德。从阿米兰岛回来后，弗兰克反应激烈，罗丝可能也风闻到我们三人在岛上玩的可不是“芝麻街”游戏。但是现在，我走开了，她们会成为好朋友吧。她们都是布瑞达人，都喜欢美食，在打扮时髦的娜塔莎和多利羊们的小圈子里都感到不自在。

我预感不妙，今晚她们俩会面的结果将令我不可收拾。她们会在晚餐时小酌一番，然后互相倾吐秘密，女人们都这样。在你明白之前，她们已经详详细细地告诉对方你和她上床的时间、地点和招数了。然后，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两人又亲又抱，尖声大笑，高举酒杯发誓要把出门见到的第一个帅哥带回家大干一场。

贱货。

我打赌她们晃荡进夜店时，已经想好了和那里的浪荡子们鬼混。

我不在乎玛德怎么样，她爱和谁搞是她自己的事，但是，想到罗丝和别人上床，我的心都揪成一团了。

阿姆斯特丹现在刚七点。罗丝肯定会精心打扮，因为她知道玛德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袒露着乳沟，走在街上，得挂上红灯才能防止人们冲过来。

罗丝可能会穿那件黑色小裙，短上衣，搭配黑靴子或者粉色高跟鞋，很有风情的样子。

我祝她们今晚愉快总没错吧！再探探玛德是不是还生我的气。

犹豫什么呢？还当自己体贴入微吗？

祝你和罗丝今晚愉快。很高兴你们一起出去。准备去哪里？我们一切都好。

再发一条短信。

晚上玩得开心噢，女神，可别挑花眼噢。

五分钟过去了，没有回音。我肯定发出去了吧？要不，重发？用不着了，我看到成功发送的提示了。

* * *

八分钟了。该死。她们见面关我什么事。

* * *

仍然没有回复，超过十分钟了。

* * *

我没算错时间吧？荷兰现在是晚上吧？再看看。澳洲时间减去八小时，没错啊。

除非我给罗丝的短信弄错了。

二十二

天慢慢亮了。我躺在床上，毫无睡意。玛德是否向罗丝披露了几乎每次周一晚餐聚会后，她都和我睡在一起？为什么我不能向罗丝坦白我和很多女人有性关系，以至于时间长了，我都搞不清了？

我自己知道为什么。纯属胆怯。尽管我们没有真正在一起，但她也绝不会接受我的风流韵事。我不想伤害她，也不想失去她，不想让卡门之外，唯一能使我感到快乐的女人短短几个月就离开我。

卡门离去后，我生活得毫无顾忌，既不慎思，也不反躬自省，对任何事任何人都是这样。内心深处，我觉得如果忽然对罗丝忠诚了，就是对卡门的羞辱，罗丝甚至称不上是女朋友，但事实并非如我所想。几个月以来，我感到遗憾的只有对罗丝这件事。平生第一次，我对一个女人不忠，同时又觉得对不起她。这是我一直在逃避的情境。

也许我在卡门死后的种种荒唐行为是一种扭曲的报复，扭曲思考逻辑下的结果，是把对卡门的背叛归咎于罗丝。

二十三

“爸爸，我们今天做什么？”

等罗丝睡醒了，给她打电话，问明白为什么音讯全无，昨晚她们都干什么了……

“宝贝儿，我们找找看这儿有什么事可做好吗？”

我从沙发床旁边的小茶几上拿过《孤独星球》翻到汤斯威尔镇那页，我在上面做过标记。有惊奇的收获！

“想去看小鱼吗？”我把露娜抱到腿上问她，“这里有一个很棒的大水族馆。”

她茫然地看看我。

“很大的鱼缸，能看到里面的鱼。”

她点点头。计划成功。现在进行日程中比较困难的那部分。“看完鱼后，爸爸要去网吧，发几封电子邮件。”

小可爱的眼神充满疑问了。

“给外祖母、安妮和托马斯发消息，告诉他们我们都好。”

“罗丝呢？”

“嗯，可能也给她发。那到时你自己听一会儿故事，好吗？”

露娜点点头，提出要求：“然后，我们回到昨天玩的地方好吗？”

* * *

在露营区，有家名叫考拉的自行车小店，我从那里租了辆自行车。那家店用考拉做标志，每一顶安全帽上都有一个考拉图案，露娜很高兴。我把泳具塞到袋子里，又把我的那顶安全帽扔到车筐里，骑车直奔大堡礁奇观园。

前台的女服务员令我联想到抹香鲸，从她那里拿了门票，我们进入大厅。大厅的天花板上垂吊下来一个大地球仪。我带露娜过去，指给她看荷兰和澳洲。她张开双臂环抱着地球仪，两只小手刚好触到这两个国家。

我马上拍下这张照片，等传到阿姆斯特丹，反响肯定很热烈。

我们走在一条玻璃隧道里，外面是鲸鱼、鳐鱼、大海龟，还有各种各样令人惊叹的鱼儿在身边游弋。我在阿姆斯特丹见

过不少种鱼，但还是头一次见到鲨鱼和大海龟，还有头部隆起的毛利苏眉鱼。

露娜有点紧张，一直站在隧道中间，与玻璃墙保持着距离。她张着小嘴，小手紧紧地拉着我，眼睛盯着在头顶上游动的鲨鱼，像是观看网球赛的慢镜头。

终于，小丑鱼出场了。露娜觉得它很逗，不过，海豹是她今天的最爱。她在海豹池边不肯离开。

我不时地瞥一眼手机，看看有没有罗丝的消息。

到了游览终点，我让露娜自己选，是要海豹玩具，还是要小丑鱼玩具。她一会儿要海豹，一会儿又要小丑鱼。结果，我胳膊夹着一只毛茸茸的海豹和一只毛茸茸的小丑鱼，牵着露娜走出水族馆。今天晚上，旅行车里会更加拥挤。

当我们骑车到达昨天的地方，露娜欢叫起来。真是搞不懂这里的滑梯、秋千、跷跷板有什么特别的。我猜是因为昨天我们来过这里，露娜熟悉了。老人像小孩，小孩像老人：这儿没什么不好之处，干吗要挪地方呢？照露娜的想法，澳洲别的地方我们都不用去了。她跑向昨天玩了不下三百遍的滑梯，我则躺在草地上，又看了看手机。

还是毫无动静。

中午十二点了。阿姆斯特丹应该是早上四点。她回家了吗？或许已经睡了。

随便吧，我决定冒险一探究竟。

嗨，女神，我正躺在热带小镇汤斯威尔的儿童游乐园的草地上。我们刚刚在大堡礁水族馆看过鲨鱼和小丑鱼，很奇特，很漂亮。回头我在电子邮件里跟你描述。下午，我们会去网吧。晚上过得怎么样？如果你已经睡了，过会儿再给我打电话或发短信吧。

按下“发送”键，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绕了多大的圈子啊。其实就是想知道，现在她的床上有没有别人。我看我是永远也当不了作家了。

一分钟后，短信铃音响了。

刚到家。很开心。去了好几家酒吧。现在要睡了。在努力把你抛到脑后，给我一点机会。

行啊，但是，在摩尔酒吧里都干了什么？喂，我该怎么想呢？显然，她喝多了醉了，那旁边有别人吗？不会有。否则，她不会写“要睡了”。但是，想想过去，我自己发短信时，就是这样找借口的啊。

* * *

铃音又响了。

哈！看来她没有忙着和别人上床。

我通过电邮给你写了一封长信。

我感到喉咙一紧。一封长信。这附近有网吧吗？翻开《孤独星球》，翻到大堡礁奇观园那页，我记得做过标记，就在附近。

露娜呢？还在打滑梯。

“露娜！”

她朝我挥挥手。

我招手让她过来。

她摇摇头，从梯子上滑下来，又跑回去。

我从草地上站起身，向她走去。“我们走吗？”

她的嘴角往下撇了。“我们刚到一小会儿啊。”

“是啊，不过，今天我们要，嘿，我们有很多很多事要做……”

“什么事啊？”

“去网吧，爸爸要发邮件啊。还有，我饿了，你一定也饿了。”

“我不饿。”她一边说一边晃着头，“我要玩儿。”

她跑了回去，改荡秋千。昨天，她荡秋千时，我费了十几分钟的口舌，才把她哄走。

可是现在，知道有一封罗丝的邮件，我的心都飞到阿姆斯

特丹了，恨不得人也在那儿。

直觉告诉我，罗丝并不希望我回去。

失望，但想知道她到底写了些什么。

“就玩一分钟啊，乖。”我喊道，露娜却装做没听见。

真烦人，我们在这玩了将近一个小时了。每次见到游乐场，她就吵着让我陪她玩儿，一会儿荡秋千，一会儿在滑梯下接着她。现在，她还挥着手笑，好像要在这里持续玩上几天才罢休。

我起身走向滑梯。

“露娜，该走了。”

“去哪儿？”

我叹口气，“去买吃的。”

“那还回这里吗？”

“不回来了。吃完午饭，我们去找个网吧，爸爸要上网发邮件，我们说过的，对吧？”

她低头在草地上跳来跳去，“我想待在这儿。”

“不行，露娜！现在去吃饭。”

我站直了，伸手去拉她。

她甩开我的手，“不，不，不！”

游乐场里的大人和孩子都往我们这边看。

我报以一切尽在掌握中的微笑。

“露娜，走了，过来。”

她开始使劲跳脚，还哭起来。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

“露娜，我要数‘一、二、三’啦。”

她哭得更凶了。

“一……”

哭声变成尖叫声。

“二……”

拼命摇头。

“三！”

我用力抓住她，她挣扎着赖在草地上。受够了，要不是周围有那么多人看着我们，我就一脚踹下去了。

我气急败坏地拖着她，她大喊大叫着，在我身后像个娃娃一样被拖过草地，拖到自行车边。

我用手指掰着她的脸，冲她大吼：“你听不听话？”

“不听！”她也喊叫着。

我把她转过身去，对着她的屁股拍了一巴掌。

露娜愣住了，瞪着我。

“我要找妈妈。”

就在那一瞬间，她的话刺中了我，我感到周遭的世界冻结了。

“你找不到妈妈！”我听到自己的喊叫。周围的家长和孩子看得目瞪口呆。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妈妈死了！”悉尼的人也能听到我这一声吼叫，“妈妈死

了，我是你爸爸，我也没办法。”

我瘫坐到草地上，就在露娜旁边，也哭了。

露娜用膝盖小心翼翼地爬过来，贴着我坐下。我们就这样在草地上坐了一会儿。

露娜困惑地看着我，一边用手抹去脸颊上的眼泪，一边自己揉着屁股。

“对不起，爸爸不该打你。”我亲亲她。

她耸耸肩，爬过来，头枕着我的肩。我又啜泣了，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颊。

我们又躺了一会儿。

“我带你去麦当劳吃点东西好吗？”我问道。

二十四

麦当劳赚的就是有负罪感的家长们的钱。

我们点了很多东西。

“还要薯条吗？”

露娜摇着头，大声地吸着喝了一半的橙汁，眼睛盯着我身后，显然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了。我转过身，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我身后坐着一个小男孩，正在吃东西。他穿了一件印有建

筑工人卡通图案的T恤。

“那个男孩有一件建筑工鲍勃的T恤。”露娜说。

“他对建筑工鲍勃很着迷。”我突然听到身后有女人说话，用的是我们的荷兰语。我转过头，映入眼帘的是一位微笑着的金发女子。吓了我一跳，那么像！爽朗的她有几分卡门的影子。嗯，不错，和我在大堡礁奇观园看到的抹香鲸不同。

“露娜也很喜欢建筑工鲍勃。是吧？”我接话说道。

露娜摇头，“我不喜欢。”

金发女子朗声大笑。那嘴唇又让我想起卡门。

我笑了笑，耸耸肩。“通常她都听我的。”说着，还做出个“你也了解”的笑容。

“昨天，我看到你们在那里玩。”那个女人说荷兰语时有点英语的味儿。我该庆幸她今天没在那里看见我们俩。她穿了件V领T恤。

“你带着女儿旅行？”

“对。”我回答得真干脆，“我们先到泰国，然后来这里，还要继续向南走。你们呢？”

她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指着穿建筑工鲍勃T恤的小男孩说：“我们在这儿居住。”

瞬间，罗丝变得遥远了。

我伸出手。

“嗨，我是丹，能和人用荷兰语聊聊游乐场和小丑鱼之外

的事，真是开心。”

她笑了，介绍自己叫谭嘉。我注意到她没戴婚戒。

她也察觉我的表情了。

“我离婚了。”

“喔，那我们同病相怜嘛。”

“你也？”

“是啊，谁也没错，就分开了。”

她又笑了。她看看露娜和她自己的儿子，两个小孩还陌生害羞。“我儿子荷兰语讲得不好，但能听懂，在家里我们通常讲英语，我前夫是澳洲本地人。”

“如果喜欢，你们两个可以到游戏室玩一会儿。”我说着，轻轻推推露娜的后背，“也许……”

“他叫本。”

“也许本想和你一起玩呢……”

露娜看看小男孩，问他是不是愿意一起玩。

谭嘉给儿子翻译露娜的话，然后坐到我的桌边。

“孩子们好像很谈得来。”

“这叫做缘分。”

我们聊起镇上除了大堡礁奇观园还有什么好玩的（烦人），她做什么工作（哈欠），我和露娜去过昆士兰哪些地方了（鬼扯，伟大的爸爸）。十分钟以后，我拿到她的电话号码，她还

邀请我们今晚去她家吃饭。我很痛快地答应下来，写下她家的地址。

我们谈笑风生地一起往游乐室走，在那儿我要告诉露娜这个好消息，她和本晚上又能见面了，因为谭嘉阿姨邀请我们去吃晚饭。

我吹着口哨，骑上考拉自行车，载着戴好了安全帽的露娜，向网吧进发。

今晚要大干一场。

二十五

寄件人：罗丝

时 间：2001 年 11 月 22 日

收件人：丹

亲爱的丹：

几个星期以前，我们还一起在泰国。现在，你到了澳洲，我留在阿姆斯特丹。

这是你们的旅程。从天真地跟你去泰国那一刻起，我就感觉到了，我不属于你们的旅程。事实上，卡门一死，你就远离我了。你要得少，我要求得多。我和其他姑娘不一

样，不能和别人分享你。（尽管我不知道你都和谁睡过，睡了多少回——今晚玛德告诉我你们经常上床，我不惊讶，你都不敢承认。）

不管外界怎么议论我们，我和你在一起很愉快。也许我应该感到丢脸。因为，为了爱，我完全扭曲自己去迎合你，无论我怎样尽力尝试，卡门死后，你常常竖起一道道心墙，但我仍努力争取机会。

你总是在抗拒我，抗拒能发展成真爱的感情。这种感受太恐怖，太痛苦，还不如杀了我。

你跟我提到过，卡门的癌症确诊后，你在超市看到一对老夫妻互相搀扶着慢慢走，当时你感到一阵嫉妒，因为你知道和卡门没有这样白头偕老的机会了。但是，你像是在玩双面游戏。一方面，你渴望亲密长久的爱。另一方面，你又游戏人生，不断寻求刺激。

地下情人、拈花惹草、恣意行乐，甚至一夜情，这些都很刺激，充满激情，热辣，自我膨胀。但你把这些变成生活常态，游戏人生，没有真实的自我。

双面生活不会找到真爱。你得不停地在爱人面前隐藏真实的自己。也许，我能学着容忍你出轨，像卡门那样。忠贞不是生活的目标，但忠贞是我们达到生活目标的途径。我认为，爱一个人，就要想方设法让他快乐。如果单

一的关系令你不快乐，也许，如果确信你爱我，我会尝试帮助你找到一种我们都能接受的感到快乐的方式。

但是，我不得不面对现实了，我无法找到那个敢于拿出真心的丹，同时，我也不愿意和那个伪装的丹在一起。敢于捧出真心的丹是存在的，大家有目共睹。卡门最后的时光过得多么快乐。尽管我会心碎，但我还是希望有人，有这么一个人，哪怕是在澳洲，能够找回真实的丹。

我决意不再给你打电话或者发短信。为我，也是为你。等你回来后，我们做普通朋友，就像我们第一次交流时你答应的那样，分享柏拉图式的友情。

丹，祝你们在澳洲愉快。我爱你。

罗丝

又：在曼谷时，我悄悄在你的帆布包最下层放了一个小礼物给露娜。是新的故事书。已经两个月了，原来的书她可能听腻了。

再：你帆布包里多利羊的照片可真好看。还真不知道小羊能自己给自己剃毛呢。

二十六

“你有那么多粉丝寄邮件来啊？”身后传来声音，透着点

不耐烦，“菜都上桌了。”

噢，别烦我，给我点时间。

“嘿，好的，来了。”我看看手表，已经坐在这里四十多分钟了。“的确有很多邮件。”我对着厨房高声说。

其他邮件，比如托马斯的、卡门妈妈的、色情网站的，我还没来得及打开。

“谭嘉，你有打印机吗？”

“就在电脑下面。”她在厨房里大声说。

今天下午在网吧，我刚进入邮箱，露娜就摘了随身听的耳机，站到我身边。

“我要尿尿。”

带她去卫生间。

“我好无聊。”

给她的随身听换磁带。

“我冷了。”

给她披上纱笼。

“我好累啊……”

结果，还没来得及看罗丝的信，令人兴奋的约会时间已到。我把电话号码放哪儿了？

噢，找到了，在裤子口袋里。

“喂？”

“谭嘉？”

“你好？”

“我是丹。今晚我们去你家吃饭，可以在饭前用你的电脑上上网吗？”

多好的女人呀。网络＋食物＋饮料＋露娜的玩伴＋给露娜看荷兰语录像带 +99.9% 和爸爸上床的机会。

以上全部免费提供。

谭嘉的公寓很大，有一面落地长窗，可以俯瞰灿烂耀目的街景。家具很简单，显得房间更加宽敞。

面前摆着鲜虾意大利焗面，包里塞着三张 A4 纸打印的罗丝的决裂信，希望焗面比决裂信容易下咽。

谭嘉一直在轻快地闲谈，讲她的离婚，本的学校。我则像绿洲合唱团那位著名的主唱一样，出场时心不在焉，我唯一的举动就是像机器人一样斟酒，十五分钟内已经是第三杯了，(“我和杰瑞离婚时，妈妈送给我这瓶酒，说我就大醉一场吧。”)并且适时地点头，摇头，说：“对！”

谭嘉并不介意。看样子，她很高兴有机会用荷兰语吐吐苦水，用母语发发前夫的牢骚是再爽不过的了。

露娜也很开心。她和本坐在地板上，看建筑工鲍勃的录像带，荷兰语的。她看得非常入神，几乎没动过汉堡包和薯条。

罗丝信里的话不时跳进脑海：“你总是抗拒我。游戏人生，

意味着你……”

“虾好吃吗？”

“噢，嗯，好吃，的确好吃。”

“好啊。你听我说啊，有一件事他特别执拗：他只许我用英语和本说话。每次见本，他都问可怜的孩子，我们在家里是不是只说英语。如果发现不是，他就不给抚养费，或者威胁带走孩子，其实他连自己都养不活……”

谭嘉的故事比荷兰乙级队进球还没意思。吃完最后一个虾，打道回府吧？带着露娜，比较容易找借口。小女儿的睡觉时间是中断晚饭后时光的最好理由。

我看着谭嘉把盘子端回厨房。她的臀部真漂亮。

“要咖啡吗？”她大声问。

“好的。”我猜她在床上不会这么多话吧。

她在厨房里继续唠叨。现在她看不见我，我支棱个耳朵就好了。

我悄悄拿出打印的A4纸，读罗丝的信。

> 一方面，你渴望亲密长久的爱。另一方面，你又游戏人生，不断寻求刺激。

听到唠叨声近了，我迅速把纸塞回去，做出一个笑容。

“咖啡来了。”

"很好喝。"

"加糖或奶吗？"

"不用，黑咖啡就好。"

"至少，这样省钱。"她笑着说。我只从安妮和托马斯那里听过这种笑谈。

"你来了真好，知道吗，杰瑞从来不在家待着，也不聊天。"

我开始体会到杰瑞的感受了。他能解脱出来真是睿智。

"我们到沙发上坐坐吧？"

噢，天哪！

我坐到沙发里，和她保持一段距离。

手上端着咖啡，我环顾一下房间。

"你家布置得很漂亮。"

"我自己布置的。和杰瑞离……"

——唉，上帝，我在这儿干吗呀？大老远躲到澳洲来，听她唠唠叨叨快三个小时了。

"……后来我就想啊，哼，全部扔掉算了，免得看到后想起那个浑蛋……"

——就是为了搞上昆士兰汤斯威尔镇这个离了婚的话匣子吗？

"我重新粉刷了卧室，用我自己的东西装饰……"

——我好像听到了一万公里之外传来罗丝的嘲笑声。

"我带你看看卧室好吗？"

好嘛，公开邀请，说话时还向我眨眨眼。

难道她以为我会把女儿抛在楼下，和她上床去？拜托，这可不是在阿姆斯特丹……

露娜打了一个哈欠，真是恰逢其时。

“恐怕我女儿累了。”我抱歉地说着，冲女儿点点头。继续打吧，宝贝，打哈欠吧。

“她可以睡在这儿，我在本的房间里加张床。”

谭嘉的手滑向我的大腿。我的身体反应系统已经准备去搂她了。

别这样，别这样。我瞅瞅露娜。帮帮老爸，甜心，说你要回家吧。哭吧，闹也行啊。

她的手伸到我的大腿上，我觉得那里像是爬过一只蜥蜴。

“别……”

“来吧。”谭嘉说着，挑逗地捏了我一把，推着我走向楼梯，“本，我带丹叔叔看看房间。”

二十七

我侧身躺着凝视她。晨光从窗帘缝隙间照进来，在她金色的发鬓上闪烁雀跃。

她伸伸腰，打个哈欠。我微笑地看着她。

她真美呵。

她慢慢醒了，张开眼睛，对我笑了。

我弓过身去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

“早安，我的小太阳。”

“嗨，爸爸……”

“回家睡高兴吗？”

她点点头。“我认为那边房间不够我们睡觉。”

“爸爸也这么想的，”我笑着说，“只是我不好意思跟那位女士说。”

“真的？”她有点惊讶。

“是啊，我觉得回来和你一起在车上睡更舒服。”

* * *

一小时后，我刷信用卡结清了两晚的露营费用，把东西都搬上了旅行车，准备驶离汤斯威尔镇，免得过会儿谭嘉带着本跑过来，给我们送新煮的咖啡和早餐，我想昨天她已经买出来我们的份额了。

我往驾驶座一看，露娜正坐在那看罗丝送给她的新故事书。

我拍拍她，微微一笑。

澳洲属于爸爸和露娜。

幸好昨天露娜救了我。谭嘉领我参观她的卧室时，在习性

推使下，我几乎要一把抱住她，把舌头一直伸进她的喉咙里。这时，楼下传来露娜惊恐的声音。

“爸爸，你在哪儿啊？”

噢！转瞬间，我双脚落回地面。

十分钟后，我们客气地谢过谭嘉的款待：美味的晚餐、网络、录像带，并且答应今天会打电话过来，尽快落实晚上请他们在露营区烧烤的事。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驶向伯温了，又要南行几百公里。

车里的音响大声放着“五分钱”乐队的歌，在我的带动下，露娜也摇头晃脑地跟着唱。

从来不是聪明人，是你让我看到真实的自己。

多谢，有缘再会。

二十八

离开汤斯威尔镇和谭嘉的诱惑已经三天了。

谭嘉又打过五六次电话，有两次进了语音信箱但没讲话。有得必有失，想要煎蛋就得打破鸡蛋。

我们坐在码头灯露营区的游乐场，这里有游乐园和游泳池，真是令人惊喜。露娜都乐坏了。

在从汤斯威尔到这里的路上，我还挺高兴的，毕竟罗丝给我写信了。我甚至给她发了个致谢的短信。但是，她似乎坚持要说到做到，真的没再回复。我感到了挫伤。

无论是陪露娜打秋千、挖沙子，还是陪她小睡，罗丝的信始终萦绕在脑海。她的那些字句时常强行跳入大脑。

> 一方面，你渴望亲密长久的爱。另一方面，你又游戏人生，不断寻求刺激。

夜复一夜，我坐在旅行车里沉思。我的恣意胡为的确超出了限度。每次偷情回来，我又变成模范丈夫。

我想证明自己的出轨并不影响我对卡门的真爱。为了挽回她，我送她小礼物，策划一起做浪漫的事。还和她多多做爱，免得让她察觉到我出轨。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要逃避，逃避人生的乏味。把生活弄得每天都像跳降落伞般刺激，这成了我的习性。

哼，逃避。逃避就是逃避，有什么大不了的，世界上一半的人都不忠诚。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很多男人习惯到处留情。

从法国、意大利、希腊、巴西，到苏利南、西印度，出轨是家常便饭，人人都这样，只是不说出来罢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我觉得拉蒙说得对：一半男人声称自己从未出轨，那

是扯谎；剩下的一半里大多数是长得太丑没机会而已。按拉蒙所说，十个男人里也就有一个能保持单一的性关系，出于坚持自己的准则或者出于爱情。

就说托马斯吧，在家里是个好好先生，住家男人，可是一旦有机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手就痒痒”。

女人更是虚伪。

在夜店里，我和拉蒙隔着几英里远就能识别出谁想投怀送抱。对那些单身度假的已婚妇女，被丈夫不当女人看待的妇女，只消三言两语的恭维话，就能像小刀切奶油一样搞定她们。他们的丈夫还以为自己亲爱的老婆读着纯情小说度假呢。

有几年，我曾天真地认为我家卡门像瑞士银行一样值得信赖。就连她最好的朋友也不知道，她也多次出轨。女人保密的本事无人能敌。

我做不到。

这也是对卡门伤害最大之处。她在最后几个星期里告诉我：几年来，一半的阿姆斯特丹人知道我都干了什么，而她被蒙在鼓里。实际上，罗丝也这么说过。

> 双面生活不会找到真爱。你得不停地在爱人面前隐藏真实的自己。

我从未想伤害卡门，我不想伤害任何人，特别是“将改变

我生活的女人”，如果我能有幸遇到她。在汤斯威尔，靠了露娜的帮助，我才应付过谭嘉。而回到阿姆斯特丹的蜜桶里，恐怕没那么简单了。不同的身体令我兴奋，从未碰过的胸脯、新鲜的招式，带给我颤抖的快感，我热爱这种感觉。我真的不愿意一辈子只和一个女人做爱。

保持忠诚的思想使我感觉给生活加上了手闸。

这不是真爱的意义吧。

二十九

在阿姆斯特丹买《孤独星球》的昆士兰卷时，我还想着到澳洲要游览一番。书上提到圣灵群岛时用了一堆大大的惊叹号，说那里是人间天堂。我们正在盖特威岛爱尔丽海滩的度假村。这里是圣灵群岛的门户。但这个门户似乎是要把我们挡在外面了，我和露娜无法再往前走了。短短的环岛航程也要持续三天时间。我不能强加给女儿。一天都够她受的，可能会吐昏过去。

令我自己惊奇的是，我越来越适应这种情况。这个星期，我们去了几次乡间，感觉非常惬意。

在爱尔丽海滩，我在澳洲首次看到了比较有正常的社会生活的地方。这里有人工潟湖，人们可以晒晒太阳，聊聊天；街

上也布满了餐馆和咖啡屋。和昆士兰别的地方不同，这里允许我带露娜出入餐馆和酒吧。

我给小费很大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其他游客可就不同了。

爱尔丽就是昆士兰版的曼谷考山路。背包客随处可见，不少人看上去比露娜大不了几岁，比我则年轻二十几岁。在这儿，老爸和女儿不再是强壮性感的组合了，得归入老幼妇孺行列。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好似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我感到很惊讶，但也没兴趣和他们攀谈。

平静于我有益。离开汤斯威尔后，我再没有为卡门落泪。尽管凯恩斯之后的行程不再有她的踪迹，但感觉她仍和我们在一起。我常常回想生病前的卡门，以及她和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露娜也很愉快。我的心境平和自然也影响到她。

大概也与我对她约束得越来越少有关系吧。

早上，我们在游泳池泡上一两个小时，我使出天使般的耐心教她。自从发现我教的蛙泳课有问题，使她的腿总也踢不好，我进行了调整，慢慢就好了。她一旦没兴趣不愿意游了，我也就不教她了，这招还挺有效。四天以后，她已经能套着泳圈从一边游到另一边了。作为奖励，也出于安全考虑，我悄悄买了两个套在手腕上的小手圈，留给露娜用。也许，过两个星期，我们父女俩会在弗雷泽岛的海水里一起畅游呢。到那时再给她

手圈。

我们的活动范围有限又固定，所以整天赤脚走来走去。我的训练鞋一次也没穿过。偶尔，去趟卫生间，就穿上拖鞋，其实也没必要，因为澳大利亚真的很干净，在荷兰的家里得脚气的概率可比在这里还大。在卫生间，没人小便在便池外面。淋浴室里，没人乱拿毛巾。露营区里，也没人在烧烤时胡乱丢弃。澳大利亚人互相尊重，也尊重他人的物品，更尊重大自然。他们不大喜欢移民，不过我和露娜不在其列，因为我们都是金发，看不出来。

我渐渐喜欢上澳洲的生活风格。当地人非常友善有礼。“别着急”、“老兄”这些口头禅，还缓和了我的疑虑。

每天，我们都到露营区的树林里走一圈儿，顺便看看有没有“名单”外的动物现身。露娜已经拍了好多照片，昆虫、鸟类和其他只能在荷兰图书馆的书里见到的动物。我们至今没见到考拉和袋鼠（活的）。今天最大的收获是笑翠鸟。我还没来得及拍照，它一下子飞走了。我给露娜画下了它的样子，露娜非常喜欢，捧着它不住地亲吻。

动物至死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和露娜发现了烧烤之妙。没过几天，我已经尝遍了这里的餐馆。现在，我每天到露营区的店铺买上一块厚厚的肉，晚上切好了放在烧烤架上。露营区安放了很多烧烤架。露娜看到后欢呼雀跃。她可以一直在

草地上玩，直到肉快烤好。她也不用像在餐馆里那样，乖乖坐好，等着女招待给她上鱼柳或者香肠。而且，她显然被我的烤肉技术迷住了。

在她眼里，我就是杰米 · 奥利弗（明星厨师）。她张着小嘴，看我一手烤着羔羊肉，另一只手还能给她的烤香肠翻面。趁她不注意时，我迅速把烤焦的地方挖掉，淋上烧烤汁。

我开始越来越感激这辆带车轮的小兔笼。正是因为它太小了，我们很少在车里待着。

以前我不喜欢露营，但现在，露营带给我们一种另类的生活节奏，我渐渐感受到一起做日常生活琐事的魅力和乐趣。它让人诧异时间原来如此容易过，讲讲故事喝杯啤酒数数天上的云便到黄昏；在办公室，开三个会，挨得腰酸背痛也盼不到下午。

“看我们多忙啊，是吧，爸爸？”今天早上，她和我一起给洗衣机注水时高兴地说。

* * *

露娜小睡，我在洗衣服。不得不洗了，我已经没有干净内裤可穿，露娜的帕皮也有异味儿了，昨晚睡觉时，露娜把它放在我眼前，我就闻到了。

我轻轻松松地站在洗衣房里整理露娜的 T 恤和短裤，这些

事在家里我从不干，现在做着，却感到一丝禅意。

接下来是露娜的帕皮。我弯腰用力刷洗泡在一大盆肥皂水里的帕皮。如果是我自己的，早就扔了，买个新的。我一边刷洗，一边想象着今晚露娜安睡的样子，她开心地搂着干净的帕皮，和它贴着脸，嘴里含着自己的拇指……

也许爱没有我想的那么复杂。

三十

“你的爱，把我高举，把我高举，越抬越高。”

我的右手做成小嘴在唱歌的形状，一下对着露娜，一下对着自己。露娜在副驾驶座上笑得前仰后合。我把杰克 · 威尔逊的歌声又调大些，夸张地跟着唱。

“你的爱，把我高举，把我高举，越抬越高。”

不好！

后面在闪警灯。

后视镜里映出的红色字母明显是对我的警告。

停车……停车……停车！字母越闪越大。

我迅速拉上安全带，关掉音乐。

“怎么了，爸爸？”

“宝贝，我们得停会儿车。”

我慢慢减速，靠边停住车。

路两旁是玉米地。路上前后都没见到车。这辆警车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真是一个谜团。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车上下来两个警察。其中一个看着我的车牌号，用挂在警服上的对讲机说着什么。另一个慢慢走向我们的车。

我摇下车窗，“你好，警官。”

“先生，为什么不系安全带？”

“是吗？我系着呢。”

“先生，你刚才没有系。还有你的车速是每小时一百三十八公里。”

“我有吗？”

“对，限速是每小时一百公里。”

“哦，我们在唱歌。”我看到警官的表情，知道这个解释没用。我估计，告诉他今天我们得行驶六百公里赶到赫维海湾，也不会打动他。

“请你下车，先生。”

“爸爸，你在干什么？”

“亲爱的，我得下车，就一会儿。”

露娜紧张地看着警察。我对她做了个没关系的表情，下了车。

警察示意我贴着警车站好，然后仔细搜我身。

他要了我的驾照，拿在手里拍打着。

凯恩斯机场海关的一幕重现了。

“你知道吗，按照昆士兰法律，超过限速二十公里是犯罪。”

昆士兰法律，受够了。

警察让我站在那儿等着，他掏出一个罚单本，走向我们的旅行车。

我想来想去都觉得，这次可不是扔掉一包棒棒糖就能万事大吉的。

* * *

“你说多少钱吧？”

“不系安全带，二百二十五澳元；超速三十公里，三百五十澳元。”

打劫啊！

“要交现金。”

“你说什么？”

“先生，请你现在交付现金。”

不会吧？我笑了出来。谁会带五百多现金在身上。

警察一脸严肃，我赶紧郑重其事收敛笑意。

“这，太不合理了！我不可能带那么多钱。”

“如果你不付罚金，先生，恐怕我们得把车拖走了。”

“爸爸，怎么了？”露娜这次是平静地小声问。

我看看四周，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头上太阳热辣辣。

麻烦大了。

三十一

我们背着帆布背包站在路边，我手上的罚单写着几天之内付清五百七十五澳元，可到赫维海湾取车。露娜颤抖着嘴唇，看着警察坐到驾驶座里，开走了我们可爱的小车。我则感到很羞辱，像是看着老婆被别人拽上床。

我们望着亲爱的小车慢慢在视野里消失。警车踌躇满志地跟在后边，好像刚抓到一个要犯。

“他妈的浑蛋昆士兰！”我喊叫着，踢了一脚背包。

“那个警察不乖，是吧，爸爸？”露娜附和着，也踢了背包一脚。

我一下子被她逗乐了。

什么都没关系了。我举起露娜，转了一个圈儿，“我们过去看看，找点冰激凌吃，好吗？”

露娜猛劲点头。

不一会儿，我们俩靠着帆布背包坐在路边，在大太阳底下，一起舔着甜筒冰激凌。

* * *

原本以为我们会被丢在路中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过，带对讲机的警察可能觉得有点残忍，就给我们通融了一下，让我们把车开到最近的加油站，在那里打电话叫出租车。

我决定等有车来加油时，搭顺风车。有露娜跟着，我看起来还是很可靠的。

三十二

第二辆加油的车驶进来，我们看到一线希望。

那是一辆卡车，亮闪闪的红色车前盖，大大的引擎管。司机挺着铜墙铁壁似的大肚子，听了我的遭遇，大摇其头。昆士兰的警察常对游客使这招。

“别着急，老兄。”

司机要把货送到布里斯班，赫维海湾以南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所以愿意搭上我们做个伴。

我赶紧跑回去拿包，把我们的帆布包扔到驾驶室，又把露娜抱上去。和我们的小旅行车比起来，这个家伙可是庞然大物了，我们离地有二米高。

我注意到司机也没系安全带。当然，他的大肚子和方向盘

之间也没缝隙可以挤进安全带。还好，这条快速路上没有颠簸。

露娜瞪圆了眼睛看着驾驶室里的陈设，方向盘、车顶篷、车座后面的一大堆花，像个植物园。

卡车司机注意到露娜在看花。“每次平安回家就有一束花。”他说。他告诉我们，花是女儿送的，说着指给我们看仪表盘上的相框，眼里还泛起了泪光。

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女儿，用大手从汽车仪表盘上的小柜子里拿出一幅他女儿的涂鸦，还问露娜能不能画得一样好。

两个小时后，我们到了赫维海湾的汽车露营区。虽然没有了旅行车，但我们得到一束塑料花和一个灿烂的笑容。

三十三

露营区里还有不少免费的假日小屋，其实就是没有轮子的旅行车。淡季也有淡季的好处。

露娜睡觉了，我喝了一罐啤酒，平静地坐在假日小屋外面。明天我们要乘船去弗雷泽岛。

没有旅行车也不那么可怕。我们早就打算去弗雷泽岛，那里也不允许开车。五百七十五澳元就当是高价存车费吧。

这个露营区也是空荡荡的。不远处倒是停了一辆车，早上，我看到有两个年轻女孩从车里出来，其中一个很漂亮。去往卫

生间的途中，我遇到她，礼节性地点点头，就过去了。

我自己忍俊不禁地想，现在若是在阿姆斯特丹，恐怕我早已和第三十八号多利羊泡在夜店里了，而且正琢磨着是带她继续转战到舞厅，还是干脆弄回家上床。

我现在才知道，不把每个女人都当成移动着的潜在上床对象，其实感觉挺舒服的。

三十四

澳大利亚人简直就是孩子，真的。

他们说话像孩子。一顿可口的早餐要说成“好好吃的早点”，烧烤说成“烧烧”，一罐啤酒是“小啤”。如果你受到他们的盛情款待，转天打电话致谢，就说“西西”（谢谢）吧。好像这个国家当初不是英国人的，而是天线宝宝的。

他们不仅说话像小孩，行为举止也像大男孩大女孩。

在弗雷泽岛，东岸空出百余公里海滩，只是为了驾四轮越野车冲刺玩儿。

我能想象出有多好玩，出乎我意料，露娜也觉得会好玩。经过上次在道格拉斯港骑自行车冲浪，露娜特别喜欢和我一起玩。

不过，出租越野车的老兄一见到露娜，就改主意了。他那

表情和道格拉斯港潜水店戴鲨鱼牙项链的小伙子一模一样。我告诉他，我肯定不会让女儿开车的，但他不为所动。“对孩子来说太危险了，老兄。”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尼莫船长之旅又重演了。我和露娜与一群老年游客和精打细算的背包客挤在一辆大巴里，沿着海岸向前。速度之慢好似乘有轨电车，不过车身涂了迷彩，还带着越野轮胎，营造一下刺激的氛围。时不时地，有吉普车和英国的兰德 · 路虎越野车从旁驰骋而过，留下车上三十几岁人们的欢呼声。

汽车停在一块木牌边，上面写着：距瓦比湖四点三公里。半数老人不感兴趣，径直往海滩去了。

一位衣着讲究的新西兰人带着妻子，说要走过去看看。他们领着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是最小的女儿。据他说，小女儿出生时，大女儿已经上大学走了。

我没说什么。如果我遇到“改变我生活的女人”，露娜也得有同父异母的弟弟或妹妹，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要让露娜接受他们。

我对他们说有这个小女儿很了不起。他们自豪地笑了。两个年轻的德国背包客，显然和我的看法一致。他们跟在女孩后面走着沙丘小路，在我们前面五十多米远，上演着年轻人的求偶戏。

走了几百米，露娜累了。我给她戴了一顶太阳帽，把她扛

在肩头，和那对夫妻一起走着。气温有三十多摄氏度，脚下全是细沙。我汗流浃背像头猪。“带着女儿穿越沙漠，感觉一定很好。”女的说。

“没错，真是太棒了。”我气喘吁吁地回答。

他们都笑了，又问我从哪来，为什么独自带着女儿。我告诉他们妻子死了。女的愣了一下，直说抱歉。

我笑着说自己已经能够应付了。我也惊喜地发现，自己说的是实情，这两个月来，我的情绪稳定了许多。

我们聊了半个小时，这是自谭嘉以后我和别人最长的谈话了。我不时问问露娜在肩上坐得是否舒服，想不想喝点东西。我觉得很愉快。我还请那男的给我和露娜拍照，沙漠中的父女。他说这张照片绝对精彩。

估计又走了一公里半，在我们前面，两个德国男孩中的一个，已经搂上了新西兰女孩。他已经忘了后面还有人监视着呢。

他伸手逗女孩，那些地方我可是好几个星期也没上过手。女孩咯咯笑着，跑到前头去了。不一会儿，三个年轻人走过沙丘顶，不见了。父亲轻轻加快了脚步，喃喃自语说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他妻子则回应说他自己年轻时也是精力过盛。

男的听了有些惊讶地看看妻子，哈哈大笑。他像刚才的男孩那样伸手去逗她。她也咯咯笑着，还试图反逗他，他一把抓

住她的胳膊，开始亲吻她。我放慢脚步，落下有十米远。

背包客澎湃的荷尔蒙并没有影响我，但他们之间的爱触动了我。这感受和曾在超市里看到的挑选葡萄酒的老夫妇是一样的。我看他们牵着手走在沙丘上，心里想象着他们如何相遇，三十几岁时怎样一起生活的。他们肯定像我和卡门当初那样幸福。所不同的只是，他们一起度过了四十岁、五十岁，还会有六十、七十，甚至八十岁。

我的思绪被一阵欢呼打断。沙丘的另一侧定是瓦比湖了。也该到了，我已经精疲力竭，快瘫倒了。露娜问那片水是不是湖。我告诉她如果不是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了。我们面前是一泊蓝绿色的湖水，三面环沙丘，一面是森林，景色绝美。两个德国男孩和那个女孩兴高采烈地跳进水里。我把露娜从肩上放下来。

“我们游泳吧，宝贝。”

露娜看着水面，“在水里，我的脚能够到地吗？”她声音恐惧地问。

我从包里拿出新的手圈，上面有海豚图案。手圈会让她有信心的。没有海豚会溺水的吧。但是，对露娜没效果。她看看湖面，这里比游泳池大多了。

我蹲下来，直视着她的眼睛。

“爸爸会紧紧地抓住你。”

她看看手圈，看看湖，心里在抉择，然后又看着我。

“真的？”

“我保证。”

一分钟后，我们俩浮在湖水里。离岸才两米远，湖水已经深得不能站立了。

“一定要抓紧我！”露娜声音颤抖着说。

“我会抓紧的。”

我一手托着她，一起游离岸边。我感到手圈的浮力足够了，但还是一秒也不敢松手。我们缓缓游向湖心。

“向周围看。”我们游得比其他人都远。

她看看四周，很惊讶。

她的眼睛开始放光。

“我会游泳了，我会游泳了，爸爸！”她一边喊着，一边用手臂拍打着水面。

此刻，三个月前，诺拉的话跃入脑海：

你女儿能够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三十五

游瓦比湖之后的几天里，我们与新西兰一家人好多次一起

散步。我们在人工潟湖边遇到过几次，还一起在自助餐厅吃过几回饭。他们的女儿已经和两个德国男孩很熟了，每天都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我对新西兰夫妇讲起卡门，讲到我来这里的原委，还有我和罗丝的事。

有天晚上，露娜、那位女士都早早上床睡了，我就邀请那位先生过来一起在屋外喝啤酒。

喝到第二瓶时，我告诉他，我很羡慕他们俩，还问他是不是感情一直都这么好。

“我是这样。”他笑了笑说，“但她不是。”

他告诉我，他们在学生时代相识，那时他是有名的花心大少。几年后他们结婚了，彼此之间做了一个约定。“我对她说：‘亲爱的，你想保持单一的性关系吗？那就嫁给天鹅吧。’”他笑着说，于是她就弄了个性条约：

不能刻意乱搞。不能有固定女伴。不能付出真情。不能有绯闻。

我听着，同情地点着头。

他又说，他们互相不隐瞒，什么事情都告诉对方，每次都说。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要这样，不过是简单的性关系，干吗要说出来伤害对方？

他摇着头说：“这是我们之间的办法。她知道我绝对不忠。

该告诉她的都告诉她，这样我周末和朋友聚会，或者出差，她就不会疑神疑鬼了。”

我摸摸酒瓶上的标签，过了一小会儿，开口问：“这样管用吗？”

他看着我哈哈大笑，“没用，一点用也没有。”

他说，起初一切还好，他妻子理解男人能够把性和爱分得很开。其实，在她生小孩之前，她也有过几次出轨。但是，生了两个孩子之后，情况变了。她要的不是这种自由方式的爱，但他不愿改变。“之后，我就走错了。”他说着，还有点负罪感的样子。他注意到几年下来，妻子的情绪已经积累到临界点。

他开始隐瞒一些事，以免伤害她。她则感到不对劲，开始怀疑他。她翻他的东西，检查他的衣领。如果他打电话说要加班，她就会往他办公室打电话查岗。

这种局面没法继续了：她死死地困住他。她注意到，每次他打电话说刚见完最后一个客户，正在回家的路上，结果就会刚好四十五分钟后到家。她竟然拿地图找出距离家四十五分钟车程的所有汽车旅馆，逐个打电话查问。终于，有一次，让她逮到了。

他和某个女人开了房。她把两个孩子从地板上抱起来，装进车里，疯狂地开到了那家旅店。当时，他和一个金发女子正准备结账离开。她把两个孩子往前台一放，祝他新家庭幸福美满。

他讲着故事，表情既佩服又惭愧。

我在桌边大笑不止。好故事！这个女人真是绝了！

经过一年的冷战，他继续讲着，他们一起去婚姻治疗所，每星期两次，坚持了一年。

“那真是人间地狱啊，老兄。”

慢慢地，他们又走到了一起。

他从桌上又拿起一瓶酒。从他脸上看得出来，他的情绪有点激动。我没说话，递给他开瓶器。

沉默了一阵子，我开口问他，为什么没离婚？为什么她愿意和他这样的人在一起？而他，经过两年的煎熬，为什么还跟她过？

我看到他眼里闪着泪光。

“我们彼此相爱，老兄。”

三十六

抱歉又给你发短信。

我已经上床了，但有点情绪激动。

刚刚和一个新西兰人聊天，很感动，也受到触动。

忍不住想你。

圣诞节快乐。你会在哪里过圣诞？

三十七

转眼之间，弗雷泽岛感觉不同了。几个月来，我第一批真正的朋友们走了，我也不想逗留了。我们可以从赫维海湾的警察局赎回旅行车，我应该开始行动了。我想念那辆小车。我在前台付了账，搭乘头班船返回赫维海湾。

旅行车有点家的感觉了。但是，将近六百块钱留在了警察局。作为回敬，我狠狠地按了几秒钟汽车喇叭，然后以全速扬长而去。

我严格按照限速行驶，途经风景优美的基皮村，到达努萨镇，这个小镇以遍布星级餐馆而闻名。全程不到一百公里，若用澳洲的路程标准来看，行程之短不值一提，一脚油门就到了。路上我们还看到澳大利亚报纸上不断提到的滚滚浓烟，撇开森林大火不说，这烟味闻起来很不错，令我十分愉快，与圣诞节的气息相似。

木纳露营区已经充满圣诞节的气氛。

路灯戴上了圣诞老人的帽子，接待中心的窗户也喷上了雪花图案，尽管室外是三十四摄氏度高温。

露营区位于努萨镇的一片小海滩上，还有一条河经此入海。河边，有不少孩子和大人们。伽蓝鸟飞来飞去地觅食。露娜非常喜欢它们，我给她弄了一整条面包喂这些大鸟。等我们

想喂自己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既然来到了努萨，我决定就是刷爆信用卡，也要体验足这里的美味。我们进到一家看上去很有档次的餐馆。

我点了鲜鱼汤、当日特供菜品、烤鸡和薯条，要了一瓶当地最好的莎当妮葡萄酒，还给露娜要来彩色画板和油笔。尽管餐桌上摆着欧洲报纸，我还是拿出罗丝的邮件边看边等。听过新西兰朋友的故事，邮件越看越像是无法回避的逻辑。

如罗丝所说，我总是隐藏自己，不让真爱开花结果。

我一边喝汤，一边思索她的话。她说的也许有道理。我的双面性是我们关系中的定时炸弹，甚至与卡门也是如此。我内心深处也明白这样下去不好。

主菜来了。我让露娜把画板和画笔放到一边，给烤鸡和薯条腾出地方。

我剥了一个虾吃，示意露娜也开吃。露娜看着盘子里的烤鸡，说不饿。

他们怎么不对动物食材掩饰一下呢，像麦当劳那样，用面包片夹起来。这里的儿童餐价格不菲，比一天的租车费还高呢。

但是露娜已经坐不住了，说要回到车里。

“爸爸看到菜单上有特别特别好吃的冰激凌。”我劝道，想着烤布丁和美味的卡布其诺咖啡。

我催服务生快点上甜点。

但不到五分钟，我不得不放弃了。“我好累好累啊。”露娜打着哈欠说。

“烤布丁马上就好”，但我还是结账离开了。

走出餐馆，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我抱着露娜坐在后座，她扎在我怀里，还没到露营地，就已经睡熟了。

三十八

露娜还小的时候，我睡觉就像打冰上曲棍球，一晚被分成三场。每天还得面对日内瓦公约都应该禁止的化学武器——尿布。

现在，她三岁半了，打从我们踏上这片土地开始，她就不断地破坏我们有可能美好的澳洲之旅。大堡礁潜水计划，道格拉斯港的青蛙大赛，弗雷泽岛沙滩越野，努萨镇的烤布丁等等。有露娜跟着，什么事也干不成。

如果是别的女人这么扯后腿，我早就甩了她。

但是对露娜，我从没动过放弃的念头，从未怀疑过自己对她的爱，也从未想过没有她我会更快乐。呵，当然，在道格拉斯要潜水时有过一闪念。

换作他人，我老早就放弃了。

在和女人的关系中，每次危机，每次冲突，一点乏味的感

觉，一天的无聊，都会令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爱她，是不是还有更容易相处的女人等着我。

当我遇到卡门时，我第一次觉得她就是我长久等待的真爱。我感到快乐，爱得无以复加，生怕有朝一日这种快乐会离我而去。我怕卡门对我厌倦，或者爱上别人，还怕她发现我和别人乱来而抛弃我。

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卡门发现了我和从前的女同事莎朗上床。从那以后，她确信我不会忠实，甚至不想尝试忠实。几年之后她告诉我，她当时想离开我，但因为爱我已深，无法付诸行动。

而我，从那以后走上错路。

我没有当个彻底忠实的丈夫，也没有约束自己，反而确认自己有孤独恐惧症，出轨是病症所致。

现在，经过十年，终于明白自己究竟惧怕什么。

是爱。

我平生第一次感到受到一个女人的控制。我如此害怕失去卡门，于是我采取主动，和其他女人乱搞，借此一点一点地削弱我们的关系，然后等待末日来临。那位新西兰先生能及时刹车，选择和妻子一起让爱做主。而我则一条路跑到黑。我意识到，如果卡门没有生病去世，我自己也会借口“我们之间完了”而离去，继续步入下一场噩梦。

说来讽刺，在这点上，我得感谢癌症。它杀死了卡门，却挽救了我们之间的爱。

“还记得最后几个星期，你照顾卡门时的感觉吗？”诺拉说，“露娜能教会你再次去爱。”

诺拉是对的。

如果我还惧怕真爱，那么，三十年或四十年以后，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就只有卡门卧病在床的那两个星期。

那样的话，卡门的死真的是毫无意义了。

三十九

经过昨天体验美食的惨败，今天我让露娜决定我们去哪里。

“骑自行车，爸爸，就像上次在海滩一样！”

我从木纳露营区租了一辆自行车，又向前台的女接待员咨询，努萨海滩哪里可以骑车。她有点吃惊。原来，这小镇引以为豪的景点就是一条十公里长的自行车路线，沿途景色秀美，经过码头木屋，穿越湖泊，顺海湾延伸。

太好了，我急切地说，就是它。看到沙子就能找到吧。

我带了地图，沿着木质的自行车道骑向努萨海滩。快到时，看到一群海滩美女，我扛起自行车走下阶梯，来到海滩上。

骑了不到三米，车就陷住了。这里的沙子不适合骑车。我

听到姑娘们在笑我。好不容易说服了露娜，我赶快跳下自行车。

意想不到是，这里有各种风味的餐馆，法式、意式、希腊式和澳洲本土的，露娜选了一家。

带着两条热狗、一堆番茄酱和芥末酱，我们又回到海滩坐着。露娜的眼睛亮闪闪地看着前面。她紧贴我坐着，我们一起吃着热狗，笑看那些冲浪的海滩美女。她们大多数在舢板上站不住，跌倒在水里。我比较满意，她们也该得点教训了。

我们骑到哈斯汀街，这里是当地最时尚的购物街，沿街有很多工艺品店。我看到一家纪念品店的橱窗里展示着工艺圣诞树。

* * *

“露娜，你觉得在车里放棵圣诞树怎么样？”

她高兴得站起身，在自行车后座上蹦跳。我赶紧把她抱下来，锁上车。这时，露娜已经跑过去，鼻子贴着橱窗向里面张望。

不只是圣诞树，还有不少娃娃。

我注意到她看上了一个金发娃娃，那个娃娃穿着带有心形图案的青玉色裙子，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心情愉快的样子。

我买了圣诞树、圣诞挂件和两顶圣诞帽，还悄悄买了那个娃娃。

* * *

回到旅行车，我马上告诉露娜有个惊喜给她，拿出了礼物盒子。露娜打开看到后，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笑了，这次轻而易举成功了。

“爸爸，你知道我给她起什么名字吗？”

“克劳迪娅 · 希弗？”

“不对，她叫罗丝。”

我吃了一惊。记忆中，离开泰国后，我一直避免在露娜跟前提起罗丝。给露娜读那本新故事书时，想到她，我就有负罪感。

“嗯，罗丝。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她耸耸肩，“她长得像罗丝。”

我端详着娃娃，金发，笑容满面，但胸部平平。我想说不像，但没开口。

露娜搂着她的罗丝，给了她一个拥抱。

她拥抱罗丝了。

四十

布里斯班郊区像是英国电影里常见的矿产小镇，家庭的男

主人通常有啤酒肚，斗牛犬刺青，还酗酒。我四下张望着，想找个网吧。

十字路口有一家。明黄色的建筑，橱窗上用红色大字写着：上网一小时五毛钱。就这家吧。

我把旅行车停到路边。经过艰苦的谈判，露娜和我达成协议，我可以在网吧待一小时（时钟上粗一些的那只手转一圈）。于是，在帕皮一号、帕皮二号、罗丝娃娃和一堆布绒玩具的陪同下，我们走进网吧。

自汤斯威尔之后，就再没有罗丝的消息。

和新西兰先生畅谈后发给她的短信也同样没有回音。我打算把露娜新娃娃的事告诉她，但也要她给我个回音啊。

心怦怦跳，我登录 Hotmail，眼睛在邮箱里狂热地扫视。

结果是失望连着失望，看了托马斯发给我的短信，告诉我的是阿亚克斯球队最新的战况。

没有罗丝的邮件。

我翻来覆去地找，没有她的新邮件，只有三个星期之前那封讨厌的长信。

一个不小的打击。

为什么女人总在不必要的时候如此坚决？失望之下，我打开其他信件。卡门妈妈发给我一张圣诞贺卡。托马斯还有另一封邮件，里头附了一段黑人女子的小电影。弗兰克问我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前会不会回去，讨论我的股份的事，还说他那位新策略分析师有意接手我的股份。此外就是夜店、舞厅的广告邮件。

没有了。没有罗丝的。

我的心痛了。

“露娜，我们走。”

她已经在网吧的地板上，把罗丝娃娃摆在其他娃娃的中间，看来今天是罗丝娃娃的生日。

看看屏幕，我还有四十五分钟呢，索性上了阿亚克斯队的网站，看看他们这星期还要怎么输球，另外，还看到荷兰将有一场速滑比赛，应该会有意思。

又回到邮箱看看，也许这会儿进来一个新邮件呢——没有。

彻底失望，退出登录。

“露娜，快点，我们走了。”

“可是，你说的，我们待到粗手转一圈……”

“收起娃娃！”

露娜难过地把娃娃装进她的维尼熊行李箱。“你应该给罗丝写信，告诉她我有一个叫罗丝的娃娃。”

“现在收好你的娃娃就行了，知道吗？”

* * *

过了三个街区，到了新市场花园露营区。我们开车进去，

但我不大喜欢这里。接待中心是个小屋，和周围的环境一样荒芜。我决定先转一圈看看。相当失望。整个露营区空无一人。我们又成孤零零的了。

我把车开回入口处，又看看破旧的接待中心，上面居然还挂着个“开放中”的牌子。

我拿出地图，上面显示布里斯班和拜伦湾之间相距一百八十公里，再加上从这里回到市区的路程，就是一百九十公里。两个小时的车程。露娜刚好可以在车上睡个午觉。

我给露娜吃了晕车药和糖果，发动引擎，离开新市场花园露营区，驶向号称澳大利亚最具爱与和平感的地方。

四十一

拜伦湾一百八十九公里

这是你们的旅程。从天真地跟你去泰国那一刻起，我就感觉到了。我不属于你们的旅程。

泰国之行只是个自我预言的实现。我想借此证明我和罗丝之间没什么，结果达到了目的。我用行动证实我们不合适，画上句号。

拜伦湾一百五十七公里

事实上，卡门一死，你就远离我了。

她说得对，从卡门离世那天起，我们的关系便没有希望了。

当然，她是唯一我无须灌醉自己也能愉快相处的女人，唯一我与之做爱不感到空虚的人，唯一我能容忍的留宿睡觉却不做爱的人。

和她在一起，我有家的感觉。但还是没有希望。罗丝是过去生活的一部分。自卡门离开后，我想摆脱的，恰恰是过去。卡门在夏季离开，未来重又展开，阿姆斯特丹在我脚下。我不想把罗丝当成“改变我生活的女人”，她是昨天的报纸。

拜伦湾一百三十二公里

我完全扭曲自己去迎合你，无论如何我尽力尝试，卡门死后，你常常竖起一道道心墙，但我仍努力争取机会。

每当我们之间就要建立真正的感情关系时，比如在安特卫普和鹿特丹愉快地度周末那几回，我就想出我们之间不适合的种种理由，或者做出显得我们不适合的种种事情。

拜伦湾一百一十一公里

我和其他姑娘不一样，不能和别人分享你。（尽管我

不知道你都和谁睡过，睡了多少回……）

我睡了一群年轻的羊，我用这种方式熄灭爱的火花。我惧怕爱。

拜伦湾六十一公里

你总是在抗拒我，抗拒能发展成真爱的感情。

但我真的不想要爱。我曾用两个星期体验爱，然后，爱死了，彻底死了。我恨所有与爱有关的人和事。

去他妈的爱！

拜伦湾三十八公里

不管外界怎么议论我们，我和你在一起很愉快。

卡门离开后，我更不敢让人看到我和她在一起。我避免任何我和别的女人发展感情的迹象，不让别人感到我背叛了卡门。

拜伦湾二十三公里

我不得不面对现实了，我无法找到那个敢于拿出真心的丹。

我不想爱你。

我不让自己爱你。

我想靠做爱避开你的爱。

欢迎来到拜伦湾

爱与和平之城

* * *

我叫醒露娜。她还含着奶嘴，抱着罗丝娃娃。我一只手离开方向盘，抚了抚她的头发。

“宝贝，我们到了。”

四十二

拜伦湾灯塔的白色耀眼而刺目。天空晴朗无云，放眼远眺，只见一望无际的海洋。周围空无一人。灯塔附近的一块牌子上写着这里是澳洲最东端。人们都需要找点令自己自豪的事。

我转身推了推灯塔的门。门开着。我走进去，爬上旋转楼梯。心咚咚跳。爬到顶层后，我跨出去，来到圆形塔台。

景色美得令人屏息。我靠着栏杆俯瞰大海，蓝色的海洋宁静地伸向远方，多么壮丽的景象。我回转身，闭上眼睛，聆听轻柔的海浪声。

多么宁静，令人心旷神怡。

突然，灯塔的门开了。遭了！这里允许进入吗？澳大利亚的逻辑与阿姆斯特丹正相反：未经许可的事一概不许做。我的

心跳到嗓子眼了。一个身穿蓝色衣裙的女子出现在门口。我慌忙抬手遮住刺目的阳光。

强烈的幸福感穿透了我。我的脸上绽出笑容，我想大叫。

蓝衣女子也笑意盈盈。那嘴角的笑意，非她莫属。

“卡门！”

那是卡门，患病前开朗、明丽的卡门。她容光焕发，笑容像从前一样俏皮，似乎随时会扑向我的怀中。遗憾的是，现在她没有这么做。

她抚摸我的头发，我像个小男孩一样把头靠在她肩上。她牵着我的手来到栏杆边。远方，海的中央，有一个小黑点变得越来越大。我定睛眺望着水中的小黑点，它靠近了，原来是一艘小船在海上移动，船上有个人影。

小船慢慢靠近。人影越来越清晰。是个女人，金色的头发。

我惊讶得下巴差点掉下来。

船上人是罗丝。

目瞪口呆。我转回头看看卡门，又看看罗丝。我想说话，但卡门把手指放到我的嘴唇上，微笑着点点头。我小心翼翼爬上栏杆，再次远望。我又站到栏杆上，看到小船已经靠岸。我闭上眼睛，张开双臂，额头冒汗，纵身跳了下去。

四十三

醒来时，泪珠滚过我的脸颊。

露娜看到了，温柔地为我擦去脸上的泪痕。

我微笑着，哭了。

“爸爸，你难过了？”

“没事，宝贝，我感到很幸福。我和你说件事好吗？……”

四十四

“喂？”

“嗯，喂……”

停顿了几秒，“丹，是你吗？”

“是的，我是丹，我想，嗯，想和你谈谈？”

沉默。

一声叹息。“好吧，说吧。”

“好的。”

“嗯，你从哪里打的电话？”

“拜伦湾的电话亭。”

“在什么地方？”

“悉尼以北几百公里。”

“那里漂亮吗？”

“有点像布罗门代尔海湾，更温暖些，也没有那么拥挤，在这里很放松，冲浪的人比较多，食物很美味，当地人也友好……”

“嗬，听起来不错。”

“嗯，还不赖。”

“噢。”

“你想要我挂电话吗？”

“喔，不知道。”我听到罗丝吸了吸鼻子。“不喜欢你一直发短信给我，可是，听到你的声音也挺好的。”

“你，过得好吗？”

“不好。”她一边吸鼻子一边笑着说，“但是你过得挺好，对吧？”

“我们还行，是吧，露娜？”

露娜猛点头。她期待地看着我。

“我们一起做了很多美好的事情。我们一起争吵，一起笑闹，露娜睡觉时，我就思考。”

“接着说呀……”

“我反思自己，思考我和露娜，卡门，思考爱……”

“你在那里，在那里遇到什么人了吗？”

“多多少少。”

“哦。”

“你呢？”

“没有，当然没有。”她的声音有点烦。

“圣诞节，你有计划吗？”

“还不知道。”她深深叹了一口气，“也许会去我妈妈那里。我还没定下来。”

露娜一直拍我的肩，越来越用力。

“好吧。”三，二，一，跳……

“你愿意到拜伦湾和我们一起过圣诞节吗？”

“什么？”

“我们，我，希望你来澳洲。”（露娜在一旁猛劲儿点头。）“我觉得露娜也同意。”

“……”

“罗丝？”

“……”

“罗丝？”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我……”

“什么？你怎么？……”

“我爱你。”

四十五

我们早到了一个半小时。

我一整天度日如年。上车出发之前，先去了一家网吧，上网查看罗丝的航班是否正点起飞。然后我们躺在冲浪天堂海滩，吃着汉堡包尽量磨蹭时间，又去游乐场玩，再去另一家海滩附近的网吧又查看一遍航班是否起飞。最后，终于忍不住，就提早到了。

罗丝的航班降落了，我们头顶的大屏幕显示的，很准时。

一个小小的奇迹，她辗转换乘三个航班才到这里。圣诞节近在眼前，哪家航班也没有空位。我威胁拜伦湾航空代理处的售票员说，我的新女友必须来过圣诞节，如果没有空位，我就自己去劫机。结果她被我逼出个主意：有一条伊斯兰航线，文莱皇家航空，从伦敦到布里斯班，中途停迪拜和文莱。当然，如果行，还得从阿姆斯特丹飞伦敦。如果都能订到，就没问题了。

总共，她要飞四十个小时。所以，我要给她一份特别的圣诞礼物。

从昨天早上开始，时间好像永无止境。罗丝登机时给我发了短信，我念给露娜听。然后，每隔一两个小时，我拿出地图，指给露娜看，罗丝飞到哪里了。我计算着我们通电话的时间，

已经四天了。

今天下午，我们驾车从拜伦湾出发开往布里斯班时，我有一种久违的体验，是星期六晚上，吃过晚饭，终于可以跳上自行车去体育馆看球赛的那种感觉。

因为太兴奋了，我忘了给露娜吃晕车药，不过，我女儿也是心情好得忘记晕车了。我调出一个放舞曲的电台，一边开车一边给她讲大家在伊维萨岛怎么跳舞，她听得开心极了。

音乐播放到《另一次机会》。上次听这首歌，是在伊维萨岛，我躺在游泳池里盯着一只多利羊。我赶紧从脑海里扫除了这个画面，换上我和罗丝相拥的愿景。

她没用太多时间就做了决定。我告诉她几个月来我们的生活。第一个月很沮丧，收到她的长信很受打击，遇到谭嘉，和新西兰先生促膝长谈，通过对露娜的爱的感受，重新找回爱的力量。在开往拜伦湾的路上，终于认识到我对卡门做了什么：抛弃爱，只因惧怕爱。

“那你现在相信爱了吗？”罗丝问。

“如果想听实话，我被爱吓到了……”

“那我去，帮助你，和你一起面对吧。”经过了四十三分钟十八秒钟的长谈，罗丝坚定地说。

我抱起露娜，在旅行车边的草地上跳啊跳。

从那一刻起，我就飘飘然，热力四射得能把大气层烧个洞，

魅力堪可比乔治 · 克鲁尼加上圣诞老人。孩子们对我笑，酒吧里我是世上最帅的帅哥，拜伦湾的美女对我频送秋波，而我，洁身自好，不为所动。

心念里只有一个人，罗丝。我们整天传短信。我在拜伦湾的海滩，她则在冬日的阿姆斯特丹搜寻比基尼、夏装和拖鞋。

给罗丝订到机票后，我就开诚布公，发邮件给家里的亲朋好友，告诉他们，我有新女朋友了。她正从阿姆斯特丹飞往澳洲，从圣诞节开始和我们一起旅行，她叫罗丝。

没有人分享我的喜悦。

托马斯和安妮觉得有点快，毕竟卡门离世刚六个月。“别指望大家会敞开双臂欢迎。”安妮说。玛德则说伤心。拉蒙认为我有遇事乱按钮的毛病，这次又犯病了。“为什么突然冒出一个罗丝？”多利羊问。娜塔莎说她不理解怎么泰国之后三个月，我就爱上罗丝了。卡门妈妈说卡门会祝福我们的，她自己也在考虑找个伴。只有弗兰克，没有回音。

其实，我偷偷带罗丝到泰国已经为千夫指了，现在大张旗鼓要她来澳洲，就更不用说了。

* * *

第一批旅客出关了。露娜蹦蹦跳跳直问罗丝在哪儿。我比她还着急。感觉她忽然就步入了我们的生活。

露娜首先看到她。她摇晃着我的手臂，指给我看。

“爸爸，看，是罗丝，那儿！”露娜有点害羞，小声说。

罗丝站在布里斯班机场的旋转门前，向我们望过来。

未来也跟着转动起来。